



世界文學名著

生意經

米爾波著

王了一譯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By
OCTAVE MIRBEAU

Translated
WANG LIANG

生意

世界文學名著

生意

經



3 0646 6766 4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米爾波 (Octave Mirabeau) 一八四八年生於嘉爾華多 (Calvados) 縣之特拉維耶爾 (Travières) 鄉，或云生於巴黎。一九一七年逝世。所著小說有嘉爾懷爾 (le Calvaire, 1886) 修道院長余勒 (l'Abbé Jules, 1888) 西巴斯田 (Sébastien Roch, 1890) 一個女僕的日記 (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 等。戲劇有不良之牧人 (les mauvais bergers, 1898, 中國有岳煥先生譯本，改名爲女工馬得蘭，開明書店出版) 生意是生意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1903, 這題目的意思是說：生意是生意，良心是良心，有生意便可以不要良心。我改名爲生意經，中國人看來易懂些) 家庭 (le foyer, 1909) 等。

米爾波屬於自然主義派，自然主義者趨向於描寫社會的醜惡的方面，然而描寫得最澈底者，左拉，莫泊三以後，只有米爾波一人。但他並不知道什麼科學的現實主義，也不計及

泰尼 (Taine)，羅蘭 (Renan)，比爾特洛 (Berthelot) 諸人的哲學，只因他生平酷愛主張公道，深恨假仁假義的人，所以他特別關心於社會上的可殺之人與可恨之事。於是他很忠實地寫下了些小說與戲劇，繪出好些壞風俗。惡人與狂人都在紙上活現出來。他的一枝鐵筆，從來不怕強暴；但在他描寫強暴的時候，也不時露出慈悲的心腸。

他在他的戲劇裏，極力描寫他對於鄉紳的深恨，劇中的主人翁都是很陰險，很殘酷的。因為描寫得太過淋漓盡致，以至於開演家庭的時候，不得不取銷了其中的一幕。無論在小說裏，戲劇裏，都有很深刻，很動人的地方。

他的小說，以一個女僕的日記為最有名；他的戲劇，以生意經為最有名。生意經於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在法蘭西戲院開演，直到現在，每隔兩個禮拜還演一次。人家說他這一本戲劇極會描寫個性，劇中的主人翁伊惜多洛霞是一個大地主的模型。他的描寫的手段可以比得上巴爾札克 (Balzac)。至於劇中的詳細情節，要聽讀者自己去下批評了。

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譯者於巴黎。

米爾波致法蘭西戲院經理克辣梯的信

我的親愛的朋友：

我懷抱着許多很大的缺點與一些小小的優點，竟混進法蘭西戲院來了。你對於我的劇本，不曾要求我讓步過；而且，當我疲倦於我的著作，或懷疑我的著作的時候，你只一味地鼓勵我。現在我這劇本竟值得一班可讚美的，動人的名伶表演，令我喜歡的了不得；謹在卷首題記你的名字，表示我的深深的謝意。

我不知道生意經將來得到什麼結果。然而，我與民衆所已經得到的好處，我卻知道了。……我呢，我得到了你的寶貴的友誼；民衆呢，得到了一個天才的伶人——費洛諦。

米爾波

083
661-5
2:363

生意經

劇分三幕。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在法蘭西戲院開演。
時間 現代。

地點 俄伯都府——歷史上有名的地方，伊惜多洛霞的產業。

登場人物

男

伊惜多洛霞 報館經理，企業家，五十七歲。

波士賚侯爵 六十歲。

伊克沙維耶洛霞 伊惜多之子，二十一歲。

綠湘賈洛 化學師，洛霞家雇用人，三十歲。

方克 電氣工程師，三十五歲。

克羅克 電氣工程師，三十五歲。

方特奈 俄伯都府總管，六十四歲。——原是一個子爵。

園丁長 地保

小園丁 約翰

女

洛霞夫人 伊惜多之妻，五十七歲。

姑爾曼洛霞 洛霞夫人之女，二十五歲。

地保之妻

醫生之妻

收稅官之妻

第一幕

佈景

戲臺上表現俄伯都府的花園。

右邊，一道壯麗的階臺，兩旁有金的燭臺點綴着。這階臺直通府第；臺下人雖則看不見屋子，但可以猜想屋子就在後方。隱約的一間花廳的前面，即階臺的下面，左邊有許多叢生的玫瑰樹，右邊有一簇正開着花的小樹。戲臺的左邊，直至後方，是一個很大的花園。園是法國式的，有花畦，有池塘，有假山，山上有水松，有大理石的欄杆，佈置得非常華麗……左邊又有一顆大樹，樹陰下有一隻雕花的像座，座上一個大理石塑的，上了綠苔的神像正在高踞而冷笑。園外的大路送來塵埃的，日光的，直線的遠景。從空隙處看去，可以看見平原，田野，松柏叢生的山坡……盡是美麗的點綴。

幕啓。洛霞夫人坐在一張柳梗製的，墊子蓋着的靠背椅上，身穿着花紗的裘衣……戴着一副很大的眼鏡，正在打絨線……她的身邊——她的手伸得到的地方，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是她的絨線筐子……她是很胖的婦人，臉色頗白，很柔軟，很不大方，濃妝豔抹，一看便知道她是個俗不可耐的人。她的左邊，是她的女兒姑爾曼。躺在一張花園裏常用的長凳上面，膝上放着一本展開的書……她正在沈思，雙睛注視到園外的田野……她纔二十五歲，身體很柔軟活潑，眼睛露出愁悶的神氣，而且表示熱烈的感情。她只淡妝淺抹，毫不着意，卻非常好看……

桌椅參差，散佈在園子裏……

時乃初秋佳日的黃昏。

第一齣

洛霞夫人，姑爾曼，
(嗣後)一個跟班。

洛霞夫人（同時還打絨線，並不舉目望着她的女兒。）
姑爾曼！……

姑爾曼 媽媽有什麼話說？……

洛霞夫人 爲什麼你不說話呢？……

姑爾曼 自然是因爲我沒有話說啦。

洛霞夫人 你看書看夠了沒有？

姑爾曼 我並不看書。

洛霞夫人 你做夢嗎？

姑爾曼 我也不做夢。

洛霞夫人 那麼……你在做什麼呀？

姑爾曼 什麼都不做……我只納悶……

洛霞夫人（聳肩） 是了，是了……我曉得了……那麼……你聽我說……說說話倒可

以解解悶……幾點鐘了？

姑爾曼 六點鐘了……

洛霞夫人 已經六點鐘了嗎？……時間過得真快啊！……（一個跟班從門房裏走出，逕下

階沿，手捧着一隻托盤子，托盤上有一封電報。）……這是什麼？

跟班 一封電報，夫人。

洛霞夫人 一封電報嗎？……誰會打電報給我？……（發抖）奇了，我每次接到一封電報，

總是心頭撲撲地跳的……（她接了電報，拆開，那跟班欲退。）等一等！……（看電報。）

這是從奧斯丹德寄來的……是你的弟弟的電報……（讀電報。）……「明日回府

午飯，伊克沙維耶……」（轉向跟班。）你在這兒幹什麼？……好了……（跟班退。）……

……明天……是賽馬的日子……伊克沙維耶……（她把那電報，捻了又捻，蹙額。）……

……這並不是自然的事情。（點點頭。）……這裏頭總有些壞主意……（半晌）總之

……他斷不至於因為捨不得父親母親……我相信他還不會付那送信的人的酒錢

哩……（她察看信面。）……果然給我猜着了！……（把那電報擺在桌子上，嘆氣。）

……算了罷！……（再打絨線。）幾點鐘了？

姑爾曼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六點鐘了……

洛霞夫人 呃，是的……時間過得真快啊！……你的父親呢？……我真不放心……他的脾

氣真古怪，遇着人便邀請到家裏來吃飯……今天不曉得他又從巴黎拉什麼人來了？

……你曉得嗎？

姑爾曼 問的真奇怪，我怎樣會曉得呢？

洛霞夫人 我想也許他預先告訴你……

姑爾曼 今天早上我不曾看見他……再者，我父親從來有話不向我說。

洛霞夫人 噯唷！……聽你說話的神氣，很像想要同你父親搗亂似的。

姑爾曼 再說一層，每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他會曉得晚上六點鐘的時候他自己做什麼

事情嗎？

洛霞夫人 這個……這倒是真的……他正是這樣的人……（停一停。）……若論那些

新聞記者，我倒不在乎的……至於像那一天來的五六個人，我就很耽心了……他請起客來，是不肯停止了的……而且都是些面生的人……今天是禮拜六……明天自然是禮拜天了……不消說，又要像上禮拜一般……把房間給他們睡覺，借睡衣給他們穿……唉！多麼討厭的事情啊……（長歎）……今天的晚飯是一頓很淡薄的晚飯……只有昨天剩下來的菜，別的都沒有……我怕不很夠吃……（姑爾曼聳肩）是了，是了，我知道你看見我這樣理家，實在看不上眼……唉！最好是你不要結婚……結婚後你的家庭一定弄得好看極了……不到兩年之間，要把家產都敗完了……（姑爾曼笑，在長凳子上挺直了身子，想要起來。）我不曉得你爲什麼笑……其實我的話都是正經話，有什麼可笑的……

姑爾曼 你要我哭嗎？……（她頭上的篋子溜下來，她把手重新理髮。）……我這樣還好些……

洛霞夫人 我與你……從來不能規規矩矩地……說兩分鐘的話……（停一停）你的

父親要請客的時候，從來不預先告訴我，你說討厭不討厭？……他該打一個電話回來，簡單得很……他偏不打電話……（仍舊歎氣）……這類的事情……我想叫人家殺一隻雞……你以為怎麼樣？

姑爾曼 既然你知道我父親老是請客來的……那麼，事情簡單得很……你老是把晚飯預備好就是了……

（她隨說隨站起來……沿着玫瑰樹走，做出討厭的態度。）

洛霞夫人 你真會說響亮的話，真會辦事……不是你當家，怪不得你說的這般口爽……萬一他今天不請客，那麼，我這一隻雞豈不是白殺了的？……雖則我們有兩個錢……我不高興糟蹋了東西……我最恨的是平白地宰雞殺鴨的敗家精……

姑爾曼 吃不了，可以拿來喂狗……

洛霞夫人 好一個慈悲的菩薩……

姑爾曼 還有一班窮人……

洛霞夫人 窮人嗎？……唉，自然啦……窮人……這裏的窮人實在不少……我不會看見

一個地方有這許多窮人的……（姑爾曼在玫瑰樹前站住，採些殘花）……真可恨！……

姑爾曼 大凡某地方有了一個非常有錢的富翁……因此一定有許多非常窮苦的人家

在他的周圍……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洛霞夫人 我們也不能怎樣救濟他們……再者，把雞肉送給他們，未免太沒有道理了……

……如果他們肯做工，也不至於如此的窮……

姑爾曼 做工嗎？……有什麼工好做……

洛霞夫人 什麼？……你問有什麼工好做嗎？……

姑爾曼 他們的小田地……小房屋……小園子……都給我們要了來，做爸爸所謂的

「我的產業」了……他們裏頭，能夠走的……都走了……

洛霞夫人 我們不是付他們的錢嗎？又不是奪了他們的……

姑爾曼 不能夠走的……（在玫瑰樹上捉了一個昆蟲，丟在地上，一腳踏爛了。）就是這樣！

洛霞夫人 你父親給他們做常年的工作……他們不肯……情願討吃去……他們的事
情是這樣的，哪裏能怪你的父親呢？

姑爾曼 我父親叫他們常年餓肚皮……他們……

洛霞夫人 罷了，罷了！……我的脾氣太好，竟讓你同我吵起嘴來……你說的是什麼？……
姑爾曼 沒有說什麼……

洛霞夫人 真奇怪……我不曉得誰把這種癡呆的思想放進你腦筋裏來……（輕藐地
說。）……大約是綠湘賈洛先生……不錯吧？

姑爾曼 賈洛先生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

洛霞夫人 問得好！……這是一個不說話的人……

姑爾曼 他既然不說話……何以你又說他把些什麼思想放進我的腦筋裏呢？……

洛霞夫人 我懂得……不說話的人……說起一句話來比人家千百句還強……再者……
……他不來見我了……你的賈洛先生……

姑爾曼 我的……爲什麼……我的……

洛霞夫人 你還問我嗎？你們常常在一塊兒……像你這樣一個女子……一個大財主的女兒……同你父親所雇用的人員來往……差不多是一個聽差……

姑爾曼 唉！一個聽差嗎……

洛霞夫人 差不多……我只說差不多……他配得起你嗎……他只够得上製造肥料，蒸

溜燒酒……唉！我不曉得你父親從什麼地方把他提拔出來……說是一個化學師……

……化學師嗎……不要臉……他的肥料做得好嗎（搖頭）我想他無非是瞎吹牛……

……當他初來的時候……甚至於一件襯衫也沒有……也罷……（停一停，姑爾曼做

出忍不住的樣子）說是從中央學校畢業出來的嗎……是的……老實說是從中央

狗洞裏鑽出來的還痛快些……

姑爾曼 噯唷，媽媽……爲什麼這樣高興說人家的壞話呢……

洛霞夫人 我並不是高興說人家的壞話……這原是真的……你父親雇請了他來之後，

特地蓋起一所房子做什麼實驗室，花了不少的錢……自從三個月以來，我想要修理那果物貯藏所，你父親說再也沒有錢修理了……你看，可恨不可恨？……（她停止打絨線，除去了眼鏡。）幾點鐘了？

姑爾曼 六點一刻了……

洛霞夫人 時間過得真快啊！……你父親不久該回來了……同誰來呢？……天曉得……

算了罷……我也管不了許多……我不叫人家殺雞了……如果有客來，家裏有什麼便吃什麼就是了……姑爾曼？

姑爾曼（動氣。） 什麼……

洛霞夫人 時候到了，你該到地室裏去拿酒上來……

姑爾曼 我已經同你說過……我再也不到地室裏去了……你有你的奴僕們……

洛霞夫人 奴僕們嗎？他們只會偷酒……昨天還在中間那一堆裏少了五瓶……天天是

這樣的……我不曉得他們怎樣偷的……鑰匙卻在我手裏。

姑爾曼：假使你對於他們信任些，也許他們會少偷些……他們在一個專講究算計別人的
人家裏，也難怪他們偷東西……你放心罷，他們無論怎樣偷，總還比不上有些人賺
整千整萬的財產更來得厲害哩……

洛霞夫人（大怒）：姑爾曼……

姑爾曼：你爲什麼生氣呀？……我只說是賺來的……

洛霞夫人：我不許你這樣說……近來……你有你的字眼……你的態度……真的……

我受不住了……

姑爾曼：你受不住，我倒受得住……自從我年紀大些，懂得說話，辨別得事情之後……這

一家裏的人所說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上帝知道是不是……

洛霞夫人（盛氣截斷她女兒的話）：住口……你不指名，不指姓，到底是罵誰……（她

伏在桌上，很生氣地把絨線揉皺了，放進筐子裏）……你想說你的父親，是不是……

（姑爾曼不作聲，摘了一朵玫瑰花，回到長凳上坐着，嗅那玫瑰花）……好，我們索性

明白地說了罷……說穿了倒痛快些……

媞爾曼（作煩悶狀） 唉……我哀求你……

洛霞夫人 不行，不行……我偏要說……你的父親有些短處……很大的短處……我是第一個爲他的短處而傷心的人，我也常常責備他……他愛虛榮……他很浪費……無禮……不小心……專會撒謊……是的，他專會撒謊……有時候還發瘋哩……道是可能的……他說過了的話往往不承認……他愛騙人……尤其是關於他的企業上的事情……但是，這是一個忠厚長者，忠厚長者，你曉得不曉得……再者，那怕他不是忠厚長者，那怕他是最下流的下流種子，你也管不着……你的父親是你的父親……輪不到你去批評他……

媞爾曼（冷笑） 依你說，該誰去批評他呢……

洛霞夫人 你說什麼呀……（停一停）是了，是了……儘量地聳你的肩罷……（半晌）

你該曉得，他的產業不會靠誰替他弄來的……不會靠誰……聽懂了沒有……他的

產業……是由工作得來的……他很有好運氣……碰到了許多好機會……我自然
巴不得他如此……再者，他很會用手段，很有勇氣……說他有過兩次的破產嗎？……
後來他是不是已經還清了債？……說他坐過監牢嗎？……有什麼好說的……後來人
家是不是已經放了他？……唉！可憐的男子，受過不少的災難了……假使是別人，意志
薄弱些的，怕不會頹廢下去了？……他卻不然……每失敗一次，再爬起來，賺錢更多……
……地位更高……他差不多是一個不會寫字的人，竟開了一間報館……總之，你看……
……假使你的父親是一個流氓，他會做得起一個部長的朋友嗎？……

姑爾曼（嘲諷說） 兩個部長的朋友……

洛霞夫人（望了她女兒一會子） 兩個部長的朋友……倒是真話……（興奮起來）再
說我自己，也還不錯……我有理家的本領……我有節儉的習慣……我會勸導丈夫
……現在你所瞧不起的財產，也靠着我的功勞……也難怪我自誇了……到了今日，
我與他都累得這位小姐滿心慚愧，也不知是嫌我們出身微賤呢，還是嫌我們出身窮

苦……我一輩子不會看見過這麼一個傻女兒……這麼一個驕傲鬼……竟敢批評起她的父母來……

姑爾曼 讓我自己來批評還好些呢……

洛霞夫人 可惱，可惱……生了個不肖的女兒……假使有人聽見你的說話，叫我們還有面子見人嗎？

姑爾曼 有口說別人，沒口說自己……你自己天天不是說他的壞話嗎……

洛霞夫人 我嗎……

姑爾曼 是的，是你……你天天埋怨我的父親，毫不顧忌地在人家跟前說他的短處，訴你的苦，甚至於在面生的人跟前還忍不住……我自己還算是平心靜氣的哩。

洛霞夫人 我與你不同……

姑爾曼 自然啦……

洛霞夫人 我實在詫異得很……不曉得你……怎樣的……只差一點兒不會煽動奴僕

們去打劫……我受你的氣已經够了……你願不願到地室裏取酒去說呀……

姑爾曼 不願……

洛霞夫人 好……（站起來。）我去，我傷風也不要緊，我去……（作想要激她女兒的樣子。）我傷風也不要緊……沒良心的女兒……（她很艱難地走上階臺。）真料不到！
唉！你一輩子不要結婚纔好……（她停了脚步，轉身憑倚在欄杆上。）你在這裏做什麼……至少，你該回去換衣服纔是……如果有客來……我不願人家看見你這種七零八落的樣子……人家會說我不給好衣服你穿哩……（姑爾曼不作聲。）你聽見了嗎……你懂得了嗎……

姑爾曼 我這樣已經很好了……

洛霞夫人（聳肩。）總之……隨你的便……你不怕人家嗤笑嗎……我真料不到生了這樣一個女兒……

（她沿着假山走，進府去了。）

(姑爾曼仍舊遠遠地望着外面的許多園子，樹林，與田野。)
(園丁長自左邊出……穿的是禮拜衣。)

第二齣

姑爾曼，園丁。

園丁 姑爾曼小姐……

姑爾曼 (看見園丁穿的是好衣服，詫異。) 您今天穿得真漂亮啊！……您參加人家的結婚禮回來嗎，余勒……

園丁 結婚禮嗎？……唉，姑爾曼小姐……

姑爾曼 真的……爲什麼您愁容滿面……現出很爲難的樣子……說呀……還有別的事情嗎？……

園丁 小姐，依您說，您是不知道的了……

姑爾曼 我哪裏會知道呢……

園丁 讓我告訴您罷……剛纔我正在自己說，今天不見小姐到花園裏來，真是例外了……

姑爾曼 爲什麼……今天……

園丁 因爲……小姐啊……我真不好對您說起……我特地來向您告別……

姑爾曼 告別嗎……這是哪裏說起……

園丁（低首向地，搖動身子。） 今天早上……我已經向老爺……辭職了。

姑爾曼 您嗎？

園丁 是的……小姐……

姑爾曼 沒有的事……

園丁 真的……小姐……真的……事情不能不如此了……唉！我因此倒傷心得很……

姑爾曼 那麼，是您不高興在這裏了？

園丁（爲難的樣子。） 不是這個緣故……不是這個緣故……（有幾分生氣。）我是迫

不得已的啊！……

姑爾曼 爲什麼？……

園丁 要做老爺的事情，實在沒有法子……無論什麼小事情，他總要與你講一大堆的道理……譬如菜畦開得向右斜……好，老爺偏要牠向左……假使牠本來已經向左了

……「給我滾罷，爲什麼不向右開？」……您看，這還是工作嗎？……再者，老爺的成見

太深！……許久以來……我一句話不說……我忍耐到現在……爲的是……捨不得

離開了小姐，小姐對我，對我的妻子，都好極了……但是，到末了……小姐您說是不是？

……到末了，氣受得太多了……不得不吐出一兩口來……（姑爾曼神色變爲嚴重，

……沈思。）

姑爾曼（半晌。） 請您告訴我，我父親與您之間，有了什麼事情發生了？……

園丁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姑爾曼 說呀……

園丁 大家說了幾句話……衝突起來……他說不要我……我也說不願意再住……於
是我說明了在今天晚上就走……一個人反正要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寧願馬上離
開……大家都乾脆些……小姐，您說是不是……

姑爾曼 也許您是……神經過敏了……我父親說的話大約是不關緊要的閒話……您
卻太認真了……

園丁 神經過敏嗎？……我服侍了老爺四年，還會誤會他的意思嗎？……唉！姑爾曼小姐……
……（半晌。）……我分明曉得自己不會受過教育……然而……關於這小小的園藝
……我倒還內行……治菜畦……管暖室……斫樹枝……我都做得還不錯……我
愛我的手藝……姑爾曼小姐，您滿意我嗎？……

姑爾曼 您分明曉得我是滿意您的……

園丁 這小園……那些牡丹……

姑爾曼 園子真美麗……

園丁 我們費了不少的力量……小姐您記得嗎……還有那大池塘的旁邊種的日本花……
……是小姐的主意……

姑爾曼 是的……是的……

園丁 再說花架下……小姐您天天來……採取幾束鮮花……（半晌。）說起這些花……
……還是小姐您教我種的哩……再說那玫瑰……那花苗……老爺是不是捨不得下
肥料……天曉得……然而……畢竟給我們弄得還有個樣子……

（大家不說話一會子。）

姑爾曼 您捨得馬上就要同這些花木分離嗎……

園丁（愁容。） 既然小姐很滿意我……我走了……心裏還好過些……

姑爾曼 讓我想一想……也許你們只有了小小的誤會……很容易排解的……讓我……

……今天晚上……同我父親再說說看……

園丁 謝謝您罷，小姐……過去的讓牠過去罷……

姑爾曼 但是……

園丁 假使我還在這裏住，明兒又有同樣的事情發生……或者是別的事情……不，不，我幹不下去了……（越說越起勁。）再者……（又住口。）

姑爾曼 什麼……說呀……

園丁 再者……（他用手指播弄他的帽子，現在更爲難的神氣。）……也罷……我該把一切都告訴了小姐……小姐，您知道我的妻子懷了孕嗎……

姑爾曼 知道的……怎麼樣？

園丁 她在兩個月內就要生孩子了。

姑爾曼 是的，我知道。

園丁 好，您看……老爺不願意家裏有人生孩子……今天早上他對我說……「老實告訴你……我這裏不許生孩子的……生了孩子……花畦要給他弄髒了……花徑也惹了穢氣……馬也受了驚……」（停了一停，姑爾曼掉轉頭去，心中感動，而且覺得難

爲情。自然……我們生孩子……難道爲的是尋快樂不成？……我們這種生涯……

兩口子也難過日子……但是，生了下來，叫我殺了他嗎？……小姐……您說是不是……

姑爾曼（像自言自語。）好，我如今知道您要走的理由了……但是，您走了之後，又怎麼樣呢？……

園丁 我打算另找一個位置……可惜此刻不合時令……工作很忙的時候……到處的好位置都給人家佔了……我又帶着一個孕婦，該找許多地方的工作纔行……不方便得很！……唉，真倒霉……不方便得很……

姑爾曼 您大約還積下來幾個錢……可以等候幾時，不至於鬧饑荒吧？

園丁 我有的是一雙白手……

姑爾曼（感動。）我的可憐的余勒……我真是愛莫能助……我只曉得可憐您，愛您，如此而已。（她站起來……與他握手。）再會……

園丁（悻悻亂亂地半晌不說話……也捨不得就走。）姑爾曼小姐……我想要向您說

兩句話……（指喉）話在這裏頭……我不敢說出口……

姑爾曼 請說罷……

園丁（顫聲。） 姑爾曼小姐……您也不……您也不很快樂……

姑爾曼 你錯了……我是很快樂的……

園丁（搖頭。） 不，小姐……我是很知道您的……像您這般好心的人……住在這種人

家裏……一定不會快樂的……

（他走幾步……欲退。）

姑爾曼（稍稍低頭。） 您的妻子呢……

園丁 她在城裏……她去叫一輛車來搬我們的家具和幾件破爛的衣服……

姑爾曼 爲什麼……這裏有的是車……

園丁 各有各的名分，小姐……我們還是這樣辦好些……

姑爾曼 我還可以看見她嗎？

園丁 唉，自然啦！小姐……但是……今天早上直到此刻……她忙的不得開交……您想

想看……她實在沒有功夫來辭行……

姑爾曼（大感動） 再會罷！

園丁 再會，小姐……

（他懶洋洋地走了……經過花畦的時候，依照平日的習慣，看見一株花的護花竿子傾斜了，忍不住把牠扶直。）

第二齣

姑爾曼，（嗣後）洛霞夫人，（再後）綠湘賈洛。

（園丁走了之後，姑爾曼仍舊回到長凳上坐下，十分煩悶。起初她把書很機械地翻了幾翻，終於掩了書，兩手支頤，雙睛釘着地上……外廳裏洛霞夫人吵嚷的聲音透出來。）

洛霞夫人（出到階臺上，轉身向門房走。）他們在那裏……他們幹什麼去了，竟沒有一

個聽差在外廳……真是要不得……（下階）這一班懶骨頭，越多越不中用……（看

見綠湘自右邊出，她停了脚步。）喂，賈洛先生，現在……（姑爾曼起身回綠湘的禮，洛

霞夫人惡狠狠地同他說話，像是有意趕他走似的。）……賈洛先生，我的丈夫不會回

來嗎？……

綠湘 夫人……我似乎已經聽見了車聲，我以為他回來了……

洛霞夫人 您聽錯了……（她下了一階級，停步。）您有話要向我的丈夫說嗎？

綠湘 是的，夫人。

洛霞夫人（向她的女兒。）你竟不來扶我下階臺……（姑爾曼走去扶她。）……這纔

好……（經過綠湘前面。）……這一班聽差……一個也看不見……我希望你父親

把這一班好傢伙都教訓一頓纔好……

姑爾曼 像那可憐的余勒一般……

洛霞夫人 那可憐的余勒……自然啦……你只曉得可憐那些游手好閒的人……酒鬼

……和強盜……

姑爾曼 我並不是對於每個人都可憐……

洛霞夫人（發怒，望着她的女兒。）算了……他們來這裏不滿一年，一個個的都反
奴爲主……這不是我們自己的家了……（仍舊學姑爾曼的語氣。）那可憐的余勒！
……（說時，姑爾曼已把她扶到一張靠背椅上再坐下。）唔嘍……（她氣喘了一下
子，再打絨線。）你看，我這麼大的年紀……這麼弱的身子……每天晚上還派到我下
地室去取酒……世界變了……世界變了……（氣憤憤地打絨線。）喂……賈洛先
生……

綠湘 夫人……

洛霞夫人 似乎您同我的丈夫幹得好事……您嫌他發瘋的程度還不够……給他加上
了好幾分……豈有此理……

綠湘 夫人，我嗎？……

洛霞夫人 不是您，是誰？……現在他天天只說農業革命……不要種麥……不要種稻子

……不要種蘿蔔……他說這些都陳舊了……都不合時宜了……賈洛先生，我來問您……他夢想要種……要種……我不曉得是種什麼……

綠湘 這倒萬分真確……但是，這不是我的錯處……我非但不教壞了洛霞先生，還很忠心地指點他的不對的地方……他老是不聽我的話……以為我是一個村夫……

（笑。）甚至以為我是下流的村夫哩。

洛霞夫人 您……您想要說我的丈夫是個瘋子，使我相信嗎？

綠湘 唉！夫人……但是，洛霞先生為人膽子很大……很愛革新……很固執……

洛霞夫人 是的……因此他又想要製什麼肥料……什麼實驗……可笑極了……一點兒沒有用處……徒然花了整千整萬的佛郎。

綠湘 我也怕他這麼做……

洛霞夫人 好，謝謝您……他的農業的新法……加上了兩月後的選舉……唉！我們今年的經濟要弄得好看了！……

綠湘（委宛地。） 夫人，您記得嗎？上月本鄉做節的時候，洛霞先生想把大路旁邊那些很老很好的榆樹染成三色……幸虧夫人您勸止了……如今他要在農業上大革命……我希望夫人也能够勸止他纔好。

洛霞夫人（沈思，停止打絨線。） 我們的好榆樹……染成三色……這倒是真的……同這麼一個人做夫婦，真是沒有一分鐘可以放心的……（停一停。）但是……賈洛先生，您似乎是一個通達事理的人……您看，他的怪脾氣是哪裏來的？……說他呆嗎？也不是。他爲人很聰明……而且很有本領……他很著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企業家……是巴黎第一個人……

綠湘 誰敢說不是呢？

洛霞夫人 但是，除了他的企業之外……他往往說呆話，做呆事……（綠湘搖頭不承認。）

……真的……真的……有時候他竟是個呆子……

綠湘（不敢得罪她。） 唉，夫人，您這話，我很難答覆你……大凡一個大企業家往往是像

洛霞先生這麼樣的……自信心很重……制馭慣了別人，做事不會失敗過……往往需要創造些新事物……所以他看見事情有了阻礙越發喜歡……我不曉得……（膽小地。）……還有些驕傲……想要實現他的理想……也許是吧？（他糊裏糊塗地做了個手勢。）

洛霞夫人 唉，理想……

綠湘 每個人都有他的理想……只一層，地土不像人心容易改造……地土的抵抗性強些，可塑性少些……

洛霞夫人 我來問您……（半晌。）……我以為我的丈夫受了您多少的影響，不是嗎？

綠湘 絕對沒有的事，夫人。

姑爾曼 賈洛先生窮得很……說話不敢得罪人家……

洛霞夫人（很嚴厲地望着她的女兒。）我不同你說……（這時候，門外車聲磷磷，漸來

漸近……她靜聽。）……我聽見車聲了……這一遭，一定是他……

綠湘 我接他去。

洛霞夫人（現出哀求的神氣。）千祈請您勸勸他……（綠湘鞠躬而退。）

第四齣

洛霞夫人， 姑爾曼。

洛霞夫人（坐立不安。）……把絨線放進筐子裏。）不知他又從巴黎帶了什麼人回來了？

……幾點鐘了？……（姑爾曼不作聲。）幾點鐘了？

姑爾曼（短促地答應。）我不曉得……

洛霞夫人 自然啦……（她仔細察看了一番她的衣服的摺痕。）我的手套呢？……呀！

……（從桌上看見了手套，連忙拿起，戴上。）你呢？……還不把頭髮梳一梳……噯呀！

……你今天的樣子，我不曉得怎樣說好……你的背後的襯衫又鼓起來……這裏來……
……（她替姑爾曼理好襯衫。）你這麼大了，還不會穿衣服……唉，你完全不顧母親的面子……（手忙腳亂。）晚飯還不會預備好，天呀，但願來的不是些大人物纔好……
我已經夠麻煩了……嫁了這樣的一個丈夫，每天晚上都免不了起恐慌的……（車聲停了，後臺有人歡呼。）

後臺的聲音 伊惜多洛霞萬歲！……伊惜多洛霞萬歲！……

洛霞夫人 好，……得了……莊家的工人都歡呼起來。那麼，我想，至少是一個部長來了……
……農業部長常到這裏來的……唉，糟糕！

後臺的聲音 伊惜多洛霞萬歲！……

伊惜多（在後臺。）好了……算了……再不要嚷罷……（吵嚷的聲音越大，伊惜多把身子露出半面，在戲臺的後方右邊，倒退出來，向後臺擺手。）……真搗亂……快不要嚷罷……你們不該歡迎一個人……只該為我的思想與見解而歡呼纔是道理……

後臺的聲音 伊惜多洛霞萬歲……

伊惜多 你們給我走開罷！……好……這是我的思想與見解……（他拿了些零錢拋散。）
現在不要再嚷了，叮……（轉身）呀……這些婦人……好一幅鄉村的景象……恰
像華駝所畫的一幅畫……好，朋友們，晚安……（他全身進了前臺，後面有綠湘跟着。
再後是方克與克羅克，後面有兩個跟班遠遠地跟着，各拿一隻提箱與一件外套。）

第五齣

伊惜多洛霞， 綠湘， 方克， 克羅克， 洛霞夫人， 姑爾曼， 兩個跟班。

（伊惜多戴着一頂草帽，穿着件黑色長衫，很長，很闊，衣袋裏塞滿了報紙……淺色的棉背心，上面掛着一條很粗的金鍊子……灰色的褲子……黃色的鞋子……他很胖，肚子很大，步伐很粗俗……眼睛現出奸猾的樣子，視線總是斜的，走路半走半跳，手脚常常擺動……斑白的鬚鬚，又短又硬，還掩不住他的雙唇，他說話或笑時，現出狼牙般

的白齒。牙牀骨很重，像個肉食獸……）

（洛霞夫人起身迎客。在這一幕開始的時間內，她很不放心地把眼睛望了二客，又望那兩個跟班拿着的提箱，循環不已。）

伊惜多（很驕傲地向方克與克羅克說，微帶冷笑。）他們都是瘋了的，……那一班無賴

……這裏的人專會打人家的主意……壞蛋！……（突然把錶取出來看。）十五分鐘

……從火車站到府裏，你看，只要十五分鐘……每點鐘可以走二十四個基羅米突……

……這樣的車……總要不壞吧？……（方克與克羅克點頭贊成——他轉向綠湘。）肥

料的事情呢？……

綠湘 還是從前一樣，先生。

伊惜多 糟糕！……我的好孩子……趕快點兒……趕快點兒……我已經在農會裏宣佈

了我們的新發明……又告訴了麥林總長……誰都知道了……我在小三色雜誌上

已經開始做宣傳的工夫……我還靠着這個去運動我的選舉哩……糟糕……快辦

罷……快辦罷……（他介紹他的朋友們給他的妻子。）這是方克先生……這是……（猶豫……思索他的朋友的名字。）

克羅克 克羅克……威爾愛爾克羅克。

伊惜多 克羅克……真的……好一個克羅克……糟糕……我幾乎記不起他的名字了……（堂皇地說。）克羅克先生……（大家施禮。）

洛霞夫人 先生們……

伊惜多 他們兩位都是電氣工程師……我的朋友……老朋友……（他拍二人的肩，三人皆笑。）你小心看這兩個好漢……看他們不出，竟代表一間一萬匹馬力的電廠……
方克 對不起……兩萬匹……

伊惜多 兩萬匹……兩萬匹馬力……呀！真是好漢……（介紹他的妻子。）……這是伊惜多洛霞夫人……我的妻子……（大家重新施禮。）

洛霞夫人 先生們……

伊惜多 這是姑爾曼伊惜多洛霞小姐……我的女兒……（方克與克羅克向姑爾曼施禮，她只稍爲點點頭。）……好一個女兒……哈哈！……有時候，脾氣不很好……心卻是很好的……像他父親一般……她又是一個有思想的人……這是時髦的病症……是不是我的小乖乖？……賭輸了的侯爵，破了產的王爺，也不必冒風波，到海外去求一個有很富的嫁奩的女子……（指他的女兒。）我的家裏就是美洲……哈哈！……姑爾曼 呀，父親，請你不要這樣說罷！……

伊惜多 她爲人又謙虛……行了……行了……（從衣袋拿出幾份報紙，分派給她的妻子，女兒，與賈洛。）……你們看……今天的報紙好極了……裏頭有一欄是批評種麥的……（向賈洛。）您看罷……（賈洛展開報紙。）在第二頁……一共三欄……簽着巴西法爾的名字……（向她的妻子。）巴西法爾便是藍榜……是受你保護的人……他進步很快……那小藍榜……天分很高……他那一管筆很行……

洛霞夫人 我早就同你說過的……他的前程不可限量……

伊惜多（向方克與克羅克） 你們想想看……去年……他在我的報館裏學工……不

過是記載天時而已……後來我給他擔任劇場消息……現在……我又試給他擔任
政治經濟欄……料不到他竟會做得很……你們知道嗎？……我的報紙上……也沒
有文學欄……用不着文學家……文學是空的，有什麼用處呢？……我的報紙上所載
的，都是的確的事實……離不了金錢的問題……你們說對不對？……

克羅克 辦一種報紙……倒是一樁樂事……

伊惜多 不，這不過是一根起重的槓杆而已……（他把自己手裏剩下的報紙放在桌子
上，瞥見電報。）……這電報是誰打來的？（拿電報。）

洛霞夫人 伊克沙維耶打來的……

伊惜多 哈哈……（看過電報後。）……好呀！……（揚起電報。）……我給你們介紹伊

克沙維耶伊惜多洛霞俄伯都……我的兒子……的確是一個好漢……又時髦……

俄伯都的家聲該靠着他振起來的……（很驕傲，又頗滑稽。）……洛霞俄伯都……

你們明天可以看見他了……

洛霞夫人（心裏不舒服。） 那麼……先生們是在這裏睡覺的了……

伊惜多 自然……他們不睡覺……難道像個烏兒般蹲着嗎……（向方克與克羅克。）

你們認得我的兒子嗎……

方克 不認得……

克羅克 不認得……

伊惜多 什麼……不認得……但是，他是很有名的……在運動界的報紙上，人家專替他

鼓吹……他自己在賽馬場有一個馬棚……又有一張遊船……一乘五萬佛郎的汽

車……許多上流社會的朋友……還認識了巴黎許多漂亮的女伶……他只有二十

一歲……已經在巴黎鬧了兩三次風流佳話……

洛霞夫人 他鬧的事多着呢……他鬧了事來拖累爺娘……尤其是我……先生們，您看

……都是他父親的錯處……縱容他的兒子……什麼事都饒恕他……（伊惜多越

發開心，搓手。）這頑皮的孩子越發天不怕地不怕了……

伊惜多 這小流氓，很會消遣……這樣的年紀，也怪他不得……

洛霞夫人 消遣，我不怪他……但是，他長得這樣俊俏，少花幾個錢還可以呀……

伊惜多 你老是怨天怨地的……花幾個錢有什麼要緊呢？……我雖則不是富翁，為兒子的

光榮而花幾個錢倒還負擔得起……伊克沙維耶混進了巴黎的社會裏，十分闊綽，

大出風頭……你看見報紙嗎？你的兒子……把約凱會的全體會員……用汽車送到

奧斯丹德去……有了這麼一個兒子……還不快活……母親的心……我真是莫名

其妙！

洛霞夫人 假使他少花幾個錢……我什麼話也不說……

伊惜多 算了罷！……（向方克與克羅克。）……她還不知道伊克沙維耶是我的企業的

招牌哩……（向他的妻子。）……傻瓜，你還不懂……我給他用的錢……可以說是

存款生息……一百的本錢可以有一百的利錢……唉！女人們是不懂事的……只曉

得講愛情……不曉得發財……（聳肩，一搖三擺地走，搓手……掏出錶來。）喂……
那孟希公爵……我在火車站裏指給你們看見過的……他還不曾到得馬來古爾……
……他曾經超越過我的馬車的前面……我等候他……你們覺得我的馬車怎麼樣？

克羅克 意料不到的好……

伊惜多（拍他的肩。）老伙計……二萬八千佛郎……

克羅克 好極了……

方克 還有，夫人……我們在路上碾死了一隻羊……

伊惜多（驕傲地嚷。）兩隻……兩隻羊……（拍手。）上一個禮拜……我也……不瞞

你說……我也碾死了一條母牛與牠的小牛……我還幾乎碾死了一個孩子——清

道夫的兒子哩……

洛霞夫人 這等事，你不該吹牛……

伊惜多 有什麼要緊？……我給錢就是了……（拍手。）真的……本村裏的三個小紳士

……三個壞蛋……每年三家總算起來，還沒有十五萬佛郎的收入……竟想同我比賽馬車……（扯着克羅克的衣鈕，說）你聽我說……我一說你就會懂得的……上一個禮拜天……且慢，我叫你做「你」，不叫做「您」，你不怪我無禮吧？……

克羅克 哪裏話？我求之不得哩！……

伊惜多 好呀！……你真是個嘴快心直的人……我頂喜歡人家嘴快心直……我很喜歡

大家你你我地稱呼……我們不是老大帝國的人民……也不是公爵……也不是

伯爵……我們只是老老實實的平民……只是些勞動者……不是嗎？……（拍克羅

克的肚子）……我一說你就會懂得的……上一個禮拜天……我從聖歌布助回來

……由樹林裏經過……路很小……只能容得下一輛馬車……你們猜猜看，我遇着

了什麼？……原來前面五十個米突以外……是一個公爵……便是剛纔你在火車站

裏看見的那一個壞蛋……他竟有膽量同我爭選舉……（聳肩）是的……我不肯

讓人家超越過我……何況又是孟希公爵……正所謂仇人在狹路相逢……於是

吩咐車夫道：「放馬趕過他的前頭去！」我的車夫說：「路太小，過不去。」我說：「理他呢？」擠過去！替我把那公爵……那車……那幾匹馬……都擠下坑裏去罷……否則……今天晚上我便要你滾蛋……」說來會笑痛了你的肚皮……我那車夫把那幾匹馬加上了幾鞭……吧喇吧喇……那公爵在一邊……我在另一邊……那車夫……在十米突以外……滾進了樹林裏……大家弄得帶了傷……然而我還十分清醒……我從來就是清醒的……我即刻爬起來……扶起車子……理好鬮轡……於是我便過去了……回頭看那公爵……還是四脚朝天……哈哈，哈哈！你看那些公爵，我待他們怎樣……你以為怎樣……

克羅克 真是可讚賞之至！……

伊惜多 不是嗎？……我有五千萬的家產……那公爵呢……頂多不過二百萬……真是可憐蟲……貴族嗎？……貴族同我對抗起來總是要吃虧的。

方克 喂，先生……像您這樣做事……該是很得民衆的歡心的了？

伊惜多 你問我是否得民衆的歡心嗎？……剛纔你不曾聽見人家歡呼嗎？……他們對我真好……下次的選舉告終之後，你便知道我不是吹牛了……你知道這裏的人叫我做什麼名字？洛霞嗎？不，他們叫我做「洛霞提格爾」(註一)……(大笑，二人跟着也大笑。)你看，「虎貓」厲害不厲害(拍手)……但是且不談這個……我看……(向一個跟班。)把這一隻提箱拿到福朗素華第一的房間裏去……(向克羅克。)你覺得行了吧？……

克羅克 行了，行了……

伊惜多 這一隻呢……拿到路易十四的房間裏去……

洛霞夫人 告訴你罷……路易十四的房間不空……

伊惜多 什麼不空嗎？……

洛霞夫人 我在那裏烘茶葉……

(註一)「洛霞」與法文縮字(Le chat)諧音；「提格爾」與法文虎字(Tigre)諧音。

伊惜多 哈哈……胡說……那麼……路易十五的房間裏好了……（向方克）但是……

……如果你喜歡亨利第二……亨利第三……亨利第四……路易十三……抑或路易

十六？隨你的便。法國歷史上有多少國王，我的府裏便有多少房間……（拍手）這樣

辦……我的見解不錯吧？……

方克（很聰明地說） 但是，一個德謨克拉西主義者……

伊惜多 不要緊，我這樣辦，是表示輕視貴族的……你挑揀罷……

方克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想要路易十五的房間。

伊惜多 路易十五嗎？……我早猜中你是要這一間的……哈哈小鬼頭……（向另一個

跟班。）拿到路易十五的房間裏去……

（兩個跟班拿着提箱，上階。）

洛霞夫人 先生們不要見怪……今天晚上……我們只吃些很淡薄的酒菜……（向她

的丈夫。）這是你的錯處……假使你打電話告訴我，豈不是好……（向克羅克與方

克。你們兩位相信不相信？他從巴黎請客到家裏來，永遠不會預先通知過我……

伊惜多 這並不是客……只是我的朋友……

洛霞夫人 就算是朋友……總該預備的有個樣子纔好……

伊惜多 好了，不必提了……他們不是爲吃飯而來的……

方克 對呀！夫人，請您不要操心罷……

伊惜多 他們來，爲的是磋商要緊的事情。

克羅克 對呀……

伊惜多 事情要緊得很……二萬匹馬力……（他把方克與克羅克推到戲臺的後方——

——低聲。……我的妻子有什麼話說的時候，你們都不要睬她……她是個好人……

但是不曾見慣世面……（回到戲臺的前方。）呀！要緊的事情……用的是無數的人

……收的是無數的錢……別人的錢……吔？……都是大工程……橋呀，碼頭呀，礦山

呀，電車呀……我真愛這個……這便是我的性命……（向方克。）我們要勝過你的

同鄉——瑞士人，你相信不相信？（向克羅克）……你的朋友們……德國人……自稱電氣之王……好，他們不會知道有我……你們試看我這府第……路易十四所建築的……全朝廷的人，所有的貴族，都穿着錦繡綾羅在這裏排過班……他們當時也够闊綽了……到而今……這王家的府第歸誰所有呢？……屬於一個王子嗎？……屬於一個公爵嗎？……屬於一個無產階級的人嗎？……屬於一個社會主義者嗎？……

方克與克羅克 屬於伊惜多洛霞……

伊惜多 我替平民吐氣……哈哈！平民萬歲！……

（當是時，總管方特奈自左邊跑出……膽怯地停了脚步……不止地喘氣……這是一個老翁，頭髮斑白，面紅……鬍鬚也差不多全白了……穿的是絨製的上衣，脛套滿布着塵埃。黃色皮的鞘裏一把做標記的小斧斜掛在胸前。）

第六齣

同上人物，總管方特奈。

伊惜多 好，你畢竟來了嗎？……我回來的時候，爲什麼你不在這裏？……

總管（還是氣喘，口裏吃吃地說。）先生，請你原諒我……今天因爲賣富狄耶山的橡樹，

我去做標記來……

伊惜多 什麼標記不標記？……無論如何……我回家的時候，你總該在這裏伺候……下次切莫再如此了，懂不懂？……（他把那總管從腳看到頭，很好狽地譏笑說。）喂……

你的頭上……還戴着帽子……這樣纔時髦嗎？……（那總管除下帽子。）不……不

必拘束……假使在你的社會裏……僕人同主人說話時還戴着帽子……那倒很好

……（轉身向衆人。）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方特奈子爵……我家的總管……還是一

個貴族……他走了黑運……逛女人呀……賽馬呀……打牌呀……弄到這地步！

總管（心中不平，舉手作欲戴帽狀。）先生……

（伊惜多眼睛狠狠地釘着他——那總管住口，手仍舊吊下來。）

（伊惜多眼睛狠狠地釘着他——那總管住口，手仍舊吊下來。）

伊惜多 這很好……（冷笑）……你儘管戴起你的帽子……甚至於戴起你的禮冠，假使你不會把牠連同你的家產賣掉的話……（那總管時而謙卑，時而想要反抗，終於把帽子戴起。——形勢嚴重，大家都難爲情……）姑爾曼勉強忍氣，不會發作。伊惜多在桌子前一張靠背椅上坐下，兩腿交互着。兩個工程師離開他們，另在一邊談話。）今天有什麼事情發生？

總管（聲音尙澀。）維爾軸那邊，您的佃客古恩今天到府裏來……再請展緩兩個月的期限……付您的田租……

伊惜多 一天也不能緩……那門監……明天……

總管 這是一個忠厚的人……他很不幸……我敢擅自……

伊惜多（打斷他的話頭，眼色很是無禮。）什麼……（那總管不作聲。）……往後呢？

總管 園丁的事，我沒有辦法處置……您留他，他不肯……

伊惜多 不肯……真的嗎？……這傻瓜……甚至於種豌豆也不會……還敢在我家裏生

孩子……不經我的許可嗎？……明兒叫地保來同他算賬……呀！明天再雇一個新園

丁來……你好好地處置他……往後呢？……快，快……

總管 我今天看見那畫工……他說您吩咐他告訴那鎖匠，叫他到這裏的大屋子裏裝置

門鈴……

伊惜多 他有沒有我親筆的命令？……沒有嗎？……叫他不要胡說罷……他該曉得……

（張大其辭。）我所說的都不算數……我所寫下來的方纔有效……這畫工……他自己吃虧了……往後呢？

總管 我已經遵照您的吩咐……把芻秣賣給人家了……

伊惜多（低聲） 那些爛了的芻秣呢？

總管 我把牠混在那些好的裏頭……混和得很勻……

伊惜多 好極了……今天沒有私自打獵的人嗎？……

總管 我不知道……掌山林的人今天不會來報告……

伊惜多 爲什麼……他們幹甚麼來……

總管 先生……還不會到七點鐘呢……但是……我想人家已經撞見了那摩陀姥姥……正在拾乾柴……

伊惜多 在那「禁園」裏拾乾柴嗎？

總管 不，先生……在那大園裏。

伊惜多 哈，哈！……她以爲那籬笆……那園牆……那鐵釘子……都只是提防蝸牛的吗？……我想……已經叫她吃官司了……是不是。

總管 不會吧？……先生……

伊惜多 爲什麼……

總管 這是鄉下的習慣……先生……告起狀來恐怕要失敗的……

洛霞夫人（被姑爾曼在後面推了一推）但是……到處的窮人都有拾乾柴的權利呀……

伊惜多 權利嗎？……權利嗎？……先說窮人便沒有任何的權利……縱使他們有權利……

……不合理的權利……我也不願意他們假說是拾乾柴，却混進我的山林裏來張網捕
兔子，攀折我的樹枝，破壞我的樹芽。無論如何，我是不許可的……唉，真的意料不到……
……現在所有我的一切的產業，像是都歸他們窮人所有了……真的地主却是他們……
……德謨克拉西主義嗎？……我原是德謨克拉西主義者，再沒有人比我更懂得的了……
……但是，我到底不是一個給人家欺騙的人啊……（向他的妻子）……每逢禮拜六
……我們這裏不是分發麵包嗎？

洛霞夫人 分發的。

伊惜多（把筐子裏的絨線亂翻。） 你的生活還過不去嗎？……還是爲窮人們打絨線，做

背心……做帽子……做襪子……

洛霞夫人 這個嗎？……這倒是真的……

伊惜多 算了罷……如果他們要取暖，他們有的是煤炭呀……（他站起來，走路。向那總

管。）那老妖精，下次捉住她的時候……應該送到我這裏來……你聽見嗎？……我要

教訓教訓她……（拍手）……事情就是這幾件了嗎？

總管 那侯爵波士賚剛纔來了……

伊惜多（得意） 哈哈！……那侯爵竟肯來我這裏增光嗎？……親自來嗎？……不會吧？……
……那麼，他是窮了？……

總管 他想要明天來見您……他曾經懇切地拜託我致意的……

伊惜多 哈哈！……他忙起來了？……你可以打電話給他，說我明天兩點鐘在家裏候他……
……你應該先預備好他的賬簿……（拍手）笑煞，笑煞！

總管 還有那母牛……

伊惜多 唉，蠢才！……你該先提起那母牛……牠怎樣了？

總管 很不好。

伊惜多 你胡說的是什麼話？

總管 那獸醫今天來……驗過牠的病……很久很久……說牠有了肺炎症……是醫不

好的了……

伊惜多（高聲嚷道）：一條一千八百佛郎的牛……他不瘋了……胡說……胡說……

你那獸醫原是個傻瓜……你該到馬來古爾去找一個接骨的醫生來……在接骨的醫生未來以前……我先親自去瞧一瞧罷……（向朋友們）你們許可我嗎……我只去兩分鐘就來……

方克：請去罷……

克羅克：請不要客氣……

伊惜多：賈洛……

綠湘：先生……

伊惜多：跟我去罷……我們在路上好說話……（向那總管）你呢……你先滾……好一個子爵……（那總管先走了）……兩分鐘後我就回來……（他向他們做手勢，意思是叫他們不要管他妻子所說的話）……說到肥料問題……我的好孩子……

(他同綠湘走了。)

後臺的聲音 公民伊惜多洛霞萬歲！……

伊惜多(在後臺) 不要嚷罷……一個人沒有什麼希奇……只思想與見解特別一點兒罷了……

(後臺歡呼的聲音漸遠漸滅。)

洛霞夫人(看見方克與克羅克有點兒莫名其妙，大家不作聲，半晌，她纔向二人說。) 你們看這一個大孩子！……

第七齣

洛霞夫人， 姑爾曼， 克羅克， 方克。

(自從那總管進來之後，姑爾曼看見她父親對他的態度，十分看不過眼，時而難爲情……時而想要反抗……總是一種憤憤之氣，自己壓制不下……那總管與她父親都

走了之後，她走到桌子前面，把她原先拿來的零星物件拿在手裏。

姑爾曼（向母親） 媽，請你允許我回房間裏去罷……我有點兒頭暈……覺得不很舒服……

洛霞夫人 你怎麼樣了？……你不吃晚飯嗎？

姑爾曼 不吃……我覺得我病了……

洛霞夫人（稍爲聳一聳肩） 那麼……去罷！……

姑爾曼（輕輕地向二客點一點頭告辭） 請先生們恕罪……

方克 請便……小姐……

克羅克 小姐不要客氣……

（姑爾曼上階去了。）

第八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姑爾曼）

克羅克 病不重吧？

洛霞夫人 不……不……

方克 大約是稍爲有點兒頭痛……是不是？

洛霞夫人 對了……

方克 好一個動人的女郎啊！……

克羅克 非但動人，而且正經……

洛霞夫人 她不大說話……但是，不怕兩位見笑……有時候她一開口便是一大堆的話

……又愛淘氣……先生們……伊惜多累你們兩位站了許久了……對不起……

方克 不要緊……不要緊……（二客各取一張椅子坐下）……呀！……洛霞先生真是

一個有福的人……

洛霞夫人（愁容） 太有福了……太有福了……

方克 說也奇怪……他真所謂東成西就……生意……家庭……社會上的地位……哪

一樣不如意的？……（做手勢，表示一個府第，遠遠的一個園子……一望無涯的樣子）

……夫人……你們這裏有的是天下無雙的產業……

克羅克， 人間第一……您看……這些房屋……這些道路……這些山林……我從來不

會見過這樣威嚴……這樣華麗的產業……真的是路易十四原有的產業嗎？

洛霞夫人 據說是的……

克羅克 妙極……妙極……

洛霞夫人（失望的樣子） 太大了……我在這麼大的府第當中，真住不慣……我鬧不

清楚……

方克 唉……

洛霞夫人 不瞞你們說……這一家的日用……奴僕又多……東要監視，西要稽查……

這麼大的家庭……（嘆氣）……你們想想看……真鬧得我頭昏腦脹……唉！責任

太重了……別人還可……我這笨人，實在覺得太吃力……（搖頭作愁狀）……先
生們，我們發財太遲了……也怪不得我理不慣這家務……

克羅克 夫人您說的是甚麼話？

方克 夫人您太客氣了。假使是我，我辛辛苦苦地工作得來的產業，我還不自負嗎？……夫
人您也不用謙虛，這實在可佩服得很……

洛霞夫人 不，不……一個人應該生來便富……否則該是年紀很輕……至於像我這樣
的年紀，習慣已經養成，沒法改變了……說也奇怪……我並不覺得這兒是我的家……
……似乎只是旅行到一間旅館……在外國……

克羅克（笑。） 哈哈！

洛霞夫人 不是嗎？……屋子外面還好……有的只是樹林……草畦……花朵……我還
看得慣……至於客廳裏……臥房裏……到處無非是些很大的照片……冠冕堂皇
的王子……披甲荷槍的將軍……好不嚇殺人……我從來不敢正眼望一望……每

逢我在這些王子將軍們面前走過的時候，似乎他們自言自語道：「這是哪裏來的村婆子？她不是這兒的人，我們不認得她。」（很愁悶地搖頭。）……這倒是真的話哩！……

克羅克 您這樣實在不應該……對於您自己，對於您的幸福，都不應該。

洛霞夫人 我的幸福……我的幸福！……

方克 自然啦……再者……凡是一個好女人，到處都不會住不慣的……

洛霞夫人 先生們過獎了……但是……您看……我總覺得不舒服……依我的意見，我只要一所小房子，一個丫頭，一個小園子，便儘够我享受了……爭奈我的丈夫不像平常的人，偏不知足……我來問你們：他在巴黎做大生意……做種種的企業……錢莊呀，報館呀……我也不知道這許多……除了夏天之外，他只有晚上在家，您看，有沒有道理……？……每年枉費的錢不少……東用一筆款子……西用一筆款子……買機器，機器用不得；做實驗，實驗不成功……雇用一大羣的人員……常住在這裏吃我們……金錢溜走了……還說想要因此發財哩……

克羅克 既然洛霞先生以此爲樂事……

洛霞夫人 樂事嗎？他非但不能攪幾個錢來，倒反因此花了許多錢……大凡要花錢的事，情便不是樂事了……世界原來是這樣的，莫怪我直口說破了……

克羅克 總而言之，洛霞先生的家產已經這樣大了……但是，等到他被舉爲議員之後，還要大大的發財呢……

方克 這是很……與發財很有關係的。

洛霞夫人 做議員！做議員！

克羅克 可靠之至……他對我們說過了。

洛霞夫人 好……他什麼不會向你們說……他運動選舉……這是第三次了……（歎氣。）……我真是心煩……天啊……真叫人耽心啊！

（伊惜多入，綠湘隨入。）

第九齣

伊惜多，
綠湘，
洛霞夫人，
方克，
克羅克。

伊惜多（看看他的妻子，又看看他的二客。）呀，你們給我捉住了……你們一班壞蛋……在這兒造我的謠言……不知說了多少我的壞話了……

洛霞夫人 那母牛呢……

伊惜多（拍手。）不要緊……我給牠喝了一大瓶酒精，不久就會好了的……是不是，賈洛？

（綠湘很有涵養地只不作聲。）

洛霞夫人 酒精給牛喝嗎……你是不是要牠死快些……

伊惜多 笑話，笑話……你不曾學過養牛法，怪不得你說……奇了……姑爾曼哪裏去了？

洛霞夫人 姑爾曼回房間去了……她說她害病……

伊惜多 神經病又發作了嗎……呀！用腦筋的人……一天到晚只曉得用腦筋……怪不得

得（從長凳旁邊走過，瞥見姑爾曼的書，拿起來看了一下，把牠拋在地上。）……讀

書……老是讀書……又吟什麼歪詩……她不知道這些東西最會傷腦筋的……天

天恍恍惚惚的，肚子也熬壞了……（他翕脣作滑稽狀。向方克說。）什麼歪詩……（拉

馬亭……露俄……苗賽……你曉得嗎？

方克 這……這是詩呀……

伊惜多 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屎」……（笑。）你呢，你讀書嗎？

方克 我嗎？我讀銀錢行情單……與火車時間表。

伊惜多 好呀！……（向克羅克）你呢……

克羅克 間或有些時候……在火車上，沒事幹……一本小小的傳記……我還不討厭的……

伊惜多 好一個詩人！……好，說我自己罷……孩子們，老實說，我從來不曾讀過書……口

裏不會唸過一個字……這是我的傲骨……書雖則不讀，我免不了還是一個伊惜多

洛霞……俄伯都府的主人……五百萬的家產……我有一間報館……政界，文學界，

哲學界……總之，無論什麼界都在我的指導之下……（他一搖三擺地走，現出很榮

耀的樣子，輕輕地拍手，直走到戲臺的後方纔止步……兩眼望着周圍……兩隻拇指插在背心的旁邊……面現喜色。）方克……你呢……你的……你的……（思索克

羅克的名字。）

克羅克 克羅克……威爾愛爾克羅克！

伊惜多 克羅克……真的……我的腦筋裏老是藏不住這名字……這裏來吧……兩個

都來……（他做手勢，表示管領很廣大的產業。）你們覺得我們現在所看見的田地
怎麼樣？

方克 好極了……

克羅克 剛纔……我們同洛霞夫人……正在讚美你的產業哩……

伊惜多（低聲。）我的妻子嗎？……她曉得什麼？……她不會見慣世面……（高聲。）所

有一切你們所看見的……左邊……右邊……前方……後方……所有的田……所
有的牧場……而且……遠些的地方……這河……河邊的大磨坊……那山……那

樹林……你們看見嗎？……看見了？……那麼好，這都是我的產業……還有你們所不會看見的……我有七千萬平方米突的土地……跨了兩省，共有八鎮，二十四區的地方……我有四百十九處的田與牧場……保存待用的在內……但是，你們在我的地圖上看得清楚些……賈洛？

綠湘 先生……

伊惜多 勞您的駕……請您到外廳裏把我的地圖拿來……在右邊……安團納德皇后的御桌上……旁邊是一隻御鶴……（綠湘上階去了。——伊惜多向二客說。）這御鶴是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我在華爾帝我的牧場裏打死了的……我這兒什麼都有……什麼都是御用的東西……（他再回到戲臺的前方。）要走過我的田地，至少須得花八個鐘頭……但是，你們也不必走，只在我這地圖上面看去還清楚些……明天你們還可以看見我那六十條母牛……一百三十條雄牛……看見我的水溝……我的秧田……我的魚池……我的羊棚……總之，所有一切你們都可以看見……

方克 您的田地上，有許多野禽野獸可以給人家打獵的嗎？

伊惜多 多極了……除了一些雉雞與小鷓鴣之外，我的田地上差不多一隻鳥也沒有
了……

方克 唉，可惜之至！

伊惜多 什麼，可惜嗎？……照你的話看來，你還不曉得鳥類是有害於農業的哩……牠們專從事於破壞……然而我比牠們還兇……我使人家把牠們都殺光了……死的麻雀，我打賞兩個銅子一隻……紅頸鳥與綠雀，三個銅子一隻……秀眼鳥，五個銅子……黃鶯兒，因為太少的緣故，我賞六個銅子……在春天的時候……那些鳥巢連鳥卵賣給我，我給一個佛郎……十里內的鳥兒都給我殺得乾乾淨淨……假使這樣繼續下去，整個法國的鳥兒也保不了牠們的性命了……（拍手）……你們看……這裏還有許多東西，我不曾告訴你們呢……

方克（指着左邊小路的一角，說）對不起，我不是眼花吧？

伊惜多 什麼？

方克 一隻鳥！

伊惜多（聳肩。） 撒謊鬼！

方克 我哪裏是撒謊？我分明看見一隻鳥……在那邊……小路上……你看那裏不是一隻鳥嗎？

伊惜多 一隻紅頸鳥……真的……殺不盡的壞蛋……（綠湘拿了捲着的地圖進來。）

……拿到這裏來……放在桌子上……（從綠湘手裏拿了地圖，展開，擺在桌子上。）

……我們大家看地圖罷……（三人一齊低頭看圖，二客的眼睛跟着他的手指……

他東指西指，把地圖的各部都指遍了。）這很美麗，[？]我的田……我的牧場……我的

樹林……你們這麼看一看，恰像拿着一根手杖到各處巡遊一遍似的……注意這些

紅格子，乃是我的二十處熟田……那些黃格黑邊的，乃是我的不會耕種的田地……

你看……這是那牧場……我在那裏打死了一隻御鶴的……

方克 這一處，畫的是綠色，似乎是水……到底表示什麼呢？

伊惜多 這是古魯華湖……恰像法王的奉天濮洛……我在那裏養了許多大鯉魚……

有鯨魚一般粗細……這湖共有一百十四萬平方米突……你們仔細隨我的手指看去……那邊……

洛霞夫人 先生們給你弄疲倦了……他們在吃飯以前，也許要到臥房裏休息一下子。

伊惜多 奇了，看我這地圖，會使你們疲倦嗎？

克羅克 絕對沒有的事。

伊惜多（低聲。） 她不會見慣世面……（高聲，向方克。）你願意脫了你的帽子嗎？……

戴着帽子看不清楚……（他拿方克的帽子放在桌子上。）你們看，這一塊白的地方，在右邊，環繞着我的產業的，乃是波士賚侯爵的產業……這侯爵乃是一隻無底筐子

……一個老敗家精，已經向我借了一百二十萬佛郎……抵押的田地不少……哈哈！
俄伯都與波士賚兩府的產業聯合起來……倒是一樁樂事哩。

方克 對呀！

伊惜多 看罷……事情成功了……至少明天可以成功……明天……你們可以看見伊

惜多 洛霞的手段……慚愧，我伊惜多竟能使一班貴族在我門下低頭……怕不笑煞人！……

洛霞夫人 還想要田地……還想要府第……唉，你自己的田地與府第還不够嗎？……你

希望我真的完全瘋狂了嗎？

伊惜多（聳肩。） 這是不幸的事情嗎？……你老是怨天怨地的……

方克 喂，先生……您這地圖上面，每一區都有一個小人兒……種種顏色不等……都在

那裏跳躍……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伊惜多 你猜不着嗎？

方克 不……

伊惜多 這是我的肖像……用顯微鏡照出來……倒很像我……我的主意不錯吧？……

這樣一來，人家馬上就曉得這些田地是我的……不是哪一個無賴的……（他又用手指着那些小曲線說）……看罷，這一個淡紫色的斜方形，乃是我的蒸溜場……我在那裏起了一間新式的實驗室……（轉身向綠湘）……這就是我的化學師……他是一個好少年……將來的博學家……現在我有了他，我便曉得了奇妙的實驗方法……賈洛的實驗方法！

綠湘 先生！

伊惜多 喂，我們現在所做的實驗，叫做什麼名稱？

綠湘 叫做植物的實驗。

伊惜多 是了！……植物的實驗。不平常吧，叮……我的新發明，要不要加以解釋？……（一面捲起地圖，一面指手畫腳。）我不是一個農人……我是……你們注意這不同之點

……我是一個農學家……意思是說，我是一個聰明人而兼農人……一個經濟家而兼農人……一個新思想家而兼農人……所以我覺得……大麥呀，小麥呀……都不

行了……人家不要了……賣不出去了……該換一換花樣……人類總是有進步的
呀！……人類的需要增加了……變換了……難道世界的人都開倒車，都一成不變，我
伊惜多是一個社會農學家，一個經濟革命家，還跟着他們走不成……所以……你們
聽我說……我現在種稻子……種茶……種咖啡……種甘蔗……

（方克與克羅克聽得有點兒不耐煩了。）

洛霞夫人（聳肩。） 好罷！

伊惜多 什麼「好罷」？你只管做你的手工好了……（越發說得響亮。）……又種甘蔗

……（半响，向二客。）……你們呢……你們似乎還不會懂得我的話，是不是？

洛霞夫人 我請求你，不要再說這個罷！

伊惜多 呀！不要嘮叨……女人們曉得社會上的大問題嗎……然而，這問題卻簡單得很

……依照我的學說做去，非但把農業上的舊習慣改變了……還可以不要殖民地……

……因此也就省去了戰爭……也不必從遠地運輸物產到本國來，徒然靡費金錢……

也不必殺人流血，奪取地盤……本國就是殖民地了……（拍掌笑。）印度……支那……非洲……東京……馬達加斯卡……都在本國了……你們真真意料不到……不能不承認吧？……你們自己斷不會如此打算吧？

方克 唉！起初的時候……

克羅克 這倒有點兒希奇……

伊惜多 無論什麼新發明，都有點兒希奇的……後來畢竟實現了……唉，我曉得反對我的人一定會說：「這些植物在我們這裏不會生長的」……好，我們等着瞧罷……（驕傲而殘酷的樣子。）我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件件都實現了……我希望發財……畢竟發財了……我希望得到這府第……畢竟得到了……現在我希望得到波士賚的產業……不久也一定到手的……至於我希望甘蔗在我們這裏生長……牠也一定生長的……是不是，賈洛是的呀……是的呀……這都是肥料的關係……我相信牠一定生長的……我便靠這種經濟的，科學的，人道的農學……去運動下屆的選舉

……你們看見嗎？所有我的地界內的牆壁上都貼着傳單……「伊惜多洛霞——社
會農學家，新殖民派，反教士派……」

洛霞夫人（尖聲） 六百張選舉票子……

伊惜多 你胡說些甚麼話？

洛霞夫人 我說，六百張選舉票子要花了六十萬佛郎，老是這樣的……（動氣）反教士

派嗎？……只要你害一場小病……「快，快……請一位修道院長來！」……（向克羅

克與方克）你們兩位不要聽他的話……教士們常常駕馭他呢……好罷，好罷……

六百張選舉票子……

伊惜多（格格地笑，把二客推到戲臺的後方。） 哈，哈哈，她真奇怪……她不曉得自已說的

是什麼話……她的話無意識的很……笑話，笑話……教士們……保皇黨……終有

一天他們要吃我的打哩……（晚飯的鐘響第一聲）……我們吃飯去罷……

（他再回到戲臺的前面，洛霞夫人夾着方克的臂膀，上階。）

洛霞夫人 我們有電話也是枉然……他請客……一味請客……不預先通知我……

伊惜多（夾着克羅克的臂膀……很可憐地說）你們應該原諒她……她不會見慣世

面……

（當是時，七個賓客，儀仗輝煌，一齊到了。）

第十齣

同上人物，（嗣後）地保與其妻，醫生與其妻，收稅官與其妻，退職之船長。

洛霞夫人（瞠目愕然）這些人來做什麼的？

伊惜多（以手擊額）呀，真的……這是從馬來古爾來的……我已經邀請過他們……

我不會告訴你嗎？

洛霞夫人（手足無措）你已經邀請他們嗎？

伊惜多 不錯，是的。

洛霞夫人 你全不思量一下……我是不能招待他們的……

伊惜多 噯唷，噯唷！

洛霞夫人（再下階。） 你想想看，我怎麼能夠給這許多人吃飯？

伊惜多 這是些選舉人……我的朋友……

（他連忙上前迎接諸賓客，很粗暴地一一握手。）

洛霞夫人（十分傷心。） 天啊！

（她呆呆地望着衆人走到她跟前。）

伊惜多（東西奔走招呼。） 我的親愛的醫生……我的親愛的地保……夫人們……

地保 我們到遲了一點兒，請恕罪。

伊惜多 不，不……還早得很……

地保之妻（向洛霞夫人。） 親愛的夫人，累您久候了。

醫生之妻 請您原諒……都是那公共馬車不好……走不快……

（伊惜多努力裝做有禮貌，東握一握手，西拍一拍肩，鬧個不了。）

伊惜多 喂，船長……你的筋骨痛……現在好了吧？

船長 請不要提起了！（他努力想要運用他的膝部。）唉，倒霉！

伊惜多 請你用「生兜」醫治好了……呀！我已經看見了軍務總長。

船長 事情怎樣了？

伊惜多 事情是這樣的……（拉那船長。經過那收稅官的前面。）呀，喂，我已經看見了財

政總長。

收稅官 事情怎樣了？

伊惜多 事情是這樣的……（又拉那收稅官。）

（那些女人們常在洛霞夫人旁邊奔走奉承。那收稅官與醫生同綠湘談話。正在人聲

嘈雜之中，方克與克羅克躲在一邊私語。）

克羅克 他原來是一個粗蠻的人……

方克 也許是罷。

克羅克 一個瘋子……我相信，我們要什麼都不會成功的了。

方克 說是容易的……這類的瘋子，我們也不該太大意了……您看他的眼睛……可怕

得很……

克羅克 算了罷。

方克 我們小心爲上計……我看見過許多這類的人……最危險不過……

克羅克 您一輩子也是沒有胆子的……

方克 您呢……您沒有眼睛……您仔細瞧他罷。

克羅克 一個人，用了金錢，還運動不到一個議員來做，這般不中用，我們還怕他嗎？

方克 運動做議員的時候不中用，同我們搗亂的時候卻中用呢。

克羅克 我真想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領。

伊惜多（在戲臺後方一羣人的當中。） 孟希公爵……一個可憐蟲……現在他的荷包

空了。(衆人皆笑。)

洛霞夫人(神色未定,向旁邊的人們說) 對不起……我們只有很淡薄的酒菜。

伊惜多(回到人叢裏) 一頓家常便飯……不要見怪。

醫生之妻 這裏的家常便飯已經好極了……

洛霞夫人 總還要……

伊惜多 好罷,好罷!夫人們到這裏來,並不爲的是吃飯……只爲的是陪你談談罷了。(綠

湘告別) 那麼,你不在這兒用飯嗎?

綠湘 謝謝罷,先生……

伊惜多 哈哈!我知道了。今天晚上……又想要鬧什麼風流事兒……您的年紀很輕,也怪

不得您……但是,好孩子,我的肥料的事情……千萬不要忘記……趕快給我好好地

辦妥了罷……(晚飯的鐘響第二聲) 我們扶這些夫人們吃飯去罷!

(跟班們很莊嚴地在階上兩邊排列着……大家很有禮貌地謙讓……作媚態。)

洛霞夫人（讓地保扶她上階。） 你相信嗎？我的丈夫有事情總不打電話先通知我……

地保 洛霞先生的事情太多了！

伊惜多（夾着地保之妻的臂膀，在收稅官的後面。那收稅官聽見伊惜多同他說話，他遂掉轉頭來。） 今天晚上小三色裏頭有一欄很好的文章……是批評種麥的。我勸您不妨看一看。（向地保之妻。）這文章是藍榜做的……這藍榜，您在這兒也看見過的……不是嗎？

地保之妻 藍榜先生嗎？……是不是那一位頭髮黃黃的，很奇怪的？

伊惜多 對了……

地保之妻 他是模仿比爾那的……（註一）

伊惜多 不錯……

地保之妻 他奏鋼琴……用腳……用鼻……是不是？

（註一）比爾那（Sarah Bernard）是十九世紀戲劇家。

伊惜多 什麼都用……一點兒不錯……他署名是巴西法爾……一個好少年……一個著名的經濟學者……

(他們走了。)

第十一齣

綠湘， (嗣後。) 姑爾曼， (再後。) 一個僕人，

(綠湘滯留在戲臺上。天色稍爲黑了一點兒……階臺上的火炬架亮了。他遙望着府第。正當要走的當兒，姑爾曼突然從階後的屋角出……奔向綠湘。)

姑爾曼 是你嗎？……(綠湘奔向姑爾曼) 畢竟是你來了……我以為他們可以一輩子不走的……(說着，上前擁抱。) 綠湘……我的親愛的綠湘……

綠湘 (緊抱姑爾曼) 我的小姑爾曼啊……剛纔我不看見你……我傷心得很……愁悶得很……把臉兒朝着我……好好地把臉兒朝着我罷……(撫她的頭。)……你

病了?

姑爾曼(頭偃着綠湘的肩,作憐狀。)不……不……

綠湘 你哭了?

姑爾曼 不……你信我的話罷……

綠湘 剛纔爲什麼你走開了?

姑爾曼 我忍無可忍了……我不由自主了……這類的把戲把我氣壞……這種生活把我殺死……我害羞……我着腦……我時時想要反抗……我看得這樣一個人家,每天,每一分鐘,縱使不犯罪,至少要做一兩件不講道理的事情……我忍無可忍了……

……(長嘆……)我忍無可忍了……

綠湘(四顧。)當心……恐怕人家會看見我們……聽見我們說話……

姑爾曼 唉,天啊!……怕人家聽見嗎?……有什麼要緊……於你有什么關係?(十分動氣)

……既然我們到了這個地步,怕甚麼?

綠湘（很和婉很溫柔。） 放靜些罷，我愛……我懇求你……

姑爾曼（越發震顫） 爲什麼……（半晌。）現在，你在這兒……真甜蜜啊……（她緊

摟着他，他拉她靠近石像，）好呀……（半晌。）你不曉得，你在這兒的時候，在我身邊的時候，擁抱着我的時候，我多麼舒服啊……你同我說話……你同我溫存……冰冷

的我也熱起來了……（半晌。）你瞧，我現在不動氣了，很安靜了……不愁了……快

活了……（半晌。）很……很快活……（哀求的語氣。）如果你願意的話……（更

懇切的語氣。）……唉，如果你願意……（眼怔怔地望着他……現出很深情的樣子。）

……綠湘……

綠湘 姑爾曼！

姑爾曼 請你把我從這一所屋子提拔出去罷……請你帶我走了罷……（綠湘作態。）

真的……真的……我哀求你，可憐我罷……我願意窮……同你在一塊兒窮……離

開這裏而窮，倒算是得了解放！

綠湘 當心，當心！

（一個僕人下階，給洛霞夫人找尋她所遺失了的東西……他在桌子上找着一件披肩，帶着走了……這時，姑爾曼與綠湘躲在樹林裏，那僕人走了之後，他們再出來，互相擁抱着從戲臺上橫走過，慢慢地，一聲不響地，像兩個影兒一般，走了。）

（幕閉）

第二幕

——次日上午——

佈景

一間路易十六式的小客廳，用古器佈置；卻有許多搭配不妥當的地方。後方的牆壁用古時的綢糊着……左邊一門開着，直通另一個客廳，那客廳也一樣地華麗。另有一門，可通伊惜多的辦事室。右邊有一個很高的窗子，下面是花園。廳中一張古式的，價值很貴的供案上，有一個熟泥塑的愛神，奉獻一朵玫瑰。這愛神太新式了，塑得很不自然。案上許多很精緻的古玩中間，堆着許多雜貨。左右邊的牆上，掛着古時的王子及教的皇肖像。又有一個伊惜多的全身肖像，旁邊兩盞反射燈映照著，非常當眼。

第一齣

(幕啓，姑爾曼坐在一張桌子前面。有心無意地把一本有插圖的書亂翻。一會兒，她站起來，走到窗前，抓耳搔腮地很不耐煩，似乎在等候一個人。總管方特奈自伊惜多的辦事室出，臂下夾着一隻小皮包。看見了姑爾曼，一聲不響地施了一禮，也不停步，逕向後方的門口走去。)

姑爾曼 方特奈先生……

總管 小姐……

姑爾曼 您是從我父親處來的？

總管 不錯，小姐……

姑爾曼 我以為他出去了？

總管 真的，他此刻剛走了……從走廊裏出去……大約是到馬棚裏去吧？

姑爾曼 今天早上他好嗎？

總管 很好……很快活……

姑爾曼 很快活……他不曾同您說什麼嗎？

總管 沒有什麼特別的話，小姐。他打了許久電話……談的是那兩個工程師的事情。後來我們又談論了些銀錢的事件……

（大家靜默了一會。）

姑爾曼 方特奈先生，您願意替我做一件事嗎？

總管 小姐說哪裏話？豈有不願意的道理？

姑爾曼 那園丁……余勒……已經離開了俄伯都府嗎？

總管 昨天晚上……

姑爾曼 他再也不回來了？

總管 我倒不是這麼想。明天一早，我的辦公房裏，如果沒有余勒來，那真出我意料之外了

……這些可憐的窮骨頭……我曉得他們……他們的反抗力延長不到一天以上……

姑爾曼（交一隻信封給那總管。）您願意把這一點兒錢轉交給他嗎？

總管 遵命，小姐。

姑爾曼 不必提起這錢是哪裏來的……

總管 便不提他，他也猜得着……

姑爾曼 您回宿舍去嗎？

總管 是的……

姑爾曼 我想要您告訴賈洛先生一聲，說我有話同他說。您不覺得太麻煩吧？

總管 一點兒不麻煩……

姑爾曼 我有些事情要請教於他。

總管 小姐，您曉得，我什麼事都願意替小姐效勞……

姑爾曼 謝謝您……（那總管施禮欲退。）方特奈先生……（停一停。）昨天晚上……

一場可恨的談話……（方特奈作手勢哀求她不必提起。）我現在特地向您請罪……

……（伸手給那總管。）

總管（大感動。） 唉！小姐……（他吻姑爾曼的手。當拿她的手時，皮包墜地，姑爾曼迅速

地替他拾起，遞給他。他吃吃地說。）……小……姐……小姐！……

姑爾曼 每人要輪着一次的……

總管 小姐……我當不起您的好心……我不會做人……幾乎不能生活了……社會上也不容留我了……幸虧我遇着您的父親……否則……不知變成怎樣了……到了

這裏……假使沒有小姐……我也不知變成怎樣了……（拭淚。）您不知道……

姑爾曼（和婉地打斷他的話頭。） 您是不幸的人……我所要知道您的只是這一點……

（方克與克羅克自大客廳的門過來。）

第二齣

姑爾曼，方克，克羅克，總管。

克羅克 小姐，請您原諒我們。

姑爾曼（有禮之中，帶幾分傲氣。） 先生們是找我父親來的嗎？

克羅克 是的……小姐。

姑爾曼 我父親出去了……

方克 我很喜歡，看見您的樣子，似乎昨天的貴體欠安，今天已經好了。

姑爾曼 是的，好了。（向總管。）……方特奈先生，煩您送兩位先生出去。

（他們出去了。）

第三齣

姑爾曼，（嗣後。）洛霞夫人，（再後。）一個僕人。

（姑爾曼仍舊抓耳搔腮地走來走去，十分不耐煩。——洛霞夫人穿着出門的衣服進

來……一本聖經在手。）

洛霞夫人（在門口） 喂，姑爾曼……你還不會打扮好嗎？

姑爾曼 打扮好？

洛霞夫人（入） 時間到了。

姑爾曼 什麼時間……

洛霞夫人 赴彌撒會的時間，你還不曉得嗎？……

（她坐在一張椅子上，把手套扣好。）

姑爾曼 我不赴彌撒會。

洛霞夫人 噯唷！……好……什麼新花樣？

姑爾曼 這也不新……也不是什麼花樣……我不赴彌撒會，因為我不高興去……

洛霞夫人 我們不去，你父親一定生氣的……這時候，他很希望我們不要錯過了彌撒會

……你曉得嗎？

姑爾曼 我不需要曉得我父親希望什麼，或不希望甚麼……我只曉得依照我的嗜好……

……今天早上，我的嗜好是在家裏閒坐……

洛霞夫人（失望的樣子。） 唉，你的舊脾氣又發了……

姑爾曼 既然我父親忽然喜歡彌撒會……爲什麼他自己不去呢？

洛霞夫人 因爲今年他是「反教士派」……所以他不去……只一層，他以爲我們赴彌撒會卻於他的企業他的選舉都有益，尤其是他的選舉……我想，也許沒有什麼大用處。但是，我們落得博他的歡心，去一去也不要緊。

姑爾曼 妙啊！……

洛霞夫人 這是政治上的……手段……

姑爾曼 好罷……我不管什麼政治上的手段……

洛霞夫人 再者，你藉此可以出去玩一玩……消遣消遣……你許久不曾出去消遣了……

姑爾曼（冷冷地。） 我不需要消遣……

洛霞夫人（愁容滿面地望着她的女兒。） 我的可憐的孩子……真的，我不曉得你……

最近以來……有了什麼心事……？但是，我相信總不是好的念頭……你近來很興奮，

很激烈，時時同我們尋仇……你不願意見一個人……每逢有人來的時候，你馬上躲開，給人家釘子碰……你想，我們快活不快活？……人家再也不能同你談話……你一開口就得罪人……還怪人家有時候生氣……我呢……我自問……我往往自問……你真的有點兒發瘋了不是？……好罷……告訴我罷……你到底怎麼樣呀？

姑爾曼 我並不怎麼樣……

洛霞夫人 你病了嗎？

姑爾曼 哪裏就病了……

洛霞夫人 如果你有什麼傷心的事情，明白地告訴我罷……（更親熱地。）我是你的母

親……無論如何……

姑爾曼（語氣不像先時冷淡。）我也沒有傷心的事情……

洛霞夫人 你真教我傷心啊！……好像是人家欺負你似的……拒絕你的任何的要求似的……你怨恨誰嗎？

姑爾曼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洛霞夫人 真真意料不到……你在這兒活像雁兒般自由……一往一來……要做什麼

便做什麼……像一個男子……且說今天早上……你還問我要了三百佛郎……我

依數給了你……我本來可以根究你的用途……但是……我卻一聲不問，無條件地

給了你……你看，世間有幾個母親能够像我這樣的……你想想看……三百佛郎的

數目不小了……你又慣向人家施恩……不值得施恩的人，你也只管給他們的錢……

……好，你還要怎樣？

姑爾曼 我什麼都不要……我哀求你……媽媽……不再說這個罷……

洛霞夫人 天呀，我不知前生造了什麼罪孽……我有兩個孩子……男的老是不在家……

……他只曉得給我受氣……女的呢，她的心老是向外的……我也不知道她想什麼，她

要什麼……她對於我，不曾有過一次笑容……不曾有過一回親熱……（長歎）有

錢又有什麼用處呢？……

姑爾曼 但是……媽媽……這不是我的錯處……

洛霞夫人 那麼，這是我的錯處，毫無疑義了……我曉得……唉，我曉得……我不是一個上流的婦人……不能像……賈洛與你一般……會談論些高超的話頭……

姑爾曼（聲氣頗促。） 媽媽……我求你不再說罷……

洛霞夫人 真的……我不曾受過這等的教育……我只是一個心直口快的婦人……（半晌。）我這樣的人，談話的時候，雖則不很出風頭……然而處世也許是我們佔便宜哩……

姑爾曼 媽媽……這都是毫無關係的話……

洛霞夫人 是的……也罷……唉，天啊！（站起來。）你打定主意了嗎？……不肯同我赴彌撒會去嗎？

姑爾曼 老實說……我寧願在家裏，不出去……

洛霞夫人（忽然耽心一件事。） 那麼……我應該叫人家另換一輛車……（按鈴。）你

看，因為你的怪脾氣……累得一家人為你起動……（一個僕人入）叫馬棚裏給我預備一輛舊車……只用一匹馬……

僕人 我正要來稟告夫人，夫人的車已經預備好了……

洛霞夫人 是那維多利亞車嗎？

僕人 是的……夫人……

洛霞夫人 用兩匹馬的嗎？

僕人 是的……夫人……

洛霞夫人 我不要這個……告訴馬棚裏給我預備一輛小車……一輛舊車……

僕人 遵命，夫人……

（僕人出）

姑爾曼 這麼一來，你會遲到了的……你到的時候，人家已經做了彌撒了……

洛霞夫人 我總還可以來得及……唉，我實在幹不來……我自己一個人……坐一輛維

多利亞車，用兩匹馬……我實在坐得不舒服……也許我是個傻瓜……但是，你有什麼法子想？……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裏頭，一定害羞起來……我至少要一個人陪着我……或好些包裹堆上我的身邊……我纔能够坐那大車……也罷……（半晌。）車既然不能即刻預備好，讓我吩咐幾件事情再去不遲……（沈思了一會。）我想，今天晚上，那兩位客不會再在這裏住了吧？

媞爾曼 我不曉得。

洛霞夫人 我實在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但是，他們似乎不是好人……

媞爾曼 別的賓客就好嗎？……我父親所帶來的人都是一樣的。

洛霞夫人 咄……什麼企業中人……管不了許多……假使我處在伊惜多的地位，我一定不肯信任他們。

媞爾曼 他們談到我父親的時候，也該有這麼一句話。

洛霞夫人 噯唷……噯唷……不要太兇了罷……你不肯同我接吻嗎？

姑爾曼 肯的，媽媽……

（她懶懶地同她母親接吻。）

洛霞夫人 唉，假使你願意的話……假使你那壞鬼的心腸願意的話……給我儘量地笑一場……給我開開心罷……（姑爾曼微笑，現出愁悶而被迫的樣子。）那三百佛郎呢……爲什麼用的……

姑爾曼 唉，媽媽……你已經允許不根究我的了……

洛霞夫人 好罷……好罷……（她預備出去，到了門口，又轉身。）我的祈禱書……（姑

爾曼在桌子上拿起祈禱書交給她母親。）……呀，如果你的弟弟回家的時候我不會

回來……你應該勸戒勸戒他……不曉得他今天又鬧了什麼事了……

姑爾曼 伊克沙維耶絕對不會信我的話……況且……他要做什麼便做什麼，用不着人

家管他。

洛霞夫人 也罷！（哀求的語氣。）你打扮一吓子罷……中飯的時候好見人……我想看

見你很漂亮……你答應我嗎？

姑爾曼 是了，媽媽。

洛霞夫人 很漂亮，叮！（她去了。）

第四齣

姑爾曼 一個小園丁。

（姑爾曼仍舊不耐煩地走來走去。一個小園丁來換花木，看見姑爾曼，躊躇不敢進。）
姑爾曼 進來……請進來罷……

小園丁 小姐……請恕罪……請原諒……今天早上我來得遲了一點兒……因為余勒
走了的緣故……（他把些新花木替換去了舊花木。把那愛神手捧着的一朵玫瑰也
換了。退後些，看放得正不正，現出欣賞的樣子。）這個真美麗啊！

姑爾曼 新園丁來了沒有？

小園丁 他正在搬家進府來呢……這是一條黑漢……滿嘴鬍鬚……好看極了……
(他繼續地工作。)今天早上,小姐您不會要花嗎？

姑爾曼 不要……謝謝您罷！

(小園丁工作完了,拿着那些舊花木,預備出去。綠湘入。)

小園丁 日安,賈洛先生。

綠湘 日安,我的好孩子！

(小園丁出。)

第五齣

姑爾曼 綠湘。

綠湘 (先讓那小園丁走開。) 你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吧？

姑爾曼 沒有……我只要見你……想要同你說話……今天早上，沒有什麼消息嗎？

綠湘 沒有……唉！（靜默一會子）

姑爾曼 綠湘，你明白嗎……總該打定一個主意纔好……今天就該決定……我們不能

在這游移不定的境况裏長久住下去……至少我是再也不能的了。

綠湘（愁容） 你還是天天受氣嗎？

姑爾曼 受氣……時時刻刻受氣……每天忍耐，每禮拜屈服……這是幸福……而在我

們看來，這正是不幸……不行……不行……先說，這種長久的忍耐，這種每日的誑語，

你也幹不來，我也幹不來……再者……我在這一家……心上受了重壓……現在再

也受不住了……老實對你說……綠湘……我們應該堂堂地做人……大着膽……

向青天白日的地方走去……當衆露出我們的真面目……

綠湘 我還要請求你……我哀戀你……千萬不要着急……只再等候幾天好了……你

已經看見了那些信……

姑爾曼 那些信……

綠湘 那些信裏頭包含有重要的預約……

姑爾曼 預約……

綠湘 我愛，我到底不能在最短期間內……即刻……找到一個地位……來安置你……

供給你的需要呀……

姑爾曼 地位嗎？我們犯不着在這兒呆等……該有的自然會有……我們到了什麼地方，自然在那裏有我們的地位……我們二人……獨自二人……你想，妙不妙？

綠湘 但是，明天……也許……

姑爾曼 明天……爲什麼明天爲什麼展期到明天呢？……不行……應該即刻辦完了纔

是……如果你愛我的話……

綠湘 還問我愛你不愛你！……

姑爾曼 好，那麼，聽我說……（握他的手。）今天一早，當我回到臥房裏的時候，竟沒有法

子睡得着……我的心太熱了……我的血太沸騰了……你的言語……你的溫存……
……你的甜吻……竟使我一刻不能獨居。我等到太陽完全升上了之後，下了樓去……
……走到田野間……又走到樹林裏……我走……一味走……這麼一來，我舒服多了……
……我的腦筋沈靜下來了……我只覺得全身浴在新鮮的愉快之中……我想你……
……想我們……想我們的廣漠的，離俗的撫愛……我摩挲着那霑露的樹枝，聯想到我們
……的愛情也和那樹一樣……我聞着那清香的花瓣，聯想到我們的愛情也和那花一樣
……後來……我慢慢地走回家裏來……心安了……快樂了……是的，差不多可以
……說是快樂了……忽然間，在樹林中的空地上，我一眼看見了俄伯都府，遠遠地直立在
……我的面前……於是我受了一個打擊，活像看見了死神似的……這是可怕的一刹那
……什麼怪現象都來了……我看見……很清楚地看見……這府第所隱藏的……
……所壓榨的……所殺害的……一一都在眼前……府第的旁邊……那樹林……那田
……野……那園子……那石子堆裏……處處藏着罪惡……沒有一根草，一塊小石頭，一

條小路，不是偷來的……就說我所踏着的地面……你想，這分明是我的地面了……而我耳邊所聽見的只有哭聲，眼前所看見的只有鮮血……我似乎覺得身邊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向我喝道：「女強盜……女強盜……所有我心中的愉快，突然變了痛苦……所有我心中的愛情，突然變了仇恨與反抗的心理……不行……不行……我再也不能够了……我再也不能够了……我相信此後我只有同你在一塊兒能夠生活……同你在一塊兒，我能夠忍耐一切……綠湘，如果我還住在這兒，結果也許我連你也恨起來……」

綠湘 那麼……你想要走嗎？

姑爾曼（用力地說。） 是啊……唉，是啊……

綠湘 我們向哪裏去呢？

姑爾曼 無論哪裏都行……

綠湘 我們怎樣生活呢？

姑爾曼 我不能工作嗎？……我有的是氣力……我有的是自由的意志與求幸福的願

望……

綠湘 工作嗎？……你相信你找得到工作嗎？唉，我的親愛的姑爾曼，你相信我的話罷……

我認識世界的真相……我曾經在千辛萬苦的境况裏掙扎過來……這種地方，我幾乎一跌不起，我勸你不要把我再推到苦海裏去罷……窮苦的境地最是不堪設想的……有時候，人們因此斷送了性命……最常見的，乃是因此失了自負心，失了認識力……還有更可悲的，乃是因此失了愛情……在那愁雲慘淡之中，還容許人們談愛情嗎？……你不要說你有的是氣力……我也有的是氣力……有的是聰明……有的是技藝……有的是百折不撓的毅力……總而言之，應有盡有……而我卻找不到工作……三年之間……我敲遍了千門萬戶，竟沒有一門是半開的……說來你也難相信……而事實卻是如此……奈何奈何……

姑爾曼 可憐的孩子！

綠湘 爲着不願意餓死——請你聽清楚，「餓死」……我竟不得不承受了些低首下心的事業……甚至於妥協到問心有愧爲止……唉，我還不會同你敘述過我這一段生涯哩！……你曉得：我是一個男人……換句話說，我是社會上的佔有特殊權利者……社會對於男人，特別優待，特別保護，無論哪一種職業都可以做……無論哪一種活動都可以參加……至於你呢……你是一個女人……社會不認識你……

姑爾曼 你沒有一點兒自信心……現在我們兩個人越發可以共同奮鬥……

綠湘 兩個人……越發可以加倍受苦……要受兩次的屈服……我因此越發膽子小……越發不得不謹慎……

姑爾曼 我倒不然……我因此越發膽子大……越發覺得有希望……

綠湘 我愛……你這般興奮，越發使我怕起來……今日……你的心靈，你的生活，都是我一肩擔承……因此，我的責任是使你曉得生活的真相，不該把夢裏的生活來騙你……你的性情太熱烈了，太勇敢了……老是傾向於絕對……實則生活裏卻是沒有

「絕對」的……

姑爾曼 既然有絕對的痛苦，有絕對的罪惡……我想也許有絕對的幸福……有絕對的

清白……

綠湘 都是沒有絕對的，你不要弄錯了……

姑爾曼 愛情呢？有沒有絕對的愛情？

綠湘 唉……

姑爾曼 那麼……你是沒有愛情的人了……你是不愛我的了……否則……愛情裏頭

有盲目的，至高無上的信仰，可以制勝一切，你爲什麼沒有這種信仰呢？……

綠湘 我哪裏沒有愛情呢？……我愛你……世界上只有你在我的心頭……

姑爾曼 好，那麼，不要爭了……要了我罷……帶我走罷……真生活……只有愛情在靈

魂裏所創造的纔是真生活……別的都不算數……

綠湘 別的……卻是整個的生活……真也好，假也好，正是你所謂的假生活可以把我們

弄得粉骨碎身……我還不要緊，我有了習慣了……然而你呢？……正因為我對你的愛情太熱烈了，太深切了，太不可磨滅了……所以我只願永遠保存着你的幸福……不肯像賭錢般地把你的幸福去下最後的一注……你這種勇而無謀的計畫，我不得不反對你……

姑爾曼 也罷，也罷！

綠湘 你信我不過嗎？

姑爾曼 不是的……唉，不是的……只一層……你老是前後顧慮，不愧是一個男人，一個學者……我呢……我的話是婦人的整個的赤心的披露……我說你纔是做夢，是陷入非非……我卻是順着自然，走的是生活的大路……也罷……依你的意見……你想要怎麼辦？……

綠湘 等一等再說……

姑爾曼 也罷……假使你所等待的事情不成功……永遠不成功……又怎麼樣？

綠湘 不會不成功的……

姑爾曼 可又來！剛纔你不是自己怕起來嗎？也罷，你就相信這個罷……（綠湘不作聲。）

你分明曉得……（半晌）不……你還有別的意思不會說出來……我感覺到……這幾天以來……你的態度……你的言語……都不同了……你不肯說，讓我來說穿了罷……

綠湘 我絕對沒有別的意思……你相信我的話罷……

姑爾曼 有我的父親……你顧忌我的父親……

綠湘 不是顧忌你的父親……也許可以說是顧忌我自己……

姑爾曼 還不是一樣嗎？……先說，假使你要顧忌我的父親，也不該在此時顧忌……再者，老實說，顧忌伊惜多洛霞做什麼？……你不是捨不得這裏的繁華吧？……

綠湘 我受他的恩德不淺。

姑爾曼（聳肩） 像方特奈先生一樣……他把我父親當做聖人……當做人類的恩主

……我死也不肯相信這類糊塗話……

綠湘 不要嘲笑罷。他曾經把我從窮苦裏救了出來……我在力竭聲嘶的時候，幸虧他向我伸一伸手……

姑爾曼 他伸手救你嗎？……無非爲的是把你向卑汙的境界再推進一重……利用你的聰明……利用你的智識……利用你的品行……嚴格說……他連利用的資格還够不上哩……這算是一種無禮的欺騙……像你自己所說的……「假面具」……

綠湘（愁容。） 唉！我有時候驕傲起來，說過這麼一句話……其實這種驕傲是很不好的……

姑爾曼（堅強地。） 老實告訴你……我呢，我不願意……我愛上了一個人，我便爲他而自負……我不願意人家觸犯他……高壓他……（半晌。）我們互相親愛，是我們自己的事情，用得着別人的同意嗎？用得着當衆宣誓嗎？用得着簽字蓋章嗎？……我在這一家裏，天天看見我父親立約，宣誓，簽字……後來，他自己所立的約還不是自己違背

了嗎？……所宣的誓還不是自己否認了嗎？……（不像先時勢兒。）再說我自己……他不曾把我從窮苦裏救出來嗎？……他不曾向我伸過手嗎？……

綠湘（很痛心，很親熱地說。）我的親愛的姑爾曼，請你好好地了解我的話罷……你反對你的父親，我不願意替他辯護……你也許有道理……而且，愛他不愛他，是你的自由權……既然你爲他而痛苦，那麼，你不愛他也是應該的……但是，在你不愛他的時候，同時儘可以不必太苛刻地批評他吧？……

姑爾曼 我的批評的程度是依照着我的仇恨的程度的……我自己也沒法想……（綠湘作態。）你怎麼樣了？

綠湘 你說這話，令我傷心得很……

姑爾曼 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綠湘 你很相信你自已對於你的父親有正確的認識嗎？……你以爲他所做的事情，他自已都該負責任嗎？……

姑爾曼 假使我父親只是一個瘋子，我還忍受得住……我可以愛他，我可以想法子醫治他……然而……他並不是瘋子……你看，他這樣一個人……做事這樣有把握……

那怕他亂來的時候還不至於失足……他在他的無理的行為當中卻做得非常的合邏輯……這樣一個人……還是瘋子嗎？

綠湘 我的可憐的姑爾曼！……（他把她拉近身來，撫她的頭，很溫柔地說。）好一副頑強的頭腦……唉，假使我能够替你另換一副，使你的度量大些，使你的慈悲心增加些，豈不是好……假使我能够……（吻她的額。）在這裏頭……放進了一種對於生活有較真的認識的感覺……（怔怔地望着她，良久。）與其說你是爲你的父親而痛苦，倒不如說你爲自己而痛苦……

姑爾曼 不對……不對……

綠湘 怎麼不對呢？……你所以痛苦者，因爲你自己做了超人之夢……依你的想像，以爲世上有絕對的公道，這麼一來，將來真免不了痛苦……你相信我的話罷……我自己

呢，我也不是一个聖人……我也和衆人一般……是「好」與「壞」的混合物……也許壞的成分還比好的成分多……將來……有一天……你發覺了我不過是一個人……一個地球上的平常的人……並不是你平日所夢想的偶像……誰敢擔保你不反而恨我呢？……到那時候……不知你又變成怎樣了？

姑爾曼 不要說這種呆話罷……

綠湘 不是呆話，這是人類的事實……你在你的家裏所聞所見的事，將來你在外邊也可以聽得到，見得到……也許是形式上，強度上，稍爲有點兒不同……人心的輪廓稍爲有點兒不同……然而人心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大分別……可憐的人類的心腸，總有牠的慾望，牠的興趣，牠的熱情……牠的矛盾的思想……牠的罪惡……是的，還有窮苦的宿命……所以我們對於這種人類的心腸，不該仇恨，而該覺得可憐……普通的人不曉得……在最墮落的人的靈魂裏……在最大的罪惡裏……依明眼的人看來……往往有一道小光芒……這一道小光芒便值得可憐了……

姑爾曼 可憐嗎？……正因為我的慈悲心重，所以我的仇恨心也重……（綠湘輕輕地掙

脫身子，姑爾曼把他再攬住。）愛唷，愛唷……親熱一點兒罷……再來罷……（半响

……興奮地說。）我爲着顧全我與我的父母的廉恥的緣故，許多話不會盡情告訴你

……其實我錯了……大凡兩個人真的相愛了之後，該把二人間一切所有的都歸共

有……有快樂，二人同享……有痛苦，二人同受……有羞恥，也該二人都曉得……你

知道了我的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會知道我的生活的全部……換句話說，你不會知道

我的內的生活，祕密的生活……好，現在讓你知道罷……實在值得告訴你，你靜聽

罷……先說我的母親……她實在不算什麼……也不是壞心腸的人……她自以爲

她愛我……但是，她自己不覺得，她的心……因爲天天看見了些壞榜樣，養成了些壞

習慣，她的心漸漸變硬了……她有錢，也不曉得怎樣用錢，而她所有的一點兒良心，卻

在金錢堆裏埋沒了……她說她愛我，而她所爲我打算的事情都是很鄙俗的，很醜陋

的，與愛情的路不知離開幾千萬里……所以我雖則千思萬想，努力想要把她認爲一

個母親……認爲我的母親……然而……結果我還是覺得做不起她的女兒……

綠湘 你對於她，太苛求了……

姑爾曼（有幾分急躁。） 爲什麼你這樣同我開玩笑呢？……爲什麼你這樣惹我生氣呢？

……我對於她有什麼苛求？……我只要她不時笑一笑……興奮一吓子……還要求她有信任心……有良心……是的……我要求她有良心！這真是太苛求了嗎？真的嗎？……只因爲你不曾真的認識她……所以你這樣說……其實，她是一個女人，本來該小氣了一點兒——你看，我還原諒她呢。還說我苛求——但是，我並不是要她很寬宏大量地去施什麼恩，我只希望她行一些小小的善事，把我父親隨處害人的事情設法銷除了一兩件。這是她所辦得到的事，而她卻從來沒有辦過……她未嘗不覺得慚愧……未嘗不覺得他的陰謀詭計太毒了……未嘗不覺得他的貪心太厲害了……但是，她雖則不時稍爲嗟怨了兩聲……不時稍爲反抗了兩句……到底自以爲應該盡婦道，往往幫他說好話，替他做壞事……甚至於火上加油……（更悲苦地。）我所以

責備她者……並不是因為她不愛我……卻是我不能愛她……唉！誰不想愛自己的母親？……我實在沒奈何了！……

綠湘 我的親愛的姑爾曼，依你的話說起來，你的母親非但不是可惡的人，卻是一個令人感動的人了……你該曉得，人們的德行感動人心，還比不上人們的弱點感動人心更來得厲害……甚至於有時候，人們做了很可笑的事情，越發值得人家可憐……你說我不會真的認識你的母親，其實我何嘗不認識她呢？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沒有了解的能力……沒有判斷的能力……她雖則有錢，自己不會享受過有錢人的福份……她是莫名其妙的人……只就她的能力做去……

姑爾曼（顫戰。）我的父親呢？……他也是就他的能力做去嗎？……他拐帶……他敲竹槓……他操縱金融……他借營商的名義去偷騙人家……他謀財害命……這就是他的歷史了！

綠湘 你所看見的只是壞處……你不知道壞的方面的旁邊往往有好的方面……你的

父親雖則是這樣可怕的人……然而他卻做了些大事情……

姑爾曼 我不管……他做他的大事情，與我有什麼相干？……唉！讓我說個痛快罷……今

天我要在你跟前把所有的一切我的心中的積恨都吐了出來纔罷……等到我說完了之後，也許你會了解了——也許你會因此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在這兩個人中間生長的……卻只算是一個孤兒……一個路人……還比不上家裏的一隻豬或狗……我們的家……巴黎的公館……這裏的府第……你看見的，是不是？你看見我在裏頭，是不是？……這只算是人間的地獄……我沒有一次看見過不着驚的眼色與很歡喜的面容……我沒有一次聽見過溫和的言語與快樂的歌笑……這裏有的只是匆忙的神氣……狂亂的舉動……假裝的微笑……這裏發生的只是些罪惡……許多面生的人不住地到來……後來卻是一去不返……像昨天那兩個呆子……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裏來的……但是，我料定今天晚上他們走的時候，假使他們有財產，包管他們破產；假使他們有名譽，包管他們喪失了名譽。（半晌——聲調更苦。）有時候，

他們是些從犯，但是，最普通的卻只是些犧牲者……這一班人真可憐……尤其是經過我父親的口敘述過，越發使我心中感受非常的痛苦……因為……每天吃晚飯的時候，當着外人與自家人的面前，他還敘述他的手段……看他那種幸災樂禍的神氣……那種兇手的冷笑……竟告訴我們……怎樣騙了某甲的錢……怎樣騙了某乙的貨……又怎樣破壞了某丙的名譽……你還責備我，說我沒有慈悲心……其實這可詛咒的幾年以來，我每次從馬路走過，看見了帶孝的婦人與兒童的時候，便忍不住自己說道：「這說不定也是我們的罪過啊！」我每次看見人家哭，便忍不住自己說道：「這說不定也是我們弄到他哭的啊！」

綠湘（深悲。） 爲什麼你甘心這樣自尋煩惱呀……

姑爾曼 不幸得很……卻報應在我身上……那銀行家杜芳的事件，你聽見說過嗎？

綠湘 我聽見說過的。

姑爾曼 你曉得他爲什麼死了的？

綠湘 聽說是他自殺了的……

姑爾曼 他爲我們而自殺了的……（綠湘愕然。）是的，他爲我們而自殺了的……這一場慘劇的情節，我不能很詳細地報告你……我是個女子，我不懂得商家的事情……但是，我把我所懂得的一點告訴你……我把我所發覺的，巴黎馬路上的人們唧唧喳喳地談論的……都告訴了你罷……報紙是靠不住的……巴黎的報館都與我父親是一個鼻孔出氣的……再者，大約我父親已經買了他們的口舌了……

（姑爾曼的聲音發顫——而色漸漸地越發現出痛苦的樣子。）

綠湘 我的親愛的姑爾曼……你的一切的回憶都使你難過……你的手發燒了……我覺得你的聲音也哽咽了……我哀求你，不再說罷！

姑爾曼 不……不……我非但不覺得難過，倒反覺得好過些……這樣一來，倒使我周身鬆快……活像一根魚骨頭梗在喉嚨裏，吐了出來纔得舒服……（再敘述。）其初是杜芳快要破產了，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來請教於我的父親，求他打救……他們二人中

開有什麼交易？我不知道。他們二人中間有什麼秘密？我也莫名其妙……我所曉得的乃是：我父親空口許可救他，卻要他寄託——聽清楚，只是「寄託」……卻要他寄託他的銀行裏剩下的一切股票在我們家裏……幾天之後，這些股票一起賣給證券交易所……於是真的破產來了。鈔票不通用了，銀行倒閉了……杜芳的屋子也完了……

……杜芳面色晦黑，神經錯亂，跑到我父親這邊來……要求他……恐嚇他……後來甚至於跪下來哀懇他。杜芳說：「這是一樁罪惡。」我父親說：「這是我的權利。」杜芳說：「這麼一來，您弄到我破產了。」我父親說：「這麼一來，我纔可以免致破產。」杜芳說：「我家裏有妻有子。」我父親說：「我家裏也有妻有子。」杜芳說：「您這麼辦，簡直是強迫我自殺了。」我父親說：「我不管。」……於是杜芳回家之後便服毒自殺……他自殺不自殺，誰去管他？錢卻不可不要的……

綠湘 說來真嚇煞人……但是，杜芳自己也是一個騙子呀……

姑爾曼 但是，他是一個弱者……一個不幸者……一個被征服者……唉！綠湘！

綠湘 這也許是人家傳錯了吧！

姑爾曼 不要胡說！……這是真的……我自己去看杜芳夫人……她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我跪在她跟前……我們兩人同聲哭起來……杜芳不算數，還有其他的……其他的人們……現在你還覺得我沒有批評我的父親的權利嗎？……（綠湘不作聲。）我所以要離開這一所房子者，因為這裏頭……一隻磚，一塊土，無非是把人家的血淚換得來的……現在你懂了吧？（綠湘不作聲。）從前我說我的父母從來是不睬我的……其實我錯了……他們正是把我當做寶貝哩……我的父親做夢也夢見把我嫁出去……要不是賣很高的價錢，便是訂很便宜的條約……在他的投機事業裏，依照他的主顧的嗜好，時而把我當做甘餌，時而把我當做找頭……總求於他自己有益……在他的眼裏看來，我並不是一個人，只是他的投機事業裏的一種價值隨時變換的東西……有時候，他把我看的賤得很，他的生意交涉停妥之後，還把我加上，活像一個屠夫賣肉，稱了半基羅的肉給人家之後，還稍為加上一些碎肉……你敢擔

保他此刻不正在把我當做甘餌來引誘方克或克羅克嗎？……是的！……我相信！……

綠湘

我愛你的熱情把你的心竅蒙蔽了……世界上人人對於婚姻都存這一種觀念，爲什麼你單獨地責備你的父親呢？……神聖的愛情的結合，偏要訂立契約，加上了印花；固然有些人辦得文明些，有些人辦得野蠻些；有些人辦得大方些，有些人辦得卑鄙些；總之，還不是一樣可恨嗎？……好，不結婚便不成爲戀愛嗎？……你剛纔也說過……結婚不結婚，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的愛情是純潔的，自由的……我們二人是互相贈與的……你不要我的家財，我不要你的嫁奩；我要的是「你」，你要的是「我」……

綠湘

我可以忘記了的……如果你要我忘記，我就可以忘記了……我早就想要告訴

你……我非但不一定反抗這種生活，還有承受這種生活的可能……假使一個人無所依靠，沒有友誼，沒有興奮劑，匹馬單槍，雖說奮鬥，終久有疲倦的一天……看見他們的榜樣，染到他們的習慣，要學壞了也不難……我在這種環境裏，看慣了羞恥的事情

與罪惡的事情，不難一天一天的墮落……伊克沙維耶，不是一下子就墮落了嗎？我也儘可以不知不覺地跟着他們走啊……到底我怎樣避免了這傳染症的？我自己也很明白……但是我想：起初是憑着反抗的豪氣……其後卻是憑着愛情……也不知是什麼鬼神啓示，我竟能反抗到現在……唉！綠湘，我還不會告訴你……曾經有過好幾次，當我心中作嘔的時候，當我想要報復的時候，當我想入非非，要丟他們的臉皮的時候，我恨不得把自己贈給一個馬夫或一個廚子去呢！……

（她的聲音變壞了，喉嚨塞了。）

綠湘 姑爾曼！……（很熱烈捻着她的手。）姑爾曼！住口……不說這個罷……千萬不要說……這不是真的！

姑爾曼 你看，所有一切經過我們家裏的人，他們裏頭，淫蕩的人也有，邪道的人也有，但是，還不像我家的人卑鄙哩！……

（說罷，哭。）

綠湘 姑爾曼……姑爾曼……我哀求你，不再說罷！……你的信仰……你的直道……你

的寬洪大量……你的激烈而純潔的心情，你的愛自由，愛公平的熱望……以及你的痛苦……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愛你的真原因，至於你的美貌還在其次哩……剛纔我發抖，不願意走，也是因此之故……也罷……算了……我們走就是了……你要什麼時候走便什麼時候走……如果你要今天走，就走……

姑爾曼 是的……是的……但是不要像偷兒般偷偷摸摸的……我們走，該在衆人面前走……頭要昂……心要定！……

綠湘 是的……

姑爾曼 我的親愛的綠湘，你讓我一人辦去罷……我曉得你總免不了有幾分顧忌……我呢，我無所顧忌，所以該是我一人擔承……我愛，你回公事房裏罷。帳目要算得清清楚楚，帳簿要擺得齊齊整整，我不願意我父親在這上頭找得出一句話來罵你……吻我罷，緊緊地擁抱着我罷。（二人擁抱。）好，包你不會後悔的……我們離了這一家，獨

自二人在一塊兒的時候，你看，我一定變得很快活……你天天罵我愁眉不展的，到那時節，你再也不會看見我蹙一蹙眉毛……那時節，你愛我，我愛你……將來你看，我們多麼幸福啊……

綠湘 是的……將來我們一定很幸福……如果你不希望我們的幸福比生活高……比我們高……

姑爾曼 沒良心……（半晌。）我們的幸福，是要很費你的力量去苦苦地尋找得來的嗎？……（半晌。）你有沒有錢呢？……

綠湘（難爲情。）現在……我有的……還可以够用……到巴黎之後，我再想法子，總可以拿到一點兒錢……

姑爾曼 去罷！……去罷！……可憐的孩子！千萬不要離開這府第！
（綠湘出。姑爾曼眼送着他，面有喜色。）

第六齣

姑爾曼，（嗣後）一個男僕，（再後）玉荔——房中女僕。

（綠湘去後，姑爾曼按鈴。——一個男僕入。）

姑爾曼 煩您去對玉荔說，叫她即刻到這兒來同我說話。

（男僕出。——姑爾曼在房中走來走去。——在瓶中拿起一枝花來聞牠的香氣……

又憑窗而望。——玉荔入。）

姑爾曼 玉荔……您替我預備一隻大箱子……把我的內衣……我的長袍……我的日

常需要的東西……都收拾好了等候着……

玉荔 是，是，小姐。

姑爾曼（思忖良久，忽然決定。）我的首飾也要……所有我的寶貴的首飾都要……

玉荔 是，是，小姐……（半晌。）小姐旅行去嗎！

姑爾曼 我不曉得……

玉荔 那麼……小姐是長行的了？……

姑爾曼 爲什麼您問我這話……玉荔……

玉荔 唉！因爲……

姑爾曼 無論對誰，不許提起半個字……

玉荔 我呢……小姐……

姑爾曼（望了玉荔許久。） 我的好孩子，去罷……

（玉荔出。）

第七齣

姑爾曼，（嗣後）伊惜多，方克，克羅克。

（姑爾曼剛要出去，伊惜多，方克與克羅克入。）

伊惜多 奇了……姑爾曼，這是你嗎……那麼，你不赴彌撒會去嗎！

姑爾曼 不……剛纔我只同賈洛先生在一塊兒……

伊惜多 同賈洛在一塊兒嗎？

姑爾曼 是的……

伊惜多（四顧） 現在呢，他哪裏去了？

姑爾曼 他回去了……

伊惜多 他是想要來看我的嗎？

姑爾曼 絕對不是的……

伊惜多 那麼，剛纔他來這兒幹甚麼？

姑爾曼（半晌）——很傲地望着她父親。——等一會兒你就曉得了！……

（他急步走出）

第八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姑爾曼）（嗣後）一個僕人。

伊惜多（眼送着姑爾曼走了。）有幾分奇怪……有幾分……（自打其額。）這是一個

美女子，不是嗎？……誰娶到她，真是福氣不小！……（向方克。）你結過婚沒有？

方克 唉！不幸得很！

伊惜多（向克羅克。）你呢？……

克羅克 我也與方克一樣……

伊惜多 好……我的孩子們……這也不是什麼大事情……只算你們福氣小一點兒就是了……好，我們還是工作要緊……

（一個僕人入。）

僕人 老爺，有人打電話來。

伊惜多 誰打來的？……

僕人 從小三色報館打來的，老爺。

伊惜多 見鬼！……巧得很……（向方克與克羅克。）稍爲等一等……（向僕人。）你呢，

你去把波托（註一）拿來……

僕人 什麼波托？……（望着方克與克羅克）生意的波托嗎？

伊惜多 傻瓜……波托酒……還拿些香烟來……

僕人 老爺您是知道的，我沒有香烟櫃子的鑰匙……這是夫人……

伊惜多（暗推那僕人。）這是夫人……這是夫人……傻瓜，誰問你要東西了？……你所

偷我的香烟呢流氓！……去罷……快……快……

（他推僕人——僕人出——伊惜多從左邊的門走進他的辦公室去了。）

第九齣

方克，
克羅克。

（他們在廳裏走來走去，現出煩躁的樣子。）

（註一）波托（Porto）是葡萄牙的美酒。

方克（十分煩躁。）今天早上，我的心不定得很……我覺得所有我的方法似乎都靠不住……還有什麼法子想呢？……我實在不能自信了……

克羅克 我不懂您的話……您聽我說，這只是一個呆子……

方克（指左門。）不要說得這般高聲……假使他是一個呆子，便不會賺得這麼多的錢了……

克羅克 他只是一個木偶……您看他種甘蔗便知道了。

方克 這個您不能說他……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您記得嗎？他敘述他的鐵路事業的歷史的時候，說得多麼有條理，多麼有口才……從此可以看見他辦這一件事是多麼妙的手段啊！

克羅克 這不過碰機會罷了。

方克 您這樣固執，我實在怕您……您聽我說，他這人，對於他的企業，對於他的時間，實在是一個有本領的人……我們小心為第一……大家再商量一次罷……

克羅克（不耐煩。） 那麼，這是第七次了……

方克 您以為我們工程上的預算，可以承認給他知道嗎？……也許這是很危險的呀，這麼一來，他會把我們當做兩個賊。

克羅克 不……他會把我們當做兩個狡猾的人……我們總該哄騙他……總該使他知道我們有能力做甚麼事情……

方克 好……真的，也許這麼辦好些……但是，與那些建築師接洽的利益呢？

克羅克 他哪裏會想到這一層？

方克 假使他想到呢？

克羅克 固執鬼！……假使他問我的時候，我可以否認有利益的呀……

方克 您否認嗎？……您否認嗎？……唉！我哀求您……在那戰線內的電廠的地基問題上，您千萬不要太爭執……我曉得你的怪脾氣……往往是說這般的建築怎樣難辦……

克羅克 您隨我辦去罷……看您這般像煞有介事，似乎這計畫原是你所發明的……

方克 這是一個弱點……他馬上就會猜中了我們是無能力的……

克羅克 好，那麼……我們再辯論罷……

方克 我所怕的就在這一點……我再向您說明一句，他真是一個魔王……至於鋁的問題呢？

克羅克 這問題，我們不能不向他提起，因為這是這事情的重要的原素……這可以牽引他……

方克（搔頭。） 毫無疑義……

克羅克 從另一方面說……總該留一些東西在他家裏的……

方克（用力地說。） 留的越少越好……

克羅克 自然……但是，多少總要些……

方克 總之……最多不過是把我的執照留下……

克羅克（聳肩，很滑稽地。） 您的執照嗎……唉……

方克 是的，我的執照……我還不肯白給了他的，您信我的話罷……

克羅克 說得好！

方克 關於薪水的問題……千萬不要讓步……

克羅克（討厭。） 是了……人家曉得了……

方克 現在您說：「是了，人家曉得了……」但是，到了最後一刻，您總免不了要讓步的……

……尤其是千萬不要吐露出姓名與地址……都該保留着，放在契約裏去……因為那時候洛霞纔不能夠改口。

克羅克（討厭。） 是了……曉得了……（半晌。）再者，您不要時時刻刻說話……您一

開口就氣煞人……最明瞭的事情也給您說得一塌糊塗……

方克 自然要說話啦……不說話怎樣行呢……

克羅克 不見得時時刻刻要說話……

方克 依您說……我是一個呆了……

克羅克 住口……他來了。

(他們假裝很安靜的態度，指手畫腳地望着伊惜多的肖像。伊惜多入，面有喜色，拍手)

第十齣

伊惜多， 克羅克， 方克， (嗣後) 一個僕人。

伊惜多 (看見他們在瞻仰他的肖像。) 好朋友，這是一個「波那」……像大總統的肖像一樣……等一等……等一等……(他把那兩盞反射燈放亮了。退後幾步，仔細地看。) 看罷！……這裏……你們以為如何？

方克 美極了……堂皇極了！

克羅克 而且多麼相似啊！

伊惜多 (拍克羅克的肩。) 三萬五千佛郎，老伙計……這還不錯，好……再看這

波托……(同時，一個僕人捧着托盤進來。) 呀，這倒不算不幸……你倒花了不少的

時間……（看瓶子。）這波托酒好不好？（那僕人把酒擺在桌上。）把門關上……
我在這裏，無論誰來，我也不見……除非我的兒子來時，便讓他進來。（那僕人出，把兩扇門帶上。）呀，我們可以安安靜靜地談話了……（斟酒。）好朋友，請了……（他們喝酒。）

方克（嘗酒味。） 妙啊，妙啊！……

伊惜多（拍方克的肩。） 一千八百零四年的……這還不錯，叮？（把杯子放在托盤上。）
好，此刻我靜聽你們說話……（克羅克站起來，背靠着火櫥，像一個演說人的態度。）
你就是演說的人嗎？

克羅克 如果您許可的話。

伊惜多 好，說罷！……不在咬文嚼字，叮？……而且越簡單越好。

（他躺在靠背椅上，頭仰着，腳蹺着。方克坐在寫字檯之一角。克羅克在他的皮包裹取出幾張紙擺在他的面前，預備說話。）

克羅克 洛霞先生，您對於歐洲的工業的新運動是很明瞭的，我想您一定知道將來的工業完全屬於電氣……瑞士……德國……

伊惜多（不動） 略過去罷……普通的理論不必談罷……我們今天又不是行什麼開幕禮……用不着你演說……只三言兩語說完就算了，如果你能夠的話……

克羅克 那麼我就很簡單地說罷……我們應該把一個模範工廠贈給法蘭西，像瑞士與

德國的一樣……

伊惜多 用不着拉上了瑞士與德國……快直說了罷……

克羅克 而且更重要些……更偉大些……

伊惜多 多麼嘮叨啊！

克羅克 我敢說，我今天光榮得很，能够把一件一舉兩得的大事業介紹給您去做……第一，這是愛國的事業……

伊惜多 一切的企業都是愛國的事業……人人知道的了……

克羅克 第二，這是很能夠賺錢的事業……

伊惜多 這個嗎？……等着瞧罷！……

克羅克（已經有點兒受窘，開始思索語句。） 既然我對您這麼一個內行的人說話，我用不着把電氣的益處一一地告訴您了……

伊惜多 用不着……用不着……

克羅克 何況這又是很容易懂的……只兩個字可以包括了，「一切」……有了電氣，一切都可以做……這是利用電氣的牽引力……

伊惜多 略過去罷……略過去罷……

克羅克（有幾分忙亂。） 再者，您將要向我說……

伊惜多 我什麼也不說……歸到本題罷……你們有一個二萬匹馬力的電廠……我是曉得的……但是，這電廠在哪裏呢？

克羅克 且慢，讓我把些大綱告訴了您……然後我們再談到那些細目……

伊惜多 算了罷……算了罷……只不要是空中樓閣就好……（說罷，冷笑。）

克羅克 這一間極好的電廠……是在一個山上……離一個工業發達，人口很多的大城市只有二十六基羅米突的路程……這電廠的條約……請注意……這條約是與煤氣公司訂立的，三年滿期……現在換了一個新董事……爲人很聰明……很曉得促進社會的文化……

伊惜多 你不要替那些董事們吹牛……我懂得他們……

克羅克 這董事只希望同我們接洽……

伊惜多 問題在乎多要兩個暗錢……這個我明白了……往後呢？……

克羅克 又有三個溫泉的地方……很重要……很合地位……都在電廠的「開採田」

上……這上頭，共有九十二間大旅館……最後，我該提起這企業的例外的利益，便是鄰近的土地都有很多的鉛質……隨處都是鑛苗……很熱，很強……我們可以在那邊建設一間鉛鑛工廠……同德國競爭一下……

伊惜多 好，好……曉得了……

方克 這是計算不清的利益……

伊惜多 是嗎？……那麼，我們暫且不要計算罷……（他站起來……兩手在衣裾後交叉

着，走來走去。）這電廠……是你們的嗎？……

克羅克（猶豫一會） 自然是的……

伊惜多 我覺得奇怪……

方克 爲什麼這裏頭有什麼可怪的嗎？

伊惜多 我覺得如此……你們真的是那電廠的主人嗎？……

克羅克 是的……我將要告訴您……

伊惜多 你將要告訴我，說你們不是那電廠的主人……

克羅克 不是主人，也像主人一樣了……我們已經得到他的許可，賣給我們……

伊惜多 哦一個「他」？

克羅克 自然是那電廠的主人啦……

伊惜多 你又說你們自己是那電廠的主人……（冷笑。）好朋友，你們聽我說，你們兩位待我都很好……我呢，我當然是一個傻瓜……你們所貢獻給我的事業……也許很值得幹的……但是，枝節太多了……我做一次生意……從來必先要知道這生意是甚麼……在甚麼地方……該同誰交易……否則我斷不肯幹的……

（伊惜多在他自己的肖像前面停了脚步，很熱心地瞻望着。兩腿跨開，兩手放在衣袋裏，頭仰着……像一個狡猾的人……克羅克與方克漸漸地應付不來。二人互相丟眼色，現出想要互相諮詢的樣子。伊惜多時而把那兩盞反射燈放亮，時而把牠們熄滅。）

克羅克 交易時，您該同我們交易……但是，我們也不肯有一點兒隱瞞您……（有幾分不滿意的樣子。）您不讓我好好地說下去……（伊惜多不作聲。）

方克 您時時刻刻打斷人家的話頭……（伊惜多不作聲。）人家不曉得說到什麼地方了。

克羅克（丟眼色，與方克商量了之後。）他名叫伯魯諾……

伊惜多 可憐的伯魯諾……這是一個倒運的人了……（他走到桌子的一角，靠着方克坐下。）這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克羅克 一半農夫……一半鄉紳……是一個無所謂的人……不很狡猾……卻十分固執……起初，無論哪一類的合作，他都一概拒絕……後來，我們把整千整萬的銀子擺在他的眼前打幌……終於給我們說服了……他願意賣了……

伊惜多 依你說，這伯魯諾卻是一個很有錢的人了？

克羅克 當時他大約有三十萬佛郎的資本……我們貢獻給他一個工程的預算，他承受了……於是開始工作……但是，共該掘六個基羅米突的隧道，還不曾掘完三個基羅米突……他那三十萬佛郎已經完了……我們所預算的工程原來是算錯了的……

伊惜多（嘲笑。）叮……

方克 工程的預算往往是弄錯了的……

伊惜多 對呀！……（冷笑。）往後呢？

（伊惜多擡頭望着二人，現出更當心的樣子。）

克羅克 於是那伯魯諾聽憑我們的操縱……他即刻心裏明白了……於是我們大家簽了一張白契……言定這生意歸我們承辦……他呢，或者我們再給他一筆款子算完了事……或者，給他一個小小的股份……

伊惜多 唉！這就是伯魯諾得到的利益了……可憐的伯魯諾！那電廠呢……那著名的電廠呢？

克羅克（先丟眼色與方克商量了之後。） 在聖嘉來克斯……格羅諾貝爾的附近……
伊惜多 聖嘉來克斯嗎？……但是……喂，好朋友。聖嘉來克斯……我是曉得的……聖嘉來克斯似乎是在戰線上……

克羅克 是的……

方克 這個小關係，不要緊的……

伊惜多 真的嗎？你覺得這是小關係嗎？……將來，軍事的機關要給我們許多障礙……許

多很麻煩的事情……展限呀，拒絕呀，鬧個不了……到頭來，奮鬥了幾年，布置了幾年，徒然花了時間，花了金錢……你想要做什麼都不行……想要開採什麼都無從着手……這個，你還叫做「小關係」嗎……好，那麼，方克你……

方克（自信的樣子。）你想想看，這樣的一件大事業……我們決不肯馬馬虎虎地做去的……我們有很高的靠山……

伊惜多 呀……而且……另一方面又有很厚的資本……是不是好，那麼，事情是千安萬妥的了……你們用不着我的了，不是嗎？好朋友，幹下去罷，你們自己幹下去罷……我倒也很願意不出頭……再來一杯酒，好不好？一千八百零四年的……我們舉杯爲伯魯諾慶祝罷，叮……（他斟酒，三人喝酒。）喂，你們似乎覺得這酒不很好嗎？

方克 哪裏話好極了！

克羅克 但是，我的親愛的洛霞先生……我們從來不敢說我們用不着您老人家……假使我們這麼存心，豈不是瘋了嗎……

伊惜多 話又說回來了嗎？……

克羅克 您有一間報館……這是近代資本家的最有權威的利器……

方克 這是各大企業的起重機……

克羅克 您又有……

伊惜多 是的……是的……我儘管如此，你們還想要打我的主意……（克羅克與方克

搖頭否認。）你們弄錯了……我原是個老實人……很忠厚，很光明正大……生平不放暗箭……但是，什麼事情我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呢，我不是伯魯諾……可憐的

伯魯諾！……我的骨頭很硬……我的皮很結實……當人家想要吞我的時候，我把身子一橫，人家便吞不下去……我說這個，給你們一個警戒……現在呢，你們好好地聽

我說……剛纔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我只據着您一番吞吞吐吐的話……那麼……實在的情形我卻不知道……但是，我很願意規規矩矩地把這事情研究得很深切……也許是很壞……也許是很好……我的嗅覺很靈，我說好就好……只一層，我要求一

種不可移動的條件……不是承受便是拒絕……沒有含含糊糊的辦法……這種小孩子的詭計……這種可笑的費話……對於您們沒有一點兒益處……對於我卻是很討厭的……我們不要徒然花了寶貴的時間罷……

克羅克 但是……對不起……這種費話……

伊惜多 別多說了……依你們估算……這第一次的房子……工作……建築……機器……一共需要多少錢？

方克 八百萬……

伊惜多 壞蛋！……（半晌。）將來看罷……（半晌。）我擔任籌到資本……不用說的了……但是，讓我問你們……這企業，嚴格說起來，是不是有益於我的？

克羅克 不消說得，自然是有益於您老人家的……

伊惜多 我又擔任軍政部的一切的接洽……我敢擔保，一定接洽得非常滿意……（停了脚步。）但是，我要求你們一件事……先說，那伯魯諾，我不認識他……我也不想認

識他……隨便你們幹去罷……

克羅克 對不起……可憐的伯魯諾……

伊惜多 講仁愛便講不得生意，講生意便講不得仁愛……你們是講生意的，不是嗎？……

好，那麼，在第一次，你們自己能够哄騙他……這第二次，也用不着我幫忙了……伯魯諾方面，我放棄了，讓給你們罷……（大笑）但是，在這上頭，我先此聲明，將來你們貢獻給我的工程的預算，我一定要很嚴格地審查的……唉！假使將來有錢剩下來，你們還不是放進自己的荷包裏嗎……？

（克羅克現在不耐煩的樣子。——方克丟眼色叫他鎮靜。）

方克 但是，先說，我們的股份怎樣派法？……

伊惜多 我們兩家平均……

方克 您的意思想要說我們三家吧？

伊惜多 什麼？……我們三家嗎？……你在哪一點可以看見我們是三家？……（向克羅克。）

你……（向方克。）與你……這是一家……我是一家……一加一，豈不是兩家哪裏有第三家呢？而且我還要告訴你們，關於財政方面該完全由我一人支配……我覺得有什麼發展的好計畫，我可以任意施行，你們不得藉着任何的理由來干涉我……你們應有的權利，我自然替你們保留……但是，我先此聲明，你們將來所得的利益並不大……

克羅克 這個我不懂……

伊惜多 不久你就會懂了的……讓我說完了罷……既然是我拿錢出來，將來我同那些企業家或建築師交易，用了的一切佣金，我沒有告訴你們的必要……

方克 什麼佣金？

克羅克 這沒有什麼佣金的……

伊惜多 好，那麼，好朋友……如果沒有佣金，卻是我自己騙自己了……一件企業不需要佣金，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克羅克 您還不曾談起我們的薪水，不是嗎？

伊惜多 我不想要……

克羅克 然而這卻是個通例……

伊惜多 我無論如何是不要的……我們又不是雇請來的職員！……

方克 請許可了罷……請許可了罷……

伊惜多 絕對沒有的……絕對沒有的……

方克 我的執照呢？

伊惜多（帶着嘲笑的神氣，望了方克一眼之後。）你的執照嗎？……什麼執照？我不曉得

……哈哈！（拍其肩。）你什麼時候走？……六點三十分鐘有一班火車……而且是快

車……再好沒有了……

方克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條件……

克羅克 這麼一來，您剝我們的皮了……

方克 這麼一來，您斫我們的喉嚨了……

克羅克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方克 奇怪！……我很尊重資本的權利……但是，在一件企業裏，資本不能把一切的權利都佔了呀……我的執照呢？（他翻動一頁紙。）我的執照也有牠的權利呀……

伊惜多（裝做好好先生的樣子。）好朋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好，那麼，我們把一切都作罷論好了……算是我們不曾提起，什麼話都不必多說了……大家討論一宗生意……後來大家意見不合……這是天天常見的事情……並不妨礙我們的友誼……

……（半晌。）最倒霉的還是那伯魯諾……（一味走來走去。）可憐的伯魯諾……無論如何……我總把這位老先生放在心頭……我非常想要到外邊兜一個小圈子，從他的家裏經過，拜訪拜訪他……你們以為如何……喂，明兒小三色報上載着我與伯魯諾會面，倒是一樁動人的新聞……而且是滑稽的新聞，不是嗎……（他說着，拍手——客愕然。）喂，真的……倒是一個好計較……再者，爲什麼我不明天就去會一會

軍政部長呢？（張大其辭。）軍政部像我自己的家裏一般……我戴着帽子可以走進總長的辦公室……這也是一個好計較，不是嗎……（拍手。）你們看，這種辦法，對於他們還相宜吧？

克羅克（沮喪。）——我們希望大家考慮考慮再說罷……

伊惜多 考慮有什麼好處呢？……你們既然不喜歡這生意，就乾脆地放手罷好了……你們該曉得……不願意做的事情千萬不要做……

（一個僕人入。）

僕人 伊克沙維耶先生……

伊惜多 叫他等一等……我就見他……（僕人出。——向方克與克羅克。）好朋友，我請你們原諒……我需要同我的兒子說話……

（克羅克拿起帽子……方克把執照等件放進皮包裏，關了皮包……二人都垂頭喪氣，預備出去。）

克羅克 好，那麼……話是這樣說了，讓我們再考慮考慮……

伊惜多 聽憑尊便……

方克 我們再看一看數目……改一改我們的預算……

伊惜多 對了……

方克 我們這一來，希望的是什麼？不是希望大家好好地接洽嗎？……在您老人家一方

面……

伊惜多 好朋友，不要要求我再考慮罷……我的考慮於你們毫無益處……越考慮，你們越會覺得不好……

方克（垂頭。） 好，那麼……唉，事情是這樣了……

伊惜多 在六點鐘以前，你們還有的是時間……喂，如果你們考慮過之後，還願意決定我們的生意的話……

方克 噯唷……此刻已經完全是另一種計畫了……

伊惜多 也罷……假使你們容納我的條件的話，請你們起草一個臨時的契約……很

嚴格的契約……依照剛纔我所說的根本幾點……你們聽懂了我的話吧……將來不久，我們正式立約的時候，我還要提出幾個附帶的條件……這些條件是我們所不曾提起的……（方克與克羅克嚇得一跳。）那時不關重要的小事情……

克羅克（很懊喪，眼怔怔地望着自己的靴子。）好，那麼……唉，事情是這樣了……我們等一會再商量罷。

方克（懊喪。）唉！自然啦！

克羅克（作態如前。）我們這一來，爲的是什麼……不是嗎？

方克 想要找一個好辦法……很難……

伊惜多（把二客送到門口，很親熱地拍他們的肩。）噯唷，噯唷！你們兩位老先生真奇怪

……我剛纔幫你們發財，而你們卻有一副送殯的面孔……好朋友，興奮一吓子罷……

……快活一吓子罷……（二客出。）伊惜多在門口叫道：六點三十分……不要忘

記了……

（伊克沙維耶入。）

第十一齣

伊惜多，
伊克沙維耶

（伊克沙維耶穿的是駛車時的衣服，很闊綽。——身材高長，面色已經有幾分衰老的樣子。態度很冷淡。）

伊惜多（表情太過……張臂迎其子。）呀！到底來了……一個汽車夫……

伊克沙維耶 父親……

（他很冷淡地伸出兩個指頭給他父親。）

伊惜多 這只給我兩個指頭就完了嗎？噯！你看……一個兒子不同他的爸爸接吻的嗎？
……這樣老的爸爸……

伊克沙維耶 如果你願意的話……

(他吻他的父親。)

伊惜多 這不時髦嗎？在你們的會裏沒有這種舉動嗎？……擡頭看一看我能……今兒你的面色爲什麼這樣的？……有麻煩的事兒嗎？

伊克沙維耶 (不很明白地。) 唉！……

伊惜多 女人的事情嗎？……相思病嗎？……

伊克沙維耶 唉，不是的……相思病，我已經病够了……

伊惜多 好一個汽車夫，說罷……金錢的事情嗎？

伊克沙維耶 可以說是的……

伊惜多 呀！……很大的數目嗎？

伊克沙維耶 還算很大……

伊惜多 在奧斯丹德嗎？

伊克沙維耶 奧斯丹德……

伊惜多 敘述給我聽罷……一杯波托酒，好不好？

伊克沙維耶 謝謝罷……你分明曉得我不喝酒的……

伊惜多 壞蛋！……（坐）說罷……

伊克沙維耶（也坐） 二十萬佛郎……

伊惜多（嚇的一跳） 你說什麼？

伊克沙維耶（冷冷地，一字一字都咬得很清楚） 二十萬佛郎……

伊惜多 我聽真了……倒霉……（很懊喪地望着他的兒子）我的好孩子，你所敘述的

話很簡短，卻很妙呀！……

伊克沙維耶 妙嗎？……妙不妙，總是這樣的啦！……

伊惜多 喂，你聽我說……二十萬佛郎，這倒是一個數目……

伊克沙維耶 唉！……在你說起來……

伊惜多 什麼？在我說起來……你真奇怪……誰有二十萬佛郎可以隨時這樣移動的……

……至少還該先通知一聲呀！……

伊克沙維耶 明天的一場交易……過了明天就完了……

伊惜多 一場交易……一場交易……說的何等容易……沒有法子通融嗎？

伊克沙維耶 沒有法子……這是有關名譽的一筆款子……

伊惜多 名譽……名譽……什麼鬼名譽！……有金錢的地方便沒有名譽……有交易的

時候，大家訂條約……

伊克沙維耶 我的社會裏倒不是這樣……

伊惜多 在你的社會裏……你倒會說話得很……你以為自己是一個奇特的孩子嗎？……

……說罷，這筆款是不能免的了……

伊克沙維耶（冷冷地。） 是的……

伊惜多 一定不可避免的？

伊克沙維耶（冷冷地。）一定不可免的……

伊惜多 是了！……（沈思了半晌。）你聽我說……我很願意給你這二十萬佛郎……只一層，我要你再替我賺回來的……

伊克沙維耶 如果我能夠的話……

伊惜多 你能够……唉！我今天早上辦了許多事情，攪得頭昏腦脹……（站起來。）等一會我還有一樁很重要的事情，同那波士賚家的流氓商量……我們用過早飯後再談罷……

伊克沙維耶 我的錢呢？

伊惜多（撫摩他兒子的頰。）你到底還可疼……來看看我的馬罷……（掏出錶來看。）我們有的是時間……

伊克沙維耶 我六點鐘就要回到巴黎去了……你曉得不曉得？

伊惜多 包你六點鐘到巴黎……不要向你母親提起半個字，謹記，謹記……

伊克沙維耶 噯唷……

伊惜多 她會在我跟前嗟怨十五天……哭十五天……

伊克沙維耶 她還是從前那麼囉唆討厭嗎……

伊惜多 唉！我的好孩子……

（二人互相夾着臂膀，走向門口。）

伊克沙維耶 那嘉百麗呢……

伊惜多（很自信地。） 一個仙人……漸漸地變成一個仙人……

伊克沙維耶 呀！爸爸……你這麼大的年紀了……

伊惜多 你有什麼辦法呢？我不像你……我人老心嫩……我是少不了愛情的……

伊克沙維耶（嘲笑地。） 而且少不了想像，是不是？

伊惜多 好，我就承認了罷……做事情疲倦了，靠這個休息休息……

（二人相視而笑，同出。）

經 意 生

(幕閉)

第三幕

——同日，午飯後——

佈景

戲臺上表現伊惜多洛體的辦公室。

後方，一個古代遺下的火櫥，所裝嵌的木料都是很好的，還有一個古人的肖像。牆的左
右邊，糊的是十六世紀的花紙，上面繪有很風雅的人物。戲臺的右方，有一門，直通客廳，另有
一門，較小，開着，直通內室……戲臺的左邊，有一扇玻璃門，很大，向假山開着，在那裏可以看
見花園與日光……

室的中間，有一張路易十四式的寫字檯，工作很巧，很精緻，檯上有些美術品與文件之
類……家具都是很華麗的……皮製的古式椅子與新式椅子雜排着……

第一齣

伊惜多，
伊克沙維耶。

（幕啓，伊惜多坐在寫字檯前，填寫一張支票。伊克沙維耶背靠着火櫥，吸着一枝香烟，在看報。——靜寂了一會……）

伊惜多（從冊子上扯下一張支票，交給伊克沙維耶。） 拿去罷……

伊克沙維耶（接過了支票，仔細看過。） 謝謝……

（他從容地把那支票摺好，放進鈔票夾子裏。）

伊惜多 只一層……你該曉得……我的好孩子……不要習慣了這樣支配錢財……到頭來，爸爸的荷包終久會空了的。

伊克沙維耶（微笑，輕輕地搖頭。） 唉！……

伊惜多 不……但是……我哀求你……（停一停，沈思。）現在……告訴我罷……你同

伯拉嘉家那孩子還像從前那麼要好嗎？

伊克沙維耶 那一個？

伊惜多 大將軍的兒子……

伊克沙維耶 亨利嗎？……（不着意地）是的，昨天夜裏，我們一塊兒從奧斯丹德回來的……

伊惜多 他是哪一種派頭？

伊克沙維耶 呀！……還不是同人家一樣……但是，很時髦……

伊惜多 伯拉嘉家沒有錢，是不是？

伊克沙維耶 真的……人家不說他們有錢……

伊惜多 他們倒還很排場……不是嗎？

伊克沙維耶 排場嗎？……還算是吧……他們還不失了身分……他們還算時髦……

伊惜多 但是，他們沒有錢呢？……

伊克沙維耶 沒有錢便不能時髦，這話說不通……

伊惜多 對了，剛剛相反……（半晌）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說……我調查得軍政部長想把

部員一概換過……決定用伯拉嘉將軍做參謀長……可以說是不會有變化的了……

伊克沙維耶 呀！……亨利對我不會提起過半個字……

伊惜多 是的……但是……我卻曉得……

伊克沙維耶 正好！……這麼一來，他家可以翻一翻身了……

伊惜多 中飯的時候，你所看見的那兩個傻瓜，我正在同他們訂條約，預備做一件大企業

……我需要……

伊克沙維耶 看他們倒還像煞有介事……只不像很得意的樣子……

伊惜多 你還說哩！……（用手作轉螺絲釘狀。伊克沙維耶笑。）我需要人家把我安插在

伯拉嘉將軍身邊……你想想看，如果我所調查得來的話是可靠的，那麼，這裏頭有二

千萬佛郎的關係……（伊克沙維耶像吹笛般吹氣。）真的，我的好孩子……真的，不

騙你……

伊克沙維耶 怪不得！……你是不怕麻煩的。

伊惜多 也許……我的好孩子，也許這一場我可以增加一倍的家產……（伊克沙維耶不免露出很關心的樣子。）真的，無論如何，我總想要那伯拉嘉……

伊克沙維耶 伯拉嘉嗎？……你已經有了波士賚……他的表兄……兩個人膽子都很

小……

伊惜多 是的，不錯……但是，我想要一個近些的人……再者……波士賚……（半晌。）我還不曉得把他怎樣做作纔好……（半晌。）你的朋友亨利，他同他的老子說話有力量嗎？

伊克沙維耶 這個我倒不曉得……但是，一個人，如果好好地用些手段，同老子說話總是有力量的……

伊惜多 哈哈……你想要說我嗎？……

伊克沙維耶 唉！……你願意的事情你纔肯做哩……

伊惜多（表示父親的感情。） 是的，是的……此刻你有了二十萬在荷包裏，儘可以譏笑

我了……小流氓……說罷……你對於那小亨利，意見如何？

伊克沙維耶 可以看見他……

伊惜多 好，那麼……我的好孩子……明天，你應該把他帶到我的報館裏來……我們三人一塊兒吃中飯……一塊兒談天……

伊克沙維耶（半晌。） 這個……這個卻不很容易……

伊惜多 爲什麼……

伊克沙維耶 我想，亨利原是一個可以接近的人……但是他很謹慎……非常拘泥形式。

伊惜多 他要什麼形式，我便給他什麼形式就是了……

伊克沙維耶 你聽我說……我恐怕他不很高興……同你相會……

伊惜多 什麼緣故呢……

伊克沙維耶 因爲……你是……一個……名譽不很好的人。

伊惜多 胡說……胡說……名譽不好嗎？我嗎？……你放什麼屁？

伊克沙維耶 我很知道……人家說你的話……到處皆有……我在俱樂部裏……天天

撞見人家講你的故事……

伊惜多 我的故事嗎？……好罷，好罷！……關於女人的故事，是不是？

伊克沙維耶 不很明瞭……（含糊地）……你的故事……在我看來，倒無所謂……我

還覺得你知趣哩……只有些人卻不滿意於你……

伊惜多 喂……一班呆子……我不睬他們！

伊克沙維耶 我想……我幹得好……我同亨利的情婦結合得很好……（鄭重其辭。）

很好……

伊惜多 是誰？

伊克沙維耶 這女人，你不認識的……很伶俐……很老成……只有點兒古怪……她對

於她的情郎，很有權威……

伊惜多（很注意地聽。）呀！

伊克沙維耶 這是一個俄國人……有時候卻是德國人，有時候卻是意大利人……你懂嗎？

伊惜多（沈思半晌。）我倒不是這一流……女人本來是很好的……但是……除了愛情之外……我提防女人像提防鼠疫一樣……不行，不行……生意裏頭要不得女人的……

伊克沙維耶 你錯了……其實說起來，女人專為做生意好用的……

伊惜多 一個女偵探嗎？

伊克沙維耶（非常冷淡。）好罷……正是這種情形……

（靜寂了一會。）

伊惜多（注視他的兒子，現出讚賞的神氣。）小壞蛋！……（重新考慮。）不行，不行……

我要自己磋商這一件事……

伊克沙維耶 如果你信我不過……那麼……

伊惜多 你又不是呆子！……假使我信你不過，我肯叫你參加這一次的會談嗎？……

（一個僕人入。）

僕人 波士賚侯爵請問老爺能不能接見他……

伊惜多 兩點鐘了……那侯爵倒很按時刻的……（向僕人）……你出去請波士賚先

生再等一會兒……（向伊克沙維耶）你打算見他嗎？

伊克沙維耶 不……（伊惜多向僕人丟眼色。僕人出。）

伊惜多 這侯爵，讓他在外廳裏等一等，我倒沒有什麼過意不去……他倒守時刻得很……

伊克沙維耶 守時刻，這是敗家精的禮貌……

伊惜多 看不出你這孩子，倒很聰明……（站起來）那麼……話是這樣說了？……明天，

一點鐘……你帶他來見我，是不是？

伊克沙維耶 我盡我的力量做去罷……

伊惜多 沒有什麼盡不盡力量……事情一定要辦的……

伊克沙維耶（寂靜了一會，然後涎着臉說。）你答應給我多少？

伊惜多 噁唷……噁唷……

伊克沙維耶 好……這一場生意之後，既然你的家產增加了一倍……你的度量也該增加一倍纔是……那麼，生意不是生意了嗎？

伊惜多 你真沒有良心。你說出這樣的話來，不怕爸爸心痛……我從來同你算過帳沒有？

伊克沙維耶 好……那麼，明天見！

伊惜多 這纔是道理……吻我罷……（二人接吻。）……你的汽車呢？還像從前一樣滿意嗎？

伊克沙維耶 意想不到的妙處……

伊惜多 我的好孩子……小心一點兒……不要開得太快了……

伊克沙維耶 噢……一點鐘五十五個基羅米突。

伊惜多 太快了……唉！我很不高興這件物事……在未走以前，不要忘記了同你母親與你姊姊接吻……

伊克沙維耶 假使今天晚上我偶然遇見了你那一位「仙人」……我也該同她接吻嗎？
伊惜多 噯唷……噯唷……不要臉的無賴……留一些體面給你的老父親罷……今天晚上，如果你遇見她，也千萬不要提起那二十萬佛郎……

伊克沙維耶（笑） 呀！爸爸……

伊惜多 明天見……我的好孩子……

伊克沙維耶 明天見……（出）

（伊惜多一面沈思，一面在室中走來走去……後來，回到寫字樓前，翻檢一本帳簿……翻檢畢，按鈴……一個僕人引波士賈侯爵入。）

第二齣

伊惜多，波士賚侯爵。

伊惜多（迎接那侯爵。） 侯爵先生……我有無上的光榮，得與先生施禮……

侯爵（衣冠華貴，步伐端莊。） 我的親愛的洛霞先生……

（二人握手。）

伊惜多 累先生在外廳裏久候，萬望恕罪……

侯爵 不要緊……不要緊……

伊惜多（移動一張椅子。） 先生請坐。

侯爵 多謝……

伊惜多 請吸一枝香烟吧……（侯爵作手勢拒絕。）……請喝一杯波托酒吧……

侯爵 謝謝您罷……我酒也不喝……

伊惜多（在寫字檯前坐下。） 唉！侯爵先生……許久以來，先生不曾光臨了……我們大

家是隣居……交情又好……說也奇怪……大家總不見面……差不多三年了……

侯爵 唉！您是曉得的……許多麻煩的事情……每天東亂一陣，西亂一陣……此身並不是自己的了……

伊惜多 先生這話是對誰說的？

侯爵 再者……最近以來……因為我的兒子回來了……我越發忙不開交……

伊惜多 您應該帶他來……不要客氣……我非常喜歡看見一個開墾家……一個奧烈

安王子的勇猛的伴侶……

侯爵 此刻他在我的姑母桑伯洛斯家裏……在不利果爾……

伊惜多 呀！……（半晌。）他這一次旅行，很滿意吧？……不很辛苦吧？……不害寒熱症吧？

侯爵 不……不……他自東京回來，興高采烈……他說東京是一個很好打獵的地方……

伊惜多 呀！……

侯爵 是的……似乎打孔雀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伊惜多 哈，哈！……

侯爵 很危險……但是，又很有趣……

伊惜多 那麼……那邊的孔雀是很兇的了？

侯爵 孔雀自然不兇……但又有老虎……因為要在老虎時常來往的森林裏纔找得到

孔雀……在東京那邊……有鹿的地方，有老虎……有老虎的地方，有孔雀……

伊惜多 這倒奇怪得很……

侯爵 不是嗎？……羅貝爾說，他所打的鳥獸，要算孔雀是最美麗的了……

伊惜多 我相信他的話……呀！遊歷真好……要增加少年人的見識，再沒有比遊歷更好

的辦法了……

侯爵 再者……這可以給他消磨光陰……走進安南的深山，比之走進巴黎的梳裝室裏，

安全得多了……

伊惜多 您老人家有道理……因為有梳裝室的地方，有女人……有女人的地方，有……

侯爵 有鴿子……（笑。）

伊惜多 或者是有兔子……（二人皆笑。）兔子不像鴿子那麼兇。

（此刻他們二人都像很舒服，很相信的樣子。）

侯爵 我的親愛的洛霞先生……我今天得看見你，我心裏真的非常快樂……（半晌。）

……非常快樂……（又半晌。）……除了握手歡笑的快樂之外……

伊惜多 侯爵先生，您不必說「我」，您儘可以說是「我們」……

侯爵（作感謝狀。）我這一來，想同您商量一件……頗爲緊急的事……

伊惜多 侯爵先生……鄙人能力所及，沒有不遵命的……

侯爵 事情是這樣的……（脫手套）……加斯朗店的清帳……麥蘭林的生意……

伊惜多 我曉得了……我曉得了……

侯爵 都弄得不好……那書記寫信給我，說我沒有什麼大希望了……

伊惜多 絕對沒有希望的，侯爵先生……

侯爵 呀！……您的意見也一樣嗎？……

伊惜多 是的……

侯爵 我正顧慮到這一層哩……（半晌。）這是我的大損失……弄得我十分麻煩。恰巧我的緊要的債又到期了……錢路很不活動……是的……我很爲難……很操心……所以特地跑到府上來，請您老人家再借二十萬佛郎……

伊惜多（非常鎮靜。）我們看罷……侯爵先生……我們看罷……

侯爵 假使您肯救急……洛霞先生……我不知怎樣感謝您……

伊惜多 呢……巧得很……我這裏恰放着您先生的帳簿……（好情好意地。）……我們看罷……（他很快地檢查了帳簿。）……有四次的本錢是二十萬佛郎……另有一次是四十萬……一共一百二十萬……百分之五的利息一概不會付清……連兩年的利息計算……共該一百三十二萬……對不對……

侯爵 很對……很對……

伊惜多 是的……是的……（擡頭望着天花板……像是做心禱的樣子。）那麼……對

不起，侯爵先生，我抱歉得很……這一次再也不能借了。

侯爵 您拒絕嗎？……

伊惜多 抱歉得很……但我不得不拒絕……

侯爵 但是……您所要的保證的東西……我都帶了來呀……

伊惜多（歪嘴。） 抵押品嗎？……還有嗎？……

侯爵 多麼好的抵押品啊？……你想要吧？

伊惜多 但是，您的抵押，已經超過您的田地的價值了……

侯爵 對不起，你錯了……

伊惜多 您的田地，墾培得十分壞……許多田莊都要不得了……您的樹林也不料理……

……如果我下一百萬的資本……一定弄得很好的……

侯爵（動氣。） 什麼……您下資本嗎？……

伊惜多 您還說哩！……

(寂靜了一會子。)

侯爵 但是……先生……我可以給您別的保證品……先說……我的名譽……

伊惜多 您的名譽……我曉得您的名譽的價值……我非常敬重您老先生……但是……

……在生意上頭，我們是不管名譽不名譽的……

侯爵 再者……我承繼我的姑母桑伯洛斯……另有一份產業……

伊惜多 唔……

侯爵 (鄭重其辭。) 八十三年……

伊惜多 將來的承繼……誰能等候這麼長久的時間……

侯爵 (有幾分懊喪，但是還不失了身分。) 好罷……先生……(站起來。)……既然是

這麼說法，我不得已，只好告別了，請您原諒……

伊惜多 侯爵……先生……看朋友的情面上……再坐下來罷……

侯爵 但是……

伊惜多 請坐……請坐……（侯爵坐——寂靜了一會子。）……侯爵先生，我愛您……

我非常喜歡您……看見您此刻落在不幸的境地上……我很願意把您扶起來……

侯爵 不幸嗎？……唉！……

伊惜多 老實說了罷……您破產了……

侯爵（假作鎮靜。） 不要說不吉利的話！……親愛的洛霞先生……您的神經過敏了……

伊惜多 假裝是沒有用的……侯爵先生……我對於您的地位，與您自己一樣地明瞭……

……比您還更明瞭些……

侯爵 你的話不錯，我此刻的地位原是不很風光……但是……也不能就說是失望……

伊惜多 怎麼不是呢？……侯爵先生……實在是失望的了……（稍為有幾分嘲笑的样子。）

而且……侯爵先生……我有一件事，老實對您承認了罷……許久以來……我很想

把俄伯都府……與波士賚府連合起來……（侯爵嚇的一跳。）……唉，真的……這

是我的夢想……侯爵先生，您的產業多麼好啊！（停一停。）……這夢想……（把那

帳簿展開，擺在桌子上。……明天可以成爲事實……（狠心地。）如果我想的話……（又變爲好情好意地。）……但是，我很喜歡您……我常常自問：我雖則有這夢想，但是，這事情實現起來，我們大家心裏都不舒服……在未實現之前，我們能不能找到一種諒解的方法……一種和平解決的方法……我們大家都是好人，能不能好好地處置我們……

侯爵（很謹慎……不輕易入圈套。）天啊……我願意極了……

伊惜多 這要看您怎麼樣……

侯爵 您怎樣向我提議呢？……

伊惜多 一個極好的計畫……侯爵先生……

侯爵 我們看罷……

伊惜多 但是，侯爵先生……您是一個講主義的人……新文化的運動，你完全不曉得……

……您的思想還是古人的思想……請您許可我說老實話罷……一切不合時宜的成

見都還存在您的心裏……貴族的思想，未嘗不好……卻是不合實用，可惜得很……

侯爵（假作高貴的樣子）：在一個太講究實用的社會裏，我們偏不很講究實用……這

正足以表示我們的高貴，我們的光榮……

伊惜多：這是貴族的末日罷了！……

侯爵（作態如前）：這也就罷了！……先生，我們是先講名譽，後講利益的……

伊惜多：還說名譽哩！

侯爵：先生說什麼？……

伊惜多：沒有說什麼……對不起……我剛纔想起我的兒子，恰巧說了那麼一句話，並不

是說侯爵先生……

侯爵（有幾分傲慢）：自然……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宗教上……我有我的不可動

搖的主義……在這些主義上，我是不肯妥協的……但是……我並不因此而反對社

會一切的進步。我是您意想不到的，我對於社會必需的事業都很關心……種種新事

業我都不反對……只要同我生平的志願不相衝突就好……

伊惜多 是的……只一層……這些新事業往往是同您的志願衝突的……

侯爵 不會……不會……我們看罷……您剛纔說的那計畫究竟是什麼計畫呢？

伊惜多（半晌。） 唉……侯爵先生……剛纔您說了些大字眼……倒把我的心灰了幾

分……名譽……名譽……自然啦……但是，關於名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生

怕您所謂的名譽不是我所謂的名譽……不行……你看……這種計畫……剛纔我

已經考慮過……我想還是放棄了的好……

侯爵 說總要說的……

伊惜多 說有什麼用處呢？

侯爵 那麼，這是很可怕的事情嗎？……

伊惜多 這是一宗生意……

侯爵 我們談罷……好不好都不要緊……

伊惜多 好，那麼……侯爵先生……既然您要我說……（半晌）我不是一個外交家……

……我不會很委婉地說那些吞吞吐吐的話……我生平不會鬼鬼祟祟的……我說話乃是開門見山……三言兩語就完了……侯爵先生，您有一個窮了的兒子，我有一個非常有錢的女兒……（半晌）我們把他們配合了罷……

侯爵（站起來） 您說什麼？

伊惜多 我說，我們把他們配合了罷……我很懂得事體……該犧牲的時候我自然肯犧牲……您欠我的一百三十二萬佛郎不用還我了……您那波士賚家的產業……仍舊完全地歸您的掌握……（半晌）……請坐，請坐，侯爵先生。（侯爵坐）……您看我這流氓伊惜多洛霞倒會趁機會高攀紳士的門第哩……

侯爵（自語） 這是不可能的……（半晌）……您不考慮一吓子嗎？

伊惜多 對不起……我考慮得很周到的……我又想每年支付二十五萬佛郎的年金給我的女兒……我自己管理着本錢……我想這本錢在我的手裏比在她的手裏好些

……因為我同本錢很熟，本錢沒有我，我沒有本錢，大家都不快活……（笑。）

侯爵 那麼……這是一場買賣了……

伊惜多 這是一宗生意……

侯爵 您想要買我嗎？……乾脆地說了罷……買我嗎？

伊惜多 唉！又是大字眼來了……我哪裏敢買您……侯爵先生……我不過想把您……

從不可避免的災難裏救出來罷了……等到您不能放棄您那波士賚家的產業的時

候……您那很風光的生活烟消雲散了……千萬重的債務壓在身上……人家要同

您打官司……要拍賣你的東西……法庭裏有您的腳跡……又等到窮極無聊的時

候，越發好看了……您終久有一天像那方特奈子爵……做一個管家……在像我一

般的行善的人的穴裏過日子……我是懂得世故的……我經過了兩次的破產……

這也沒有什麼希奇……但是，我呢，我有多少手段……至於您……您只有您的主義

……您信我說罷……拿主義去抵抗不幸，真是靠不住……

侯爵 買我！……買我！……

伊惜多 請您不要老是說那一句話罷……我並不買……我只交換……做生意，不過是交換而已……錢的交換……地的交換……頭銜的交換……選舉權的交換……聰明才力的交換……社會地位的交換……官職的交換……愛情的交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再合法沒有的了……而且，您信我說罷……再光榮沒有的了……

侯爵（不像先時那麼硬了。）但是……我的兒子……他並沒有意思想要結婚……

伊惜多 是的……我很曉得……一個人，本來沒有意思想做某一件事……後來……終

不免要做……意料不到的境遇……生活的需要……往往把人們的意志改變了……

……最不願意做的事變為最願意做……唉！侯爵先生……假使您肯聽從我的指導……

……我們二人……將有多麼好的生意可做啊……呀！天曉得……喂，您聽我說……那

波士賚家的公館……一間非常堂皇的公館……在令先兄敗了家之後，賣給了的加

朶夫王子……現在……聽說幾個月以內，又要轉賣給別人了……

侯爵 呀……

伊惜多 您不曉得嗎？……

侯爵 完全不曉得……

伊惜多（微笑。） 您看……您自己家裏的事情，倒是最關心……是我把您家裏的事情告訴您……這一間公館……我可以再把牠買回來……一磚，一瓦，一椅，一桌，都放進我的女兒結婚的花籃裏……這是最風光的贈品！爲什麼我們不幹下去？……血脈相同的關係……利害相同的關係……我們兩家聯合起來……一塊兒去征服社會……再好沒有的了……（寂靜了一會……侯爵仍如前沈思。）……請您注意……在我們這一場交易上頭……您所給我的好處並不比您給我的好處少……結果，我們是利益均沾……甚至於我們在金錢上頭計算的時候……您給我弄來的錢也不比我給您的錢少……各有各的價值……也許您的比我的價值更高哩……這很容易算得出來的，您的疑心該因此而消滅了吧？……（侯爵搖頭。）依此說起來，在

這一場交易上頭，如果說是有人被買的話，那麼，被買的乃是我，卻不是您……（侯爵很詫異地望着他。）……真的……這是顯然的事情……先說，您對於您的表弟伯拉嘉將軍，很有信用……這是一個特出的軍官……不久便要被任爲參謀長了……我是知道的……

侯爵 那麼，什麼事情您都知道了？

伊惜多（客氣。）這乃是我的職業，侯爵先生……且說我現在有一宗很大的生意同伯拉嘉將軍有幾分關係的……但是他對於我沒有信用……不消說這件事全仗侯爵先生的力量了。（很神祕地）我在這上頭，有些護國的計畫……我相信大將軍一定贊成的……因爲……您不懷疑我不是一個愛國的人吧？……（張大其辭，興奮地說。）隨便您說我是怎樣的人……總不能否認我是一個愛國者……我們停一會兒再談這個罷……（半晌。）……您又有……

侯爵 還有嗎？……

伊惜多 您又有……選舉上的權威……不很大的權威……但是，這一次，我覺得如此……一毫不會忽略過去……這一種權威……您自然爲我們這一次運動選舉而用的了……（侯爵一跳）……自然並不是明目張膽的……我不要您替我貼廣告……也不要您在十字街頭或酒店裏高聲叫道：「我們該選舉伊惜多洛霞」……不……不……決不……我只要一種暗地裏的運動就够了……我告訴您我的策略……先給巴黎的維新會選定了……暗暗地倚靠着政府……又倚靠着保皇黨，波那巴特黨，國民黨，宗教黨的一部份……一定不會不成功的……

侯爵 那麼……先生……您非但買我的名……而且買我個人的信用……買我政治上的權威……還有什麼沒有？

伊惜多 侯爵先生……您真的使我傷心了……沒有一點兒損害的事情，您偏找得出些很壞的意義來……我想要同您諒解，您偏要自己爲難……您相信我的話罷……我固然很希望同你妥協，但是，我放棄了我的提議，也沒有什麼懊悔……（鄭重其辭。）

我還有那波士賚家的好田地……我的夢想的東西……來安慰我……

(寂靜了一會。)

侯爵 但是……先生……如果我所得的消息是真確的……我知道這一次選舉，您所宜
布的政見……您說您是社會黨……反教士黨……同那莫希公爵對抗……那莫希
公爵卻是我的朋友……他的政見，我完全贊同……

伊惜多 政見嗎？……(作推物遠離狀)……一個人當選了之後……所謂政見就去得
很遠了……

侯爵 也許吧？……聽說您同教會有不可和解的仇恨，這也不錯吧？……

伊惜多 不可和解嗎？……侯爵先生，您真使我詫異了……若論信仰，有時候實在是不可
和解的……若論做生意，決不……(他站起來，與高采烈地走來走去)……那麼，您
以為我這社會黨或反教士黨，比之那乞靈於神聖的莫希公爵，對於教會更有害嗎？……

侯爵(譏諷地) 這見地倒是新的……

伊惜多 這非但是新的，而且是永遠的真理……那公爵所表示的是什麼……您能不能

告訴我……他所表示的只是「過去」……換句話說，是灰塵……是無生機物……

是死的東西……說教會嗎？……說教會嗎？……您不曉得，教會在現代已經成了強

弩之末，貴族的偶像已經不靈了……他們死守着階級與名譽的成見，因此越發沒有

生氣……現代所創造的東西，活的東西，沒有他們的份兒……現在的貴族，漸漸地，很

笨地，讓人家剝奪了他們的田地……他們的府第……他們的權威……他們的行爲

……他們因爲自己很弱，又不得民心，非但不能表揚教會，倒反使教會的壽命縮短……

侯爵（謹慎地笑。） 哈！哈！……

侯爵 真的，侯爵先生……事情本是這樣……教會在新文化運動裏佔一個位置……牠

非但不阻礙新文化，而且幫助新文化的發展……牠能够使新文化徧行於世界上……

……牠有發展，改變與採用的能力……真可讚美……牠又有制馭的權威，因爲牠工作

不停……因爲牠搖動人類……金錢……思想……荒地……今日到處有牠……牠

做盡了一切……牠是一切的本身……牠非但有祭臺……有迷信的靈異之說……有懺悔的禮儀……而且牠又有滿放着貨物的店子……有滿放着金子的銀行……有洋行……有工廠……有報館……又有些政府……有溫和的經紀人……有客氣的仲買人……您看，我倒很曉得教會的真價值……

侯爵（譏諷地。）您真是一個可讚美的人！我從前不曉得您有這麼好的口才……

伊惜多 也沒有什麼，不過我看得清楚就是了……古時……教會把刀槍交給貴族的手，叫他們去戰場上爲教會殺人，或被殺……但是現代的戰爭已經變了方式……因此，教會也就改用別的利器……今日的戰爭，用的不是刀槍，而是金錢，是工具……而貴族不曉得用金錢，也不曉得用工具……於是我們把金錢與工具都收拾起來……呀，

妙啊！

侯爵 在汙泥裏，在血河裏……

伊惜多 洗掃乾淨了……一切洗掃乾淨了……甚至於你們的徽章……（半晌。）您好——

好地了解我的話罷……今日的教會所尋找的自然的同盟，卻是我們這一班人……
侯爵先生，教會與我原是同根原的……至於貴族呢，貴族已經死了……牠死，因為牠
不會認識生命的規律工作……這是說，貴族不曉得利用生活上的一切力……你們
不要以為教會不時發給你們幾張入場券，許你們參預教會行政會議，像國家賞給紙
烟公賣所的已故職員的寡婦的卹金一般，你們便自誇還能夠活着哩！……

侯爵 但是，先生，依您說起來，我是死的了……爲什麼您還要我呢？

伊惜多 這是我的生意……

侯爵 這卻不是我的生意……

伊惜多 隨便您怎樣說都可以……但是，你錯了……

侯爵 我想……您料不到我會替教會伸冤……您雖則誣告教會，而教會並沒有什麼傷

損……

伊惜多 我並不誣告牠……我是給牠表揚……（聳肩）……您甚至於不曉得甚麼叫

做教會……

侯爵 假使我們不幸，教會果然像您剛纔所形容的一般……那麼，真的，我寧願不曉得甚麼叫做教會……但是你所努力攻擊的貴族，以為已經衰微了，實則正在重新興起來，我屬於這貴族，覺得自負得很！

伊惜多 是的……你們貴族正在想煽動一切的內亂與種族的戰爭哩……

侯爵 我們努力想要恢復我們的古風，我們的國粹……我又因為……

伊惜多（打斷他的話頭。） 說罷……說罷……

侯爵 我又因為我不會服從那可惡的德模克拉西主義，所以我越發自負……那德模克拉西主義，把金錢一樣東西，換去了名譽，換去了國家，換去了信仰心，換去了慈悲心，真是豈有此理……

伊惜多 說罷，說罷……侯爵先生，請把您的一肚子氣消散消散……倒於身體有益……

侯爵 你們很野心，想要做主人翁……其實你們只做一時的主人翁而已……這種主人

翁，非但不吉利，而且非常可笑……你們一到發了財之後，即刻只剩下一個意思：想要摹仿我們……你們所需要的是我們的公館，我們的田地，我們的怪脾氣，我們的壞習慣……又需要我們的光榮的名譽，直至於我們的家具。（輕薄地。）您看，有一樣東西你們買不到的，便是我們處世的方法……

伊惜多 對不起，侯爵先生，我有我的處世的方法……

侯爵 你倒容易滿意得很。

伊惜多 其實我有我的已經够了……

侯爵 但是，那些民衆，你們所剝削的民衆，他們不覺得够吧？

伊惜多 這個……這個您不知道……連我也不知道……照現在說起來，一班民衆對於

我的處世的方法，比之對於你的處世的方法，還喜歡些……

侯爵 如果你們想要像您所說的，去征服世界……那麼，你們不該專從事於摹仿，應該鼓勵勇氣，自己發明一些新事物出來……應該輪到你們創造新的風俗……但是，不行，

你們絕對不會夢想到什麼德行，什麼藝術，什麼高尚的言語舉動……你們絕對沒有偉大的心胸……

伊惜多（打斷他的話頭。） 偉大……偉大……老是這樣的字眼……一點兒沒有意思。

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可以表現社會或個人的偉大，這就是「錢」……這個意思，教會比誰都懂得透澈些。（半晌。）……是的……是的……在你們看起來，我們是強盜，是海賊……真的……實際上是如此……但是……請注意聽我的話……強盜卻會幹些事情……海賊卻會分擔促進社會文化的義務……換句話說，是謀人類的幸福……最下等的流氓卻會把錢裝滿了錢櫃子……是的，可以說都是壞人……但是，世界上有了這一種壞人，纔到處有新文化的運動……到處有富裕的源泉……到處有活潑的生命……若論古時，你們當權的時代，你們剝奪人民的權利……至於使他們受餓……你們給他們的食料是什麼，在城裏，是水溝的垃圾，在鄉間，是他們立腳的一塊土……除此之外，所有人民的產業都剝奪乾淨……你們拿什麼同他們交換呢？唉，

侯爵先生，原來你們的交換品乃是一頓棍子……至於我呢，我給他們馬路……火車……電燈……衛生的設備……還有一點兒教育……又給他們很便宜的物產……又給他們工作……不像一頓棍子那麼有聲勢……這個我承認……但是，強盜海賊會幹出這些事情來，總還不見笑吧？

侯爵 先生，您這種報紙的筆戰般的話，我不能，而且不願同你辯論……

伊措多 對呀……我們的哲學談够了……哲學是空的，一點兒沒有用處……徒然使我們失了談話的頭緒……喂……您願不願同我賭一賭輸贏？

侯爵 我也不願同您做一場交易，也不願同您賭一場輸贏……

伊措多 對呀……賭起來我一定贏的……好，那麼……這一場賭賽……我可以改變一種方式……請您去問一位大政治家……黑袍的……白袍的……棕色袍的……紅袍的……袍的……袍的顏色沒有關係，只要他是一位指導民衆的政治家……只要您對於他有信仰，是不是……請您去問一問您的先生——不論他是那一類的人……您問他：

一個不信教的社會主義者，五千萬的大財主伊惜多洛霞，與一個可憐的小公爵莫希比較，他願意要哪一個？……（停一停……眼睛釘着侯爵。）……是的……而且……請您又問他，剛纔我向您提議的婚姻的事情及其餘的事情，他的意見怎麼樣？……憑您的良心說，他會不會這樣答覆您說：「我的信徒呀……你應該做……你可以做……」
……聖母降福於你！

（又寂靜了一會……二人四目相視。）

侯爵（稍爲低頭，不像先時那麼堅決。）這是不可能的……

（寂靜了半晌。）

伊惜多 呀……（半晌。）……侯爵先生……當您進這裏來的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想一手把你的喉嚨扼住，扼死您……我很老實，您看，我明白告訴您……我一想到可以把波士賚家的田地拿到手的時候，我就快活的了不得……兩年以年，我早已把牠看做我自己的產業……要曉得這不是假話，有抽屜裏的地圖爲證……您要不要我拿

出來給您看？在這地圖上，波士賚家的田地，預先劃入俄伯都家的區域內了……我已
經塗了您的名字，換上了我的名字……這倒奇怪得很，吔？後來，我不知道爲什麼……
我很喜歡您……很受您的感動……這是老實的話……我畢竟是一個好心的人……
……人家不了解我，其實我很有良心……於是，我另外找一個辦法……一個面面俱圓
的辦法……顧到我的生意，顧到我的快樂，同時顧到您的利益……（侯爵譏諷地搖
頭。）不是嗎？……我想到了這個辦法，已經算是很好的了……我的女兒很美……很
有大家的風度……而且這丫頭又不傻……您儘管在您的社會裏找尋，看有沒有這
麼一個女子……請您設想：波士賚家的公館買回來之後，把她安置在裏頭……唉，侯
爵先生，那公館便算王宮，我的女兒便是公主……

侯爵 令愛的美德，我從來不曾懷疑過……

伊惜多 好，那麼……請您不要迫我回到我第一個念頭上去罷……憑良心說，假使我不
得已而對不起您，這多麼令我傷心啊……（張大其辭。）今天是我的好日子……請

不要錯過了機會罷！……

侯爵（越說越現出不堅決的樣子）……這是不可能的……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伊惜多 困難在什麼地方呢？……聯這樣的婚姻的人，您不算是第一個吧？

侯爵 自然啦……

伊惜多 好，那麼……

侯爵 親愛的洛霞先生，我不願意得罪您……但是，這上頭……有些特別不妥的地方……

伊惜多（很狡猾地注視着侯爵）……呀！……

侯爵 是的……當初……您曾經有過些很可痛惜的事件——我不願意加以批評……

但是……到底……

伊惜多 這是奮鬥呀！……呀！假使我們要追求財產的來源……先說您家的財產的來源……

……真是說不盡……侯爵先生……歸根一句話，您所顧慮的，您所覺得難為情的，無……

非是怕輿論……怕您的社會裏的輿論……

侯爵 我的行為並不受社會的輿論的縛束……

伊惜多 不，我不說這個……只一層，您總還不能不放在心上……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好，那麼，請您告訴他們……誰有錢，誰就有輿論……當沒有錢的時候，那怕你是公子王孫，送給狗吃，狗也不睬哩……這話不是我說的，這是世界的公理……這是不幸嗎？……請看您的周圍……

侯爵（慢慢地……很為難的樣子。） 我的表弟伯拉嘉那邊的事情的本身，當然沒有什麼可訾議的地方……

伊惜多 正是啦……這事情再簡單沒有了……非但無可訾議，而且是很合理的……

侯爵 至於選舉的事情，要我出頭……

伊惜多 放心罷……侯爵先生……放心罷……不要為這麼小的事情而害怕……這只看智謀與手段如何……

侯爵 是的……但是……我的親愛的先生……這上頭除了政治上的問題之外……還

有廉恥的問題……

伊惜多 政治上的問題不發生阻礙，教會裏已經原諒您了……

侯爵 原諒……原諒……

伊惜多 我敢斷定……而且您自己也曉得……廉恥的問題嗎？……唉！天啊……您希望您的媳婦的父親成功，纔是非常合理的事呢……（好情好意地微笑。）非但沒有什麼廉恥的問題，而且是最合道德的了……至於家庭呢……看罷……

侯爵 我不會問過我的兒子……

伊惜多 我呢，我問過我的女兒沒有？……孩子們出世便注定要服從父母的命令的……而且，侯爵先生，我有一件事請教於您……我聽人家說，您的兒子在東京的時候，您曾經替他議一頭很無聊的親事，您也先問過他沒有？

侯爵 這是些閒話……謠言……

伊惜多 也許是吧？……但是所謂謠言者，往往是些不會成功的事情……況且……我也

認識一位打孔雀的某先生，他不像您這般難說話……您信我的話罷……他將來會知道他的家產完了，不能倚賴他人了，需要自己謀生了……若論我呢……侯爵先生……我本人並不常常妨礙您……我決不會到俱樂部裏去丟你們的臉皮……（笑，拍手。）不……我有別的野心……

侯爵（勉強地。）好罷……讓我看罷……讓我考慮考慮罷……

伊惜多 沒有什麼好考慮的……在您出去以前，一切都該完結了纔行……您真好運氣，是一個鯨……所以您的兒子的婚約只由您一人決定就夠了……再說一層……在您這種境地……越發不該考慮……只用一時的直覺……再好沒有的了……

侯爵 這到底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在這上頭……

伊惜多（打斷他的話頭，用更硬的聲音。）除了奉還您那波士賚家的田地之外……不用說，我還再給您二十萬佛郎……其他您的債務，我也擔任替您還清……（寂靜了一會子。）——侯爵站着，低着頭，眼怔怔地呆望着糊牆的紙上的一朵花。）侯爵先生……

……（侯爵舉目注視伊惜多，則見他正用手指按鈴。）我可以叫我的妻子與我的女兒出來嗎？

侯爵（勉強地。）叫罷……先生……

（他再坐下，身子很重似的……伊惜多按鈴……一個僕人入。）

伊惜多 你告訴夫人與小姐說，波士賚侯爵與我……我們請他們到這兒來……

（僕人出……侯爵坐着，眼睛呆定……伊惜多在室的後方踱來踱去，手插在衣袋裏……寂靜了許久。）

第三齣

洛霞夫人，姑爾曼，伊惜多，侯爵。

（洛霞夫人先入……很羞心地望着侯爵與她的丈夫，發抖……姑爾曼後入……一眼看見室中情形，便知道將有非常的事情發生……她們入室之後，侯爵即刻站起來，

靜靜地施禮……洛霞夫人的憂慮與時俱增……伊惜多注視了寫字檯之後……面上露出很得意的樣子。

伊惜多 你們請坐……侯爵先生有話要對你們說……（她們坐下……伊惜多仍舊站着，把波士賚的帳簿捲起來。）侯爵先生……

侯爵（很勉強地，聲音不很響亮。）夫人……我榮幸得很，特來府上，為我的兒子羅貝爾

——波士賚子爵，向您請求許可您的女兒姑爾曼洛霞小姐同他結婚……

（姑爾曼掉轉頭向侯爵緊緊地注視着。）

洛霞夫人（驚訝已極……吃吃地說。）但是……我……（她不能說下去，兩手加額，注

視她的丈夫……注視侯爵……注視姑爾曼）……對不起，侯爵先生剛纔說什麼？

伊惜多 好……是的……你怎樣了……（是時姑爾曼用鄙薄的眼光注視她的父親。）

人家請求你的女兒的婚姻……你不曾聽見嗎？……

洛霞夫人 聽見的……聽見的……我覺得頭重眼花……

伊惜多 侯爵先生，這因為她做母親的快樂太過了……噯唷，傻婆子，醒過來罷……（向

他女兒。）姑爾曼，你呢……你先答覆了罷……

姑爾曼（站起來。）先生……這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情……我不曉得怎樣感激您……

……但是，我不答應……

侯爵（站起來。）小姐，您不答應嗎……

姑爾曼 是的……先生……

伊惜多 你不答應嗎？

姑爾曼 是的……

伊惜多（所有他的卑賤鄙俗的神氣重新露現出來。）噯唷……噯唷……這決不是真

的話……侯爵先生為他的兒子向你求婚……聽清楚我的話……求婚……

姑爾曼 我不答應……（向侯爵。）我很抱歉，我父親在這次會晤以前，並不會徵求過

我的同意……假使他先問一問我，便不會有這一場苦惱，鬧得大家都不好過……

伊惜多（低聲下氣地。）不是的……不是的……侯爵先生……我的女兒不會聽見您的話……不會懂得您的話……大約是她一時詫異……快樂……驕傲……但她是答應的……

姑爾曼（越說越硬。）我不答應……爲什麼你要迫我再三地申說呢？……

伊惜多 這個……奇了……莫是一個瘋子……

侯爵（很苦惱地。）大約您覺得波士賚家的門第配不起您呢，是不是，小姐？

姑爾曼（很傷心地。）無論哪一種門第，伊惜多洛霞的女兒都沒有說牠配不起的權利

……不行……我不答應……因爲我不自由……

伊惜多 不自由……你胡說些什麼……既然我與你的母親都贊成……

姑爾曼 我不自由！

伊惜多 爲什麼？

姑爾曼 我不能在這裏說。

伊惜多（威嚇地。） 爲什麼爲什麼？

媞爾曼 你真的要我說嗎？……

伊惜多 是的……

媞爾曼 我不自由……因爲我有一個情郎！

（衆皆愕然。）

伊惜多 什麼？……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話？……決不是的，侯爵先生，（格格地笑。）您

看得很明白……她在說笑話……她在鬧着玩……她自己不曉得說的是什麼……

一個情郎嗎？……我的女兒嗎？……哈，哈，哈！……笑話，笑話！……（走向他的女兒，威嚇

她。）……你敢再說！……在你父親面前……再說！……

媞爾曼 我有一個情郎……一個情郎……一個情郎……你要我變多少次纔算數？

伊惜多 你說謊……她說謊……你們聽我說，她說謊……但是……侯爵先生，她不認識

一個人……她從來不會同一個人見過面……她說謊……（聲調忽變。）……好罷

……我的乖乖的姑爾曼……此刻你說够了，不是嗎？你想要哄我們一場大笑……我們不信你的話……好，快說你剛纔的話不是真的罷……

姑爾曼 而且這個情郎……我選中了他……我愛他……他是我的……是我的……他不附屬於哪一場的交易……不是生意的找頭……他是我的，完全是我的……很自由地歸屬於我……（向侯爵。）侯爵先生，您一定詫異得很……我自己也覺得一個姓洛霞的人卻是買不到的……她不賣身……而把身子贈給人家。真是例外。

伊惜多（向他的妻子。）你呢……你一句話不說……你在這兒像一座石碑似的……你叫她住口好不好……

洛霞夫人（灘軟。）你要我怎樣說好呢……天啊……

伊惜多 那麼……是真的了……

洛霞夫人 我一概不知道……（忽然間。）……天啊！天啊……天啊……（哭。）這事該是有的……

伊惜多 什麼……什麼事該是有的？

洛霞夫人（含淚說。）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伊惜多（在室中走動，排擠着那些家具。） 我的女兒瘋了……我的妻子也瘋了。兩個都瘋了！……（侯爵預備走。）侯爵先生……這決不會……決不會是真的……其中必有誤會……您聽我說……其中必有誤會……

侯爵 我此刻只好告退了……

伊惜多 您說的很對。這麼樣更好些讓我同她說話。（送侯爵。）唉！侯爵先生……人們工作，爲的是兒女……弄來整千整萬的家財，爲的是他們的幸福……一生做的好夢……結果弄到如此！……但是，等一吓我在家庭間會處置這事情。我見得多，做得多，不妨！

……（低聲。）如果還要我犧牲多一點兒……您懂吧？……侯爵先生，明天見……

侯爵（很冷淡地，強作高傲狀。） 先生，我似乎覺得我們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伊惜多（注視侯爵半晌……把後方的門開了。） 您似乎覺得嗎？……

侯爵 是的……

伊惜多 呀……

侯爵 再會，先生……（他打算出去，伊惜多拉住他。）

伊惜多 喂……那一場生意，您覺得不是好生意了嗎？

侯爵 先生，我們把那事作爲罷論罷。

伊惜多 那麼……我們二人的事情完了嗎？……（侯爵不作聲。）……您相信這個嗎？

……（侯爵仍不作聲。）……好，那麼……明天……我們用得着印花了！……

侯爵 隨您的便罷！……（出。）

伊惜多（捏拳向侯爵出處。） 流氓！……

第四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侯爵。）

伊惜多 現在輪到我們兩個人了！……（他走到姑爾曼跟前挺立着，姑爾曼跟着他的動

作，眼緊緊地望着他，現出挑戰的樣子）……小丫頭，不要這樣緊緊地望着我！……（威

嚇地）跪下來！……你在這裏……在我的屋頂下……只有我可以下命令……你聽

見嗎？……先跪下來……後……給我滾出去。（他很野蠻地握着姑爾曼的手臂，要想

強迫她跪。姑爾曼抵抗，終於掙脫了身。）

姑爾曼 你放心罷……我一定走的……但是，你不要以為是你趕我走的……我走，是我

自己甘心要走……這一次的事件……不可避免的事件……並不把我走的時間提

早些……我要說的話……我心上的事……用不着很長的時間了……

伊惜多（伸臂向天花板） 那些書……那些壞書……弄得我的女兒這個樣兒！……

姑爾曼 你不要拉扯上那些書罷……並不是那些書使我走，卻是你使我走。你的女兒嗎？

……在什麼地方見得我是你的女兒？我們從來不曾交換過十句話。再者，同你說話又

有什麼用處呢？我縱使願意同你說，你也決不會懂得的……至於你所說的話，只有使

我心中作嘔……使我氣憤不過……

伊惜多（憤怒地嘲笑。） 是的……是的……我曉得……你瞧不起生意……但是你並不是瞧不起金錢……

姑爾曼 我問你要過錢嗎？我不要你的贈品……我不要你的錢……凡是你的東西，我都

不願意要……

洛霞夫人（不知如何是好。） 姑爾曼……這是你的父親呀！

伊惜多（向他的妻子。） 不要睬她……不要睬她！（向姑爾曼。） 哈哈……誰養活你……

……誰教育你？

洛霞夫人 我的親愛的……這是你的女兒呀！

伊惜多（向他的女兒。） 你的奢侈品呢……你的衣服呢……

姑爾曼 自從我到了懂事的年齡之後……自從我知道你的財產的來源之後，你的奢侈品……我已經拒絕不用了……你的化妝品，我已經放棄了……因為這些東西弄壞

了我的皮膚，你懂不懂？……因為這一家裏所有一切的東西……不是人骨頭便是眼

淚……強盜……強盜……

洛霞夫人（哭道。）住口……住口……呀！嗚氣的孩子！……

伊惜多 不要睬她……她太蠢了，不會了解我……（聳肩，捏拳。）奇了，奇了！是她教人家欺負她自己……是她欺負我們……（走向姑爾曼。）你的膽子大，你的罪過也一樣的大……怎麼你敢說出口來，小丫頭？

姑爾曼 我的良心並沒有什麼不安……

伊惜多 那麼……剛纔……你在侯爵跟前說的……是假話了？

姑爾曼 我說的是真話……

伊惜多（卑鄙地。）一個男人……你不覺得心中作嘔嗎，女聖人？

姑爾曼 我寧願把身子贈給人家，總比買身好些。

伊惜多 你胡說够了……放屁够了……像你這樣的人，我不知制服過多少……小丫頭，

一會兒你就不能不服我……

姑爾曼 你對於我，沒有一點兒法子想……

伊惜多 沒有法子嗎？……

洛霞夫人 我的親愛的……饒了她罷！……

伊惜多 唉！你還惹我動氣！……都只爲你懦弱不振，至於如此……我要教她生活的樣法

……（向他的女兒。）你在甚麼地方找着他的？……你在甚麼地方釣着他的？

姑爾曼 等一等……你就可以認識他……

伊惜多 我是受你的命令的嗎？……你要我扼你的喉嚨嗎？……我偏要你就說……他的

名字……

姑爾曼（走向那對着假山的開着的門……朝外叫喊。）
綠湘！……綠湘！……

伊惜多（起初聞聲而詫異……寂靜了一會。）
綠湘！……哪一個綠湘？……賈洛嗎？……

噯唷……這是不會有的……真的瘋了！

洛霞夫人 我纔想要猜是他呢！（綠湘從假山上匆忙地走進來。）

第五齣

伊惜多， 洛霞夫人， 姑爾曼， 綠湘。

伊惜多（一眼看見綠湘，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向綠湘。） 不是你吧？……（綠湘不作

聲。）……是你嗎？……（綠湘仍不作聲。）……好……你們用盡毒手段了！……真是

一樁怪事……（忽然跑向綠湘，磨拳擦掌。） 賊子……賊子！（姑爾曼從中攔住……

綠湘推開伊惜多。）

綠湘（鎮靜而強硬。） 當心，先生……（伊惜多停步……嘴裏咕嚕地說些不清楚的話，

稍爲退後些。）……我努力想要忍耐着……但是，我預先向您聲明，我決不許您有粗

暴的舉動……

伊惜多（很粗的聲音。） 你也一樣嗎？……現在你卻教訓起我來了嗎？……賊子，你到這

裏來打算承繼我的產業，還不够，還要教訓我嗎？……但是，我老實告訴你，我的錢，你還不會得到手哩！……

綠湘 沒有人想要您的錢……

姑爾曼 他很曉得哩！……

伊惜多 是的……是的……手段倒還有……只有一個缺點……讓我們設法補救罷！

……洛霞老頭子的千百萬家產都送給你們，是不是？……你打算錯了……

綠湘 您錯了，先生……我並不會打算什麼……

伊惜多 對呀！……

綠湘 姑爾曼永遠放棄了您的家產的承繼權。

姑爾曼 我出世以來就放棄了！……

伊惜多 我巴不得她放棄呢！……（向綠湘）這是我褫奪了她的承繼權……你不以為

……（指姑爾曼）她，她什麼都不懂……但是你，你不以為當父親的不能褫奪女兒

的承繼權吧？……固然有法律……然而還有司法的人們……我同他們不知做了多少更難的事，何況這件小事情？

姑爾曼 我很曉得！

伊惜多（向綠湘。） 一個銅子也沒有，一定沒有，你聽見嗎？……我的錢，一個銅子不得到她的手……

姑爾曼 正好！

伊惜多 縱使有一天，她回來哀求我——我敢斷定，不久她一定走回來——窮到餓倒在
我的門口……

姑爾曼 窮嗎？……我將來便過窮的生活給你看……我要窮，我巴不得就窮……你給我
「窮」嗎？這個我倒願意領受你的……

伊惜多 傻丫頭……唉……這是我的女兒……他呢，他又是我所愛的唯一的男子自然
……要說我不呆是不行的了！……（走向綠湘，很近。）看罷……綠湘……你沒有這

權利……你該考慮考慮。

綠湘 什麼都考慮過了……

伊惜多 我看你不是一個不聰明的人……看罷……你出去幹甚麼去？

綠湘 我做工……

伊惜多 說倒容易……二百佛郎一個月……也許你每年可以得到二千四百佛郎……還有什麼呢？……我曉得你……你是一個做夢的人……永遠不會賺錢的……

綠湘 世界上不只有錢一樣東西……

伊惜多 不只有錢一樣東西……他與她原來是一個鼻孔出氣的……從前你還不像這

麼蠢呀……她把什麼蔽心湯給你喝了，是不是？……（越發走近綠湘。）……這真料

不到……我爲着她，有很大的想頭……這是說，我在她身上，建立了很好的計畫……

我的女兒……唉……偏是她對於我一點兒沒有用處……呀！綠湘，當我把你從汙泥裏拉出來的那一天，我本該打折了我的腿……你不否認我曾經把你從汙泥裏拉出

來吧？

綠湘 先生……您對於我的好處，我是曉得的。

伊惜多 那麼，你報答我……

綠湘 我花了我的時間……用了我的精力……盡了我的忠心……已經報答了您了……

姑爾曼 這都毫無關係……你只把帳簿交還他就完了。

伊惜多 住口！……先說……我不許你在我跟前同他你你我的。

綠湘（委婉地示意姑爾曼，叫她不作聲。） 至於我的思想……我的情感……乃是屬於

我個人的……我不能爲您而犧牲……您的恩德與我對於她的愛情，完全是兩件事。

伊惜多（嘆。） 呀！今天我聽够了你們的野話了……你不得走……不久你就走了……

……你想要一點兒錢嗎？好，那麼，老老實實地告訴我你的價錢……我好給你……

綠湘 先生，您瘋了！

伊惜多 能够敲洛霞老頭子的竹槓的，要算你是第一個了……這倒不是平常的事情……

……說罷，你的價錢？

綠湘 一個人忍耐的時間是有限的呀。

伊惜多 不是金錢的關係嗎？不是……那麼，是愛情的關係了？……（說着，舉眼注視二人

……後來又狠狠地冷笑了幾聲。）……傻賊子，傻丫頭！……我自己也太不聰明了！

……總而言之，這事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儘可以不管你們……你們去罷……找

窮鬼去罷……一個糊塗漢子……一個瘋癲丫頭……倒是天生地配的一對兒……

去罷，在什麼地方餓死，都隨你們的便……餓死了，算是皇天替我報了仇……我纔快

樂呢！……

姑爾曼 走……綠湘……我跟你去……（綠湘出……洛霞夫人站起來，面有愁苦之色）

第六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綠湘。）

(伊惜多在室中行走，像一隻猛虎，又把許多椅子移動……用腳踢踏地毯。)

洛霞夫人(哀求的神氣。) 我的親愛的……你聽我說……

伊惜多 呀！你畢竟醒來了……人家偷了你的女兒……你在這裏……一聲不響……動也不動……壓在椅子上……像一個包裹似的……

洛霞夫人 我的親愛的……你聽我說……

伊惜多 賈洛……一個叫化子……沒有一樣長處……(走到寫字檯前，用拳猛擊檯面。)

但是……假使……當時是……唉！我不曉得……

洛霞夫人 你聽我說……你這般生氣是枉然的……縱使是兒女們有罪，也不該重聲濁氣地說話……你此刻不由自主了……讓我同她說罷。

伊惜多 你沒有什麼話同她說了……

洛霞夫人(高傲了些。) 你怎麼曉得我沒有話說呢？……你讓我自己同姑爾曼在一塊兒……一會兒……再瞧罷……

伊惜多 我也管不得你們許多……好……你們儘管哭去罷……只不許她在這兒再見
我的面……（腳聲蹣蹣地走出去了。）

第七齣

洛霞夫人， 姑爾曼。

（洛霞夫人望了她的女兒半晌，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氣，與哀求的樣子。後來又伸臂向姑爾曼。）

洛霞夫人 姑爾曼……我的乖乖的姑爾曼……（小步走向她，仍伸着臂。）……唉，我的

乖乖的姑爾曼……

（姑爾曼稍為掉轉頭……稍退……努力自制，不為所動……後來……忽然投入母懷。）

姑爾曼 媽……媽……

(二人相抱痛哭……擁抱的時間很久，聲音哽咽，身體顫戰……洛霞夫人手捧着爾曼的頭，撫循備至。)

洛霞夫人 你不走吧？……你不丟了我吧？……告訴我，說你不丟了我罷！……這太……太

慘了……

爾曼 媽，不要問我這個……現在太遲了……

洛霞夫人 (加倍親熱。) 不……不……我的乖乖的爾曼……不要說太遲了……而

且……現在不行……今天不行……因為你父親的氣太大了……我說也不中用……

……但是……明天……最近這兩天……我一定同他說……我叫他了解一切……他

一定會聽我的話的……是的……是的……我敢擔保他一定聽我的話……而且他

還可以贊成你同賈洛先生結婚……

爾曼 (聽見說到她的父親，面色又變冷淡。) 他……他永遠不會贊成的……

洛霞夫人 既然我對你說……既然我負責任……你父親……你看……

媧爾曼 媽，不要再提起父親罷……

洛霞夫人 是的……好，那麼，我再也不提起你父親了……但是，你可以不走，同我在一塊兒，好不好？

媧爾曼 媽，我哀求你……我沒法子做的事，你不必要求我做罷……我是不能不走的！

洛霞夫人 不……不……這是不可能的……噯呀……我的兒……你看，這麼大的屋子裏，剩下我一個零仃孤鬼，你叫我怎樣活下去呀？我這樣的年紀，孤零零的一個人，你想想看……真是生不如死了噯呀……噯呀……媧爾曼……心腸不要太硬了……做

個好人罷……不要讓我獨自一人住在這裏罷……

媧爾曼 媽，跟我們走罷……同我們在一塊兒，你一定更幸福些……

洛霞夫人 兒啊……這也是不可能的……我已經同他過了這麼長久的日子……我不能不同他在一處死……我不能丟了他……這是一種罪孽，我幹不來……我幹不來……（半晌）是了……是了……到了今日，我覺悟了……我們不會十分愛你……

我的可憐的嬌兒……我們本該愛你，而我們不會愛你……我們錯了……尤其是我……真的……我現在追悔了……但是，你也有一點兒錯處……你在我的跟前，老是愁愁悶悶的……額上有千百道皺紋……於是我有時候因此生氣……同你說些無情的話……因為……我不十分了解你……因為我不十分看得清楚你的心……但是，我到底還算愛你呀……從今天起……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你……

姑爾曼 我也是一樣……我往往錯怪了你……我也不能了解你……

洛霞夫人（連忙說道） 好，那麼，此刻我們互相了解了之後……

姑爾曼 太遲了……

洛霞夫人 天啊！……這是可能的嗎？……唉！假使我們在一間小茅廬裏過日子，這些事情都不會有的……你看……都只爲有了這一座大府第……這些冷靜的房子，這些奢侈的……這些金錢……所以使我們互相聽不見我們的心聲了……天啊！真是命中

注定的！……我今天纔算得了一個女兒，卻同時又失去了……永遠失去了……（哽咽。）我本預備好許多話要同你說……後來……我不曉得了……我忘記了……好像有一塊千斤重的石頭壓在我的頭上似的……眼前濃霧模糊，看不見東西了……

（越發緊抱姑爾曼。）

姑爾曼 媽，讓我走罷……

洛霞夫人 不，不……不要走……我的乖乖的姑爾曼……我哀求你，暫時不要走罷……

明天……只再等一兩天……唉！……今天……不要讓我孤零零的……今天不要丟我獨自一天在這裏……

姑爾曼 我不願意我父親再看見我在這裏……我沒有仇恨的心了……讓我無仇無恨地走了罷……

（洛霞夫人的手漸鬆，姑爾曼想要掙脫。）

洛霞夫人 天啊！……天啊！……（含淚說道。）你寫信給我罷……允許我同你通信罷……

……發個誓罷！……

姑爾曼 我允許你……我誓必同你通信就是了……

洛霞夫人 如果你到巴黎……馬上就要給我你的地址呀……

姑爾曼 是的……是的……媽……

洛霞夫人 我常常去看你……人家不會知道……我決不告訴一個人……假使你害病

呢？天啊！這是不可能的……你沒有錢……他呢，他也不是富的，是不是？……那麼，怎樣

辦？……（忽然記起。）……喂……那三百佛郎呢？……

姑爾曼（極可憐她的母親。）……不……可憐的媽媽……

洛霞夫人 你要什麼，儘管寫信告訴我好了……

姑爾曼 媽，再會罷！……

（二人重新緊抱良久……姑爾曼掙脫身，連忙跑出去了。）

洛霞夫人 姑爾曼！……姑爾曼！……不要走……不要走！

(她四面張望，似乎周圍的事物都是可怕的東西……癱軟了，苦呆了……一聲不響……倒在靠背椅上……寂靜了一會……伊惜多入……)

第八齣

洛霞夫人 伊惜多

(伊惜多進來之後，低着頭……面色很壞……視線傾斜……雙手插在褲袋裏。)

洛霞夫人(不擡頭。) 她走了……

伊惜多 我巴不得她高飛遠走!

洛霞夫人(昭起眼睛望着她的丈夫。) 你聽見你的女兒走了，只這麼樣就算完了嗎？

伊惜多(粗鄙的神氣。) 怎麼樣？……

洛霞夫人 你叫她回來……向她吩咐一兩句話……哭一兩聲……不會傷損你吧？

伊惜多 住口，不要胡說!

洛霞夫人（站起來。）好……到頭來，連我也受不了你的氣……我的心太難堪了……

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你的罪過……你懂不懂都是你的罪過……（他預備走出去。）

伊惜多 呀……喂……如果你要跟她走，不必拘拘罷……晚安……

洛霞夫人（轉身。）衰鬼……你值得我聽你的命令嗎……

伊惜多 人人都反對我嗎……好罷！我巴不得這樣……不怕笑煞人……（洛霞夫人出。）

第九齣

伊惜多，（嗣後）總管。

（伊惜多坐在寫字檯前……沈思了一會……又把檯上的文件亂翻。）

伊惜多 呀！侯爵先生……（聳肩。）呀！你以為這是完了的嗎……好，是的……不怕笑煞

人……

（他雙手捧腮，腕據檯上……似與周圍的事物遠隔……總管從辦事室的門外匆匆

走入……手忙脚亂地向伊惜多說話。）

總管 先生……先生……

伊惜多（不動，懶懶地問。）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總管（幾乎不能說話。） 一場禍事……一場可怕的大禍……

伊惜多（仍不動。） 我禁止你說這話……這不關你事……

總管 您的兒子……

伊惜多 我的女兒……她是個傻丫頭……

總管 這事並不關連到您的女兒……

伊惜多 她走了……好，是的……

總管 不呀……先生……不呀……

伊惜多 你瘋了……你不瘋了吧？……

總管 先生，你聽不懂嗎？你的兒子……（吃力地。）伊克沙維耶先生……

伊惜多 好，怎麼樣？……

總管 ……他遭難死了！……

伊惜多（他仍舊不動……頭仍舊藏在手裏……許久之後，纔散開手，眼怔怔地望看那總管，十分詫異，以爲他爲什麼忽然在這裏。）你說什麼？……

總管 伊克沙維耶先生遭難死了……

伊惜多（突起跳起來……跳到那總管身邊，握住他的喉嚨……）呆子，剛纔你說的是

什麼話？……（他搖那總管，那總管掙扎。）蠢奴才，你敢再說剛纔那一句話……

總管（喉嚨被握，聲音很濁。）放鬆我罷，先生……放鬆我罷……

伊惜多（放了總管。）好……快說罷……

（那總管越說，嚇得伊惜多的眼睛越睜得大……面色全變……）

總管（斷斷續續地說。）伊克沙維耶先生……從馬來古爾……出來……走到拐灣的

地方……他的汽車儘量地開快……那車向前面一掀……把伊克沙維耶先生……

拋到嘉多咖啡店的牆上……很厲害地一碰……把他碰斷了骨節……當時倒躺着……死了……

伊惜多（發抖，氣壅……嘴幾乎不能開……像個中風的人。）甚……麼……（說到這裏，只見他張嘴，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總管 那公爵的兒子……騎了一匹馬來……遇見這一場慘事……特地到府裏來報信……

伊惜多 這……這……（不住地把兩脣開合，但他所說的是什麼，人家聽不見。）

總管 我已經吩咐人家把伊克沙維耶的屍首運回來……十分鐘後……一定可以回到府裏……

（伊惜多不能再說話……他把領結抓開……襯衫的紐子解開，露出胸膛……嘴開得很大，在找空氣呼吸……他的領子兩邊翹起在他的兩腮邊，像一雙小角……蹣跚地走……那總管扶着他，到一張靠背椅子坐着，身子很重似的……忽然間……他哭

起來……嗚嗚咽咽地把全身搖動。

總管 先生……先生……

伊惜多（數秒鐘之後，發出很顫的聲音，僅可聽見。）我一切都失掉……在一天之內……

……一切都失掉！……（喘氣。）還有……夫人呢？……

總管 剛纔我不敢……

伊惜多 是了……是了！（半晌。）在一天之內……（又半晌。）空氣……給我一點兒空

氣……我氣悶煞了……

（那總管把一個窗子打開，把伊惜多扶到窗前……伊惜多拚命地呼吸。）

總管 先生……好些了？……

伊惜多 是的……好……些……了……（半晌——吸氣。）此刻……我硬撐起來了……

……我想要去看……

總管 先生……您不會舒服哩……

伊惜多 舒服了……舒服了……沒有什麼了……我想要去看……（他走兩步，那總管想要扶他。）……不必管我……我硬撐起來了……（他努力要走，卻一步一跌……門開了……方克與克羅克入。）

第十齣

伊惜多，方克，克羅克，總管，（嗣後）一個僕人。

總管 先生，坐下來罷……你分明曉得……你不能……

（他把一張椅子移到伊惜多身邊……方克與克羅克愕然……各到椅子兩旁坐下。）

克羅克 唉！多麼慘的禍事啊！

方克 我們特此到來表示我們與先生分痛苦……

伊惜多 唉！我的朋友們……我的親愛的朋友們……

方克 您的同事們……

伊惜多 我的親愛的同事們……

克羅克 年紀這樣輕！……

方克 前途這樣有希望！……

克羅克 慘啊！……

伊惜多 在一天之內……一切……都失掉……

方克 我們想要安慰您……但是，天啊！……在這樣慘的情形之下，我們真找不出安慰的話了……

伊惜多 在一天之內！……

克羅克 時間……只有時間……還有！……

方克 這麼一個俊俏的後生！……（伊惜多搖頭。）……剛纔他還在這兒……非常快活……非常可愛……非常活潑有生氣……

伊惜多 我的親愛的朋友們……

克羅克 您愛他，愛得這樣厲害……唉……真是皇天沒有眼睛……

伊惜多（伸手向二客）我的親愛的朋友們……

克羅克 請你放出些勇氣來罷……不要頹廢下去纔好。

伊惜多 唉……現在……

（方克與克羅克有話要說……二人互相丟眼色，現出爲難的樣子……寂靜了一會。）

方克 我們請先生原諒……我們不得已……要攪擾一吓您老人家的愁苦的心腸……

克羅克 自然……我們曉得……在這個時候談起生意來，真是令人心難受……（從

衣袋裏掏出兩張字紙來，展開。）假使我們不是今天一定要走纔行……我們決不……

（伊惜多望着二客……現出要求的神氣……克羅克把紙遞過來。）

方克 這是您要我們寫的白契……（伊惜多不作聲。）您還記得嗎？

伊惜多 不……不……今天不行……讓我靜一靜再說……

（說畢，仍舊緊緊地望着二客。）

克羅克 對不起……我們再三請求您老人家……

伊惜多 不行……不行……讓我靜一靜罷……

方克 因為……

(克羅克又把字紙遞過來。)

伊惜多 (半晌之後，神色變的很可怕。) 好……給我罷……

(他把字紙搶過來。)

克羅克 我們完全地依照您老人家的意思……

方克 是的，一點兒不差……

伊惜多 (閱那白契……雙手尚顫……不時把手摩喉……閱畢……用可怕的眼光望着

二客……直到閉幕之前，他的聲音還是很顫，很不響亮。) 你們真是一班流氓……

方克 怎麼……

伊惜多 一夥強盜……

克羅克 但是……

伊惜多 你們瞅着我傷心的時候……想來趁火打劫……

(他站起來，走近寫字檯，脚步還是不穩。)

克羅克 我不懂您的話……

伊惜多 你們都到這兒來罷……

方克 我們忘記了些甚麼了……

伊惜多 這兒來罷……(二客走到寫字檯前，伊惜多給他們每人的面前擺一張契紙……

……又給他們每人一枝筆。……在這兒寫一條附則……(用指頭指定附則的地位。)

寫罷……(二客猶豫未決。伊惜多的聲音越發沈濁。寫罷……(唸附則)……「伊

惜多洛霞先生……在該營業裏……特保留有財政上的指揮權……與經營上的規

費權……克羅克先生與方克先生……對於此項權利……聲明自願放棄……(二

客擡頭，停筆不寫。……寫呀……(又唸)「聲明自願放棄……此後不得藉端干

涉……亦不得反對……」

（一個僕人驟入。）

僕人（驚慌。）老爺……伊克沙維耶先生的屍首運回來了……夫人暈倒在地……在

客廳裏……

總管（哀求地。）先生……

伊惜多（聲音越壞……兩手扶着寫字檯，以免跌倒。）我就來……我就來……（總管

與僕人出，他又唸附則。）……「亦不得反對條文所無而為伊惜多洛霞先生所認為

有利於營業之計畫……」……好，完了……再在這兒畫一畫……在這上頭簽個字！

（二客簽字畢。）……給我罷！……（伊惜多把兩張白契搶在手裏，重讀一遍……自

己也簽了字……一聲不響地把一張交還方克手裏……後來纔把自己的一張摺起

來，放進衣袋裏……也不施禮……搖擺着凌軟的兩條腿，一步一跌地，倚着家具，走向

門外。二客愕然，十分沮喪，目送着他，找不出一句話說，想不出一個舉動來做，他們都嚇

的，冰凍了全身……伊惜多頭也不回，竟自去了……曠有二位工程師在臺上，不言不
動，眼睛呆定，嘴開着，朝着伊惜多所從出的門只管望，不轉睛地望着……）

（幕閉）

生意經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傳)	二	Mirabeau	Mirbeau	八	一	欺心	「傷」心
一七	一	傻女兒	「傻」女兒	四〇	八	一張	「隻」
六一	七	爭奈	「怎」奈	六二	二	攪幾個	「尋」幾個
六二	四	已經	「已」經	八二	七	着腦	「僕」着」
八五	八	教的皇	教「皇的」	九四	三	什廢	什「麼」
一六四	一一	係關	「關係」	一七四	一二	鴿子	「鴿」子
二一五	六	磨拳	「摩」拳	二一七	一	法津	法「律」
二二一	二	失人	「夫」人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世界文學名著 生意經 一册

(82021)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每册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Octave Mirbeau

譯述者 王 了 一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 曹鈞文 印)

82
909015



083
661-5
2-303

083
661-5
363